

一 西山一窟鬼

西山一窟鬼

杏花过雨，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

流水飘香，人渐远，难托春心脉脉。

恨别王孙，墙阴目断，谁把青梅摘？

金鞍何处？绿杨依旧南陌。

消散云雨须臾，多情因甚有轻离轻拆！

燕语千般，争解说些子伊家消息。

厚约深盟，除非重见，见了方端的。

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这首幽怨缠绵而又美丽的词儿名叫念奴娇，是个赴京赶考的举子作的。这个举子名叫沈文述，他并不是一个有名的词家，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但是这首词却实在作得非常地好。

沈文述既然不是有名的词家，又为什么能作出这么一首好词呢？原来这首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先辈词家们词章中句子，亏得他用心灵巧，能寻章摘句，将前人词中的章句，拿来拼成这么一首绝妙好词。

我们要讲的故事，和这首词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和沈文述也没有什么瓜葛。各位看官一定会奇怪，既然故事和这首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又为什么开讲之前要先来这一首词呢？且听在下一道来。

这首词儿并没有什么难解的字句，看官们一览就大概能体会出词中的意思，说的无非是情人远别，愁绪难挨之类的话。多少幽怨，多少留恋，总是为着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难分难舍的感情。不论过去如何，未来又将如何，能撩起这离情别绪的那份深情，终归是美丽的，即使有一点儿酸，也应当是酸中有甜的。在芸芸众生里，能够拥有这么一幅美丽画页的人，该算是一个有福的人了。人生百态，遭逢万端，情感的事儿更是令人难以捉摸。当时甜美，事后缠绵，回味起来无穷余甘的感情，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着的。多的却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下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属于难以回味的那种。所以在未开讲之前，就先来这一首美丽有味的词儿，给看官们开开脾胃。因为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桩和感情有关的事儿，可是却实在有些儿蹊跷古怪。

故事的主人翁和开篇这首词儿的作者沈文述一样，也是个读书人，姓吴名洪，福州威武军人，家乡人都叫他吴秀才。绍兴十年，他从家乡来到都城临安，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他对这次的考试原抱着十分的把握，可是，时也，命也，时运未至，竟落榜了。

吴秀才不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而且自己原以为这次一定可以高中无疑，所以带的旅费并不多。哪知竟然名落孙山，心里的痛苦与失望真是难以形容，不但没面子返回乡里，即使真的想厚着脸皮回去，也没有了路费。为了免于流落他乡，没办法，只好在这临安城里州桥下随便开了一个小小的学堂，等待三年后下一次考期的到来。

从此，吴秀才每天就过着和小朋友们打交道，厮混的日子，附近的人家也不叫他吴秀才，都叫他吴教授。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开了学堂，一晃眼就是一年过去。这一年多来，多亏了那些街坊人家，肯把小孩子送来跟他上学，吴教授总算有了一些儿积蓄。

有一天正在上课，忽然听得门帘上铃声响，走进了一个人来。吴教授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前搬走的邻居王婆。王婆一向专靠做媒为生，撮合好事。吴教授见是王婆，不免得上前问安：“好久不见，婆婆现在住哪儿？”王婆说：“还以为教授早将老身忘了呢！老身现就住在钱塘门里城下。”

两个老邻居就这么聊了起来，教授问道：“婆婆今年高寿多少，看你老人家身体还这么健朗。”王婆说：“老身七十五啰，教授呢？”教授说：“二十二。”

王婆说：“容老身说句不中听话，教授才二十二岁，可

是看起来却像三十多岁的人了。大概是教书太过费神吧！老身且和你说句知心话儿，我看教授实在是需要一个小娘子相伴。”

教授说：“不瞒你说，我自己也有这个意思，央过几次人，就是没有遇到过合适的对象。”

王婆说：“这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老身这儿正有一头好亲事，嫁妆大约总有一千多贯，外带一个陪嫁的丫头。人才又好，各种乐器都会，又能算，又会写，又是有名的大官府第出身，就只想嫁个读书人。不知教授要也不要？”

教授听王婆这么一说，不禁喜从天降，笑着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对象，那可真不错！这位小娘子是哪家的？”

王婆说：“说起这位小娘子，来头可还真不小哩！是秦太师府里三老爷放出来的人，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来说亲的也不知有多少，有朝中办事的，有内廷当差的，也有开店做生意的，只是高不成低不就，小娘子就是坚持要嫁个读书人。因为小娘子种种乐器都会，所以府里的人叫她李乐娘。已经没了爹娘，现在就和那个陪嫁丫头锦儿住在白雁池一个老邻居家里……”

话还没说完，只见门帘外人影一晃，一个人走了过去。王婆一见那人影，忙说：“教授，你看到走过去的那人么？便是和你有缘的那个……”一句话没讲完，出门赶了上去。教授一阵紧张，以为就是……谁知带进来看，不是别人，却是李乐娘在她家借住的那个邻居，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干娘。

王婆拉着陈干娘走了进来，和吴教授作了揖，王婆说：“干娘，住在你家的那小娘子说亲说成了没？”

干娘说：“这事不知该打从哪儿说起，来说的又不是没有好亲，谁知她就那么执拗，口口声声只是要嫁个读书人，却叫我哪里去给她找这么一个读书人！”

王婆说：“巧事儿！我倒有个好亲事在这儿，但不知干娘和小娘子肯也不肯？”

干娘说：“你是说谁？”

王婆指着吴教授说：“就是这位官人，你说好不好！”

干娘说：“别取笑了，如果能嫁给这么一位官人，那可是她前世修来的福。”

三个人这么一说一搭，吴教授看看当天也教不得书了，便提早放学，叫孩子们回家去。将学堂的门锁了，和两个婆子走上街来，找了一家酒店，叫了一些酒菜。

三杯下肚，王婆站起身来说：“教授既然有意要这头亲事，就该向干娘要一份合婚帖子。”

干娘说：“老身刚巧带的身上。”伸手从抹胸里掏出一张贴子，交给吴教授。

王婆说：“干娘，俗话说，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旱地上打不得水，好便好，不好便不好，干脆些，你现在就约定个日子，到时带了小娘子和锦儿到梅家桥下酒店，我和教授就过去相亲。”干娘说一不二，当即答应，三个人就这样约定了日子。吃过了酒菜，陈干娘和王婆起身谢了吴教授招待，匆匆地走了。

到那天，吴教授提早放学，换了一身新衣裳，便到梅家桥下的酒店来，远远地就看见王婆站在门外相等。到了楼上，陈干娘接着，教授劈面就问：“小娘子在哪里？”干娘说：“和锦儿坐在东阁儿里。”教授小心翼翼地用舌尖将窗纸

舔破一个小洞，眯着眼朝里面瞧。这一瞧却似乎瞧得出了神，忽然不知高低地叫了出来：“两个都不是人！”这下可吓坏了两个婆子。“怎么会不是人？”教授这才自觉失态。原来他看到了两个天仙般的美人儿，小娘子简直就像南海观音，锦儿就像玉皇殿下的侍香玉女，一时失神忘怀，竟说两个都不是人。两个婆子听他解释过了，才又笑盈盈地坐下。

教授大为满意，当日就定了这头亲事。接着的免不了就是下财完聘等等，不必细说。

过了不久，选了个黄道吉日，教授将那小娘子娶过门来，从此夫妻俩一双两好，意蜜情浓，好不羡煞人，真个是：

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交颈鸳鸯；
写成今世不休书，结下来生双绾带。

教授夫妻燕尔之好的事，且不必细表。两人婚后不久，很快的又是月半十五了。十五是拜孔夫子的日子，学生们比平常都来得早。每逢这一天，教授便也得早起。这天一大早教授就起床了，走过灶前，丫环锦儿已经起来上灶。教授走上前去看那锦儿时，不看便罢，一看万事皆休。只见锦儿背后披着一头散发，双眼突出，脖子血污。教授当场大叫一声，匹然倒地。

他的妻子慌忙赶来，用冷水救醒，锦儿也来帮着扶起。妻子说：“丈夫，你看到了什么？”教授是一家之主，大男人家，总不能说看到锦儿那种模样，自己睁开双眼，仔细再看看锦儿，还是好好的，当下也觉得或许是眼花了，只好扯个谎，说：“大概是起来时少穿了衣服，被冷风一吹身子受

不住，忽然就晕倒了。”锦儿赶忙去弄了些安魂定魄汤给他吃，很快也就没有事了。不过教授的心里总免不了有些疑惑。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不久又是清明佳节，学生们都不来上学，教授吩咐妻子，说自己想要趁这假日出去闲走一遭。妻子也无他说，教授换了衣服，便出门走万松岭这一路来。来到净慈寺，在寺里看了一会，刚要出来，忽然有一个人过来向他打了招呼。教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净慈寺对面酒店的酒保。酒保说：“店里的一位客人，叫在下来请官人。”

教授跟着酒保走进店里一看，原来就是临安府的府判儿王七三官人。王七说：“刚才看见教授，不敢随便招呼，特地要酒保相请。”教授说：“七三官人要上哪儿玩去？”

王七看他那老实头的样子，心下想道：“他刚结婚不久，我就捉弄他一下。”便说：“我想约教授到我家祖坟走一趟，不知好也不好？几天前看坟的人来说，现在桃花正开，去年酿的酒刚熟，我们到那儿吃几杯去。”教授说：“也好。”两个走出酒店，到苏公堤上南新路口叫了一只船，一直坐到毛家埠才上岸，然后再慢慢走到玉泉龙井，往西山一路而去。

王七家的祖坟就在西山驼献岭下。好高的一座驼献岭！两人翻过了岭，再走了一里多路，才到坟头。王七叫看坟的张安准备点心酒菜，两人到坟旁一个小小的花园里坐了吃酒。这酒是新酿的，香醇适口，吃得两人大醉。

这时太阳已将西下，教授看看时候不早，便要起身回家。王七说：“再喝一杯，要走一齐走。我们过驼献岭，再到九里松路上妓寮睡一夜。”教授嘴上不便说，心里想着：“我新娶了老婆，如果搞得整夜不回，让老婆在家里等着，怎

么也说不过去。可是就算现在赶路，走到钱塘门时，恐怕门也关了。”心下老大不自在，可又无法，只好和王七上驼献岭来。

事有凑巧，物有故然，刚刚就在他们到得岭上来时，忽然云生东北，雾锁西南，霎时间下起大雨来了。这雨下得—似银河倒泻，沧海盆倾。岭上并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两人只好冒雨又走，走了几百步，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竹门楼，王七说：“就在这里躲一躲。”这一躲不打紧，可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脚来寻死路。

两个跑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破烂的野墓园，除了门前这个门楼儿还好的以外，里面什么房子也没有。两个只好在门楼下石坡上坐着。这时雨下得更大了，整个山头除了大雨以外，一只鸟兽也没。忽然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好象狱卒打扮的人，从隔壁竹篱笆里跳进了墓园，走到墓堆上叫道：“朱小四，你这家伙，有人叫你，今天该要你这家伙出头。”只听得墓堆里面有人应声：“阿公，小四就来。”不一会儿，墓堆上的土忽然掀开，跳出一个人来，狱卒头也不回地赶着那人走了。教授和王七两人见这情景，吓得半边身子都凉了，一双大腿再也不听使唤，直抖个不停。

过不久雨停了，两个人恨不得背生双翼，翻身就走。这时地下又滑，肚里又饿，心上又怕，一颗心好—似小鹿儿跳，一双脚好—似斗败公鸡，后面又好—似千军万马赶来，再也不敢回头。

走到山顶上，侧着耳朵听时，空谷传声，听得林子里面传来阵阵棍子打人的声响，一会儿，那个狱卒打扮的人赶着墓堆里跳出来的那个人，从那边又冒了出来。两个人见了，吓得直跑。正跑得上气接不了下气，刚好岭侧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两人不由分说，奔进庙里，急急地把两扇庙门关了，将身子抵着庙门。真的是气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

两个人贴在门上，屏着气息静听外面的动静，忽然一个声音喊叫了过去：“打死我了！”又另一个声音说：“该死的混帐东西！你这家伙答应送人情又不送，怎么不打！”王七低声地对教授说：“外面刚才过去的，便是那个狱卒和墓堆里跳出来的人！”两个人直吓做一团，抖个不住。

教授这时候没好气地埋怨王七说：“你无缘无故地把我拉到这里来，担惊受怕，我太太在家里又不知道怎地盼望……”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开门，开门。”两个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颤声问道：“是谁？”再仔细一听，是个妇人的声音：“好个王七三官人！原来是你把我丈夫带到这里，害我找得好苦！锦儿，和我一齐把门推开，叫你爹爹出来。”

教授听了外面的声音，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和锦儿。“他们怎么知道我和王七在这儿？莫非他们也是鬼？”想到这层，不禁牙关打颤，呆呆地望着王七，两个一声也不敢吭。

这时外面的声音又说：“你们不开门，我就从门缝里钻进去。”把他们两个吓得将白天喝的酒都化作了全身冷汗。接着另一个声音说：“我说妈妈，不是锦儿多嘴，不如我们先回去，明天爹爹自己就会回来的。”只听得教授妻子的声

音又说：“锦儿，你说得也是，我们就先回去，再做道理。”然后对着门内叫道：“王七三官人，我先回去，麻烦你明天将我的丈夫送回家。”他们两个哪里敢吭一声。

等那妇人和锦儿离开了，王七对教授说：“教授，你老婆和那丫头锦儿都是鬼。这里也不是人呆的地方，我们快走。”拉开庙门一看，已经是五更时候，不过路上还不见有行人。

他们两个往岭下急走，到了离平地大约一里多路的地方，有一所林子，忽然从里头走出两个人来。教授和王七又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走在前面的是陈干娘，后面的是王婆。两个婆子一见了教授就说：“吴教授，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你和王七三官人到底上哪儿去了？”教授和王七一听，真是吓坏了：“这两个婆子也是鬼，我们快走！”两个发足狂奔，真个是獐奔鹿窜，猿跳鹤飞，一路不停地奔下岭来。回头再看那两个婆子时，正一步一步地从后面赶来。

“折腾了整个晚上，没吃过一点儿东西，肚子实在饿得慌；一个晚上遇见这么多不祥，最好有个生人来冲一冲！”王七正对教授这么说着，巧得很，抬头就看见了岭下一户人家，门前挂着松枝儿，是家酒店，王七说：“这里大概是卖茅柴酒的，我们进去买些酒吃，一来壮壮胆，助助威，二来好躲过那两个婆子。”

刚要奔进酒店去，却见一个酒保走了出来：

头上裹一顶牛胆青的头巾，身上裹一条猪肝赤的肚带，破旧的裤子，脚下草鞋。

显得有点阴阳怪气，王七向前问道：“你这酒怎么卖？”那人说：“还没温哩！”教授说：“就先拿一碗冷的来！”可是那人也不作声，也不吭气。王七心头一凛，低声对教授说：“这个开酒店的人，不尴不尬，同样也是鬼了！我们快走……”话未说完，忽然从店里起了一阵风，这风来得好生奇怪：

非干虎啸，不是龙吟，明不能谢柳开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开地狱门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尘。

风过处，定神一看，不见了酒保，也不见了酒店，原来两个正站在墓堆子上。两个吓得魂不附体，连跑带跳地一直奔到九里松院面前雇了一只船，这才稍微地喘过一口气来。

这时天已大亮，上了岸，王七自己寻路回家，教授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走到钱塘门下王婆家，一看，只见一把锁锁着门。问那些邻居们，都说：“王婆已经死了五个多月了。”吓得吴教授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急忙离了钱塘门，循现在景灵宫贡院前这一路，过梅家桥，赶到白雁池边来，问到陈乾娘家，但见门上二根竹竿叉成十字形，封死了，门前挂着一盏官府查封家产的宫灯，上面写着八个字：“人心似铁，官法如炉。”问邻居时，也说：“陈干娘死过一年多了。”

吴教授心中恍恍惚惚，离了白雁池，顺路回到州桥下，看见自己的房子，一把锁锁着门，走到隔邻一问：“我的妻子和丫环哪里去了？”邻居们说道：“教授昨天出门后，小娘子就告诉她说她和锦儿要到干娘家里去，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吴教授当时怔在那里，傻住了。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癞道人走来，看着吴教授说：“我看先生身上妖气太重，必得早早断除，否则难免后患。”这一说，正触着了教授心头的恐惧，马上请那道人进去，安排香烛符水。

那道人当场作起法来，念念有词，喝声“疾！”只见一员神将从空而现，向前拱手：“真君有何差遣？”那道人说：“将那些在吴洪家里兴妖，和在驼献岭上作怪的，都给我捉来！”神将领旨。忽然就在吴教授家里刮起一阵风：

无形无影透人怀，二月桃花被绽开；
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这阵风一过，神将已将那几个兴妖作怪的捉来，癞道人当下一审问明白，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吴教授的妻子李乐娘，原为秦太师府三通判的小妾，是怀了身孕，难产而死的鬼；陪嫁的丫头锦儿，则因为通判夫人嫉妒她的美色，将她痛打一顿，因而愤恨，自己割颈而死的鬼；王婆是害水蛊病死的鬼；陈干娘是在白雁池边洗衣服，落在池里淹死的鬼；驼献岭上被狱卒从墓堆里叫出来的朱小四，是替人看墓，后来害痨病死的鬼；在岭下开酒店的，是害伤寒死的鬼。

道人审问明白之后，从腰边拿出一个葫芦来。这个葫芦在生人眼里是个葫芦，在鬼的眼里，却是酆都炼狱。当下作起法来，那些鬼个个抱头鼠窜，一一被捉进葫芦里去了。道人将葫芦递给吴教授，教他拿去埋在驼献岭下。

料理过这些鬼祟，癞道人将拐杖望空一抛，变做一只仙

鹤，随即乘鹤升天而去。吴教授一见，忙朝空下拜：“吴洪肉眼不识神仙，情愿脱离尘世，相随出家，望真仙慈悲，超度弟子。”拜祷完毕，听空中隐隐有声：“我是上界甘真人，你以前原是随我采药的弟子，因凡心不净，中途有退悔之意，所以才堕落下界，罚作贫儒。现在你备受群鬼作弄，心中色情杂念谅已涤除。既然能够看破红尘，只要虔心向善，日后自能超凡证道。十二年后，我再来度你。”说完，化阵清风不见了。

吴教授从此舍弃红尘，出家而去，云游天下。十二年后，在终南山遇见甘真人，即相随而去，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吴教授了。这篇不堪回首，难以回味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后人记此故事，诗曰：

一心辨道绝凡尘，众魅如何敢触人？
邪正尽从心剖判，西山鬼窟早翻身。

结语

本篇选自《警世通言》第十四卷。这一篇在通言里题作《一窟鬼癫道人除怪》，但是题目下有编者自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所以我们知道这篇话本大概就是宋人的作品。而我们之所以要选用西山一窟鬼当作题目，而不选用冯梦龙所取的一窟鬼癫道人除怪的缘故，并不只是要恢复它的旧名，而是因为这篇话本的故事重点，并不在于癫道人如何除怪，而在于这“一窟鬼”如何对人嘲弄，和由此造成的恐怖气氛以及谐谑的情趣。读者读了之后自然明了。

这一篇是属于灵怪类的故事。在宋人所编的文言小说《集鬼董》一书里，卷四有一条故事，男主角为“都民质库樊生”，故事情节和本篇有些类似的地方，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对照看一下。对照的结果，一定会发现，话本小说的活泼生动，远不是那种文言的故事所能及于万一。

二 碾玉观音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
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
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词说的是孟春景致，短短数句，即将初春一派胜景，铺叙如绘，实在是首好词。但是若要说到活发生动，却还有点儿不如底下这首描写仲春景致的词儿：

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
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

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
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儿的好，就在于它不只说出了春天的景，更说出了景中的人。人景交融，静中有动，所以更为活泼生动。但是如果说到情境动人，却又不如另一首描述季春风光的词儿来得好：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
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

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
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首季春词所以好，在于它不只铺叙了景，更在景中融入了情。

看官们或许奇怪，为什么说书的正题儿故事不说，却只在这里讲述春天景致的词儿？

俗话说“春为四季首”，又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万物滋长，风光和煦的日子，更是郊游踏青的好季节。在下今天要讲的故事，其中的恩怨曲折，全是因为一个官府人家游春无意中起的头，所以正题儿未开始，免不了先唱几首叙说春景的词儿来做个开场。

话说绍兴年间，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赋闲在京。一个春景融融，风光宜人的日子，郡王带领许多家眷随从出外游

春，一日下来，个个欢喜无限。

当日傍晚回家，一行人来到钱塘门里的车桥，家眷们的轿子已经走过去了，郡王的轿子刚刚来到，忽然听得桥下有人叫道：“孩儿啊！快出来看郡王。”郡王往外一瞧，原来是桥下裱褙铺里的一个人叫他的孩子出来。郡王瞧得仔细，便叫贴身的随从虞侯来吩咐道：“我从前一直要找这样的一个人，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找到。事情包在你身上，明天要带这个人进府中来。”虞侯应声：“是。”便来找这个看郡王的人。

郡王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人？原来就是刚才被叫出来看郡王的那个人。虞侯来到车桥下，只见一间简单的铺面，门前挂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门口站着一个老人家，身旁一位小姐。这位小姐生得煞是好看：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扫春山；
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
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

虞侯认得真确，知道这就是郡王要找的人，一时不便造次过来，便走到他对门的一个茶坊里坐下，茶坊里的婆婆把茶点来，虞侯对她说：“拜托婆婆一件事，请你到对面裱褙铺里请璩老先生过来一下，我有些话要和他谈。”

婆婆去把璩老先生请了来。璩老先生一见是官家的公人，免不了就开口先问道：“府干大人相唤，不知有何指教？”虞侯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向老先生请教一件事。不知刚才老先生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是令爱

吗？”

璩老答道：“正是小女，我们一家就只三口人。”

虞侯又问：“令爱今年贵庚？”

璩老应道：“一十八岁。”

虞侯再问：“恕在下唐突，敢问老先生是要将令爱来嫁人呢？还是要将她来伺候官府人家？”

璩老说：“老拙家中贫寒，哪里有钱来将她嫁人！将来恐怕也还只是献给官府人家罢了。”

虞侯一听这话，心想若是如此，事情便好办了，当下又问：“不知令爱可有什么本事？”

璩老说：“倒没什么特别的本事，只是学得一手好刺绣。”

虞侯见说到了正题，便说：“那太好了，刚才郡王在轿子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花腰巾，便猜知令爱定会刺绣，所以要在下来向老先生说，现在府中正需要一个会刺绣的人，老先生何不就将令爱献给郡王？”

璩老当下就答允了，约定明天便献到府中来。回到家中向老伴璩婆说了，璩婆也无异议。隔天，璩老写了一张献状，便将女儿献来咸安郡王府。郡王命人算了身价给璩老，璩家的女儿从此便留在郡王府听候使唤，取名叫秀秀。

秀秀自从进入府中，由于乖巧伶俐，又兼刺绣的手艺精巧，很得郡王的喜欢。有一天，朝廷赐下一件绣着团花的战袍给郡王，秀秀看了，便依样绣了一件出来，和朝廷赐下的那件简直一模一样，郡王看了大为高兴。

看着这两件绣得一模一样的战袍，郡王不禁想起：“皇上赐给我这件团花战袍，我总该有个回报，却不知有什么合用的东西？”想了想，自己到府库去寻了一回，却没发现一

样中意的东西。忽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块椭圆形的透明羊脂美玉，自己把玩了一番，甚为喜欢，想着：“若能用这块玉雕成一个什么精巧的东西，倒甚合用。”当下叫人将城里有名的碾玉师傅都召了来。郡王将玉给他们看了，问道：“各位看看，这块玉该雕做什么好？”

其中一个说：“可以做一副劝酒用的酒杯。”

郡王说：“这么一块美玉，拿来做酒杯，可不是有点可惜吗？”

又有一个说：“这块玉的形状上尖下圆，拿来雕做摩侯罗儿般的玩偶倒是不错。”

郡王说：“摩侯罗儿那种玩偶，只是七月七日乞巧节才派得上用场，平常又没什么用处，我看也不太合适。”

后来一位年轻的师傅走向前来，对郡王说：“启禀恩王，这块玉上尖下圆，要做成什么其他合用的东西其实很难，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郡王听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下不禁对这位年轻师傅多瞧了两眼，说：“好！这正合我意。”就叫他马上动工。

这位年青师傅姓崔，名宁，是升州建康府人，从小学得一手碾玉的好功夫，侍奉郡王已有多多年，今年刚二十五岁。他拿了这块玉，不过两个月，就碾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玉观音。郡王看了甚为满意，马上就写表将玉观音进献给皇上。皇上看这观音碾得神态逼真，活灵活现，更是大为高兴。崔宁因此便受到了郡王格外的喜爱，薪俸增加了不少。

过了不久，又是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崔宁正游春回来，和三四个好友在钱塘门里附近一家酒楼上吃酒，忽然听到街上闹吵吵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推开楼窗一看，见乱

哄哄的一群人叫着：“井亭桥那边失火了。”崔宁一听是井亭桥，再顾不得吃酒了，慌忙走下楼来，只见那边已是烈焰冲天，火势着实凶猛。崔宁对那几个好友说：“就在我本府不远。”忙忙地奔回府中。一进门时，却见整个府里已经搬得干干净净，静悄悄的没半个人。

崔宁既看不到人，又见火势暂时还不会延扑过来，便循着左边廊下进去。这时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日，忽然一个妇人模样的人，自言自语，摇摇摆摆地从府堂里出来，走到左廊下，和崔宁撞个正着。崔宁一看，认得是秀秀，连忙倒退两步，低声作了个揖，红着脸站在一旁。

崔宁为什么这时候见了秀秀好象有些害羞呢？原来当初郡王喜欢崔宁，曾当着众人的面许诺过崔宁：“等到秀秀可以嫁人的时候，就将她来嫁给你。”当时众人听了都为他高兴，以后见了崔宁的面就对他说：“你和秀秀真是好一对夫妻。”崔宁是个单身汉，看着秀秀长得漂亮，倒真就存了一片痴心。秀秀看崔宁是一个俊俏的青年，也早已心肯首肯。两人心下都有了这番心事，今天无意中撞个满怀，崔宁便有些不自在。

这时候的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的金银珠宝，撞见崔宁便说：“崔先生，我出来得迟了，府里的老妈子和丫头们早已各自四散，谁也顾不了谁。现在无论如何得拜托你替我找个安身的地方。”

崔宁只好带着秀秀走出府门，走到了石灰桥附近，秀秀说：“崔先生，我脚疼，走不动了。”崔宁指着前面说：“再走几步便是我住的地方，就先到我家休息一下也好。”

两人来到崔宁的住处，一坐下，秀秀便说：“崔师傅，拜

托替我买些点心来吃好么！我肚子好饿，又受了惊，如果有杯酒压压惊，或许会好些。”

崔宁到外面买了酒来，三杯两盏，秀秀一下子便喝了许多，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

又道是：

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秀秀喝得脸上泛红，对崔宁说：“你记得以前大伙儿在月台赏月，郡王将我许给你，你一直拜谢个不停，你记得还是不记得？”崔宁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好拱着手说：“是。”

秀秀又说：“那天大家都替你喝采，说‘好一对夫妻！’你怎么就忘了。”崔宁又说：“是。”

秀秀说：“假如要这样一直等下去，不如今晚我们就先做了夫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崔宁说：“在下不敢。”

秀秀说：“你还说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我如果大声叫嚷起来，马上就叫你吃不消。你为什么把我帶到你家里来？我明天到府里去说，你这罪名就是跳到黄河再也洗不清了。”

崔宁说：“小娘子，请不要生气，你要和我做夫妻，哪里有不好的！不过有一件事情你却要明白，我们这样做了夫妻以后，从此再也不能住在这杭州城了。要的话，只好趁着今晚失火哄乱的时候，就离开这里。”

秀秀说：“既然要做夫妻，一切便听你的。”当天晚上，

他们就做了夫妻。

隔天一大早，趁着天还没亮，两人将随身金银衣物包裹妥当，匆匆地就出门走了。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辗转来到了衢州，崔宁说：“这里是五路总头，离京师不远，我看也是住不得的，但不知该走哪条路才是！不如就到信州去，我一向靠碾玉生活，信州有几个相识，或者那里可以安身。”当下便又往信州去。

到信州住了几天，崔宁觉得还是不妥，对秀秀说：“信州常有客人到京师去，如果说我们住在这里，郡王一定会派人来捉我们，还是不大稳当。不如离了信州，再到别处去。”两人又起身上路，向着潭州出发。

过了好几天，两人才到潭州。这地方离京城已经很远，崔宁觉得可以就此安心住下了，便在潭州市里租了房屋，挂上招牌写着：“京都崔待诏碾玉生活”。

店铺开张那天，崔宁对秀秀说：“这里离京城有二千余里，想来不会有事了。从此大概可以安心做长久夫妻了。”

潭州地方虽然偏远，却也还有不少外地来的寄居官员。知道崔宁是京城来的碾玉匠，平常多多少少照顾他一些生意。小两口的生活倒还过得惬意。

安定下来以后，崔宁便暗地托人到京城去打听府中消息。那人回来说，郡王府那天也受了火灾波及，可是并不十分严重，不过却走失了一个丫头，出赏钱找了几天，毫无下落。那个人并不知道走失的丫头就是崔宁的妻子秀秀。

一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有一天，崔宁到邻县湘潭一个官府人家做了活回来，走在路上，迎面忽然来了一个挑着担子的汉子，冲着崔宁瞪了几眼。崔宁因为赶路，对这个人并

没有特别的注意。这个人头戴斗笠，脚穿麻鞋，又裹着绑腿，一看就知道是个走远路的人。

这个人等崔宁走过以后，一转身，就跟定了崔宁。从湘潭一直跟到了崔宁的家。这时候秀秀正好坐在柜台后面，那个人一看到小秀秀，便叫了出来：“崔师傅，好久不见了，大家找得你好苦，原来你却在这里！秀秀怎么也在这里？看来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恭喜了！郡王叫我送信到潭州来，想不到竟会在这儿碰上你们，真是巧啊！”

崔宁和秀秀眼看事情已被撞破，吓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一句话也吭不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会到潭州来？原来这人姓郭名立，从小伏侍郡王，现在府中当一名排军，大家就叫他郭排军。郡王为要送一份礼物给一位落魄在湘潭的旧友，见他为人朴直，便差他送这份礼物到潭州来，想不到却在这里撞见了崔宁。

崔宁和秀秀惊魂稍定，急忙将郭排军拉住，安排酒饭款待，再三恳求：“你回到府中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事告知郡王。”

郭排军看他们吓成那个样子，便说：“郡王怎么会知道你们在这里？我无缘无故地去提这事干什么！”两人听他这么一说，心事才算放下了一半。这里的事且放下不说。

再说郭排军回到府中，回覆了公事以后，本来已经无事，谁知这位粗鲁的汉子却多嘴，忽然对郡王说：“小的这次奉命到湘潭，打从潭州经过，看到了两个相识的人。”

郡王问：“是谁？”

郭立说：“就是崔师傅和秀秀。他们还特地招待小的吃

了一顿酒饭，要小的回来不要提起。”

郡王听了，勃然大怒：“这两个狗男女居然做出这种事！却怎么就走到了那里？”

郭立说：“详情小的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依旧在那里挂招牌做生意。”

郡王即刻叫府中干办到杭州府去，叫他们派遣缉捕衙役，到湖南潭州府去抓人。这一来好一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到两个月，两人就被解到郡王府中。郡王即时升堂。众人一声吆喝，将两人押到堂前跪下。

郡王一见崔宁和秀秀，不由分说，从壁上取下以前杀番人用的快刀，睁起杀番人的双眼，牙齿咬得剥剥地响，大踏步，就来砍人。这可就吓坏了夫人。原来夫人知道崔宁和秀秀被抓回来，一早就藏身在屏风背后看郡王如何处置。这时见郡王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将两人砍死，急忙从屏风后面叫道：“郡王，这里是帝都所在，不比边庭，如果他们犯了死罪，也只好押到杭州府去治罪，怎么可以随便杀了！”

郡王听了，迟疑一下，将刀收起，说道：“这两个不是东西的畜生，私自逃走，好不容易今天才捉回来，怎么不杀！既然夫人说情，那就把崔宁押到杭州府去，秀秀且捉到后花园。”

当下命人将崔宁押到杭州府去。一问之下，崔宁一一从头供起：“去年失火的那个晚上，小的赶回府中，所有的东西都搬光了，忽然秀秀从廊下走出来，一把揪住小的，要小

的和她一起逃走，小的不得已，只好顺着她。实情如此，小的不敢隐瞒。”

杭州府将问得的口供结成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个刚直的人，看了供词后说道：“事情既然如此，崔宁可以从轻发落。但他逃走也是不对，罪该杖责，遣送建康府，不得留在杭州。”

杭州府就派人将崔宁押送到建康府去。刚走出北关门，到了鹅项头的时候，忽然一顶两人抬的小轿子从后面赶来了，轿子里面有人叫道：“崔师傅，等一等！”崔宁一听是秀秀的声音，心里好生奇怪，不知她赶上来干什么？这时的他已是惊弓之鸟，再也不敢惹事，低着头只顾走，一句话也不敢吭。

可是后面的轿子又赶了上来，就挡在崔宁的前面。秀秀从里面走出来，对崔宁说：“崔师傅，你到建康府去，放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崔宁说：“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秀秀说：“他们把你押到杭州府治罪以后，就把我捉到后花园去，打了三十竹篦，赶我出来。我一个人无处去，打听得你被遣送建康府，不得已，只好赶上来和你一齐去。”

崔宁犹豫了一下，看着秀秀，说道：“那就一同走吧。”就这样，秀秀陪崔宁直到了建康府。

好在押送的差役不是个多嘴好事的，否则一定又会扯出一场是非。这个差役知道郡王性烈如火，一惹着他，轻易脱不得身。何况他自己不是郡王府的人，又何必去多管人家王府中闲事？而且一路上崔宁买酒买吃，对他百般奉承，回去之后，秀秀的事便绝口不提。

崔宁和秀秀从此便在建康居住。因为案子已经了结，也就不怕人撞见，仍然开了碾玉铺子。有一天，秀秀忽然提起：“我们两口儿在这里的日子倒算安稳，只怕我的爹妈却没好日子过。自从我们上次逃去潭州，两个老的就吃了不少苦。那天我被捉进府里，两个又去寻死觅活，我想不如请人到京城接我爹妈过来。”

崔宁说：“这样最好。”便写明了地址，请人到京城去接他的丈人丈母。

那个人去到京城，按址寻到了两老的住处，只见两扇门关着，一把锁从外面锁着，一条竹竿封着，不知何故？问他的邻居，邻居们说：“这事儿不说也罢！他们原有个漂亮的女儿，献给了大官府人家，谁知道这个女儿有福却不会享，偷偷地跟一个碾玉匠跑了。不久前双双从湖南潭州被捉了回来，男的送到杭州府治罪，女的被郡王捉进后花园去，从此就不知消息。他们老夫妻两个见女儿被捉了回来，就寻死觅活的，到现在不知下落，门就一直这样关着。”那个人听了邻居这样说，只好仍旧回建康府来。

就在去接两老的那个人回来前一天，崔宁正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说：“你要找崔师傅，就在这里。”崔宁觉得奇怪，叫秀秀出来，一看，不是别人，就是璩公璩婆。

隔天，去接两老的那个人回来了，正向崔宁说起寻找不见的情形，两老从里面出来，对那人说：“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了一趟。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建康住，找来找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两老从此就住在崔宁、秀秀家里，不必细说。

再说朝中的皇帝，有一天到偏殿观赏宝器，随手拿起了

那个玉观音，一不小心，竟将观音身上的玉铃儿弄脱了，觉得十分可惜，便问近侍官员：“不知有没有办法修理？”

这位官员接过玉观音，反覆看着，看不出什么名堂，再翻过底下一看，见上面碾着三个字：“崔宁造。”急忙指给皇帝看：“既然是这个人造的，只要宣这个人来，便可以修整。”

皇帝马上传旨郡王府，宣召碾玉匠崔宁。郡王回奏：“崔宁有罪，发遣在建康府居住。”皇帝便派人到建康将崔宁带到京里，叫他修理这个玉观音。

崔宁领旨谢恩，找一块颜色质地相同的玉，碾一个铃儿接住了，送到御前交纳。

皇帝看铃儿接得天衣无缝，十分欢喜，令崔宁从此就在京城居住，支领皇家薪水。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份特别的恩典。

崔宁心里想着：“今天能在御前有这份特殊的遭遇，总算争了一口气。我就是要回到清湖河下再开碾玉铺，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事情倒真是凑巧，碾玉铺才重新开张不到三天，那郭排军就从铺前经过，看到了崔宁，兴冲冲地上前招呼：“崔师傅恭喜了！你就住在这儿啊？”抬头一看，看到秀秀正站在柜台后面，忽然拨开脚步就走，一脸铁青。

秀秀对崔宁道：“你替我叫那排军过来，我有些话要问他。”崔宁急忙赶上拉住。郭排军一颗头转过来转过去，神色惶惶，口里喃喃地念：“作怪，作怪。”很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给拉了回来。

秀秀对他说：“郭排军，上次我们好意留你吃酒，要你回来不要提起我们的事，你为什么要告诉郡王，破坏我们两

个的好事？今天情况已经不同，却不怕你再去说。”郭排军给她问得无话可说，只好再三道歉，匆匆离开铺子，一口气跑回到府里。

一见到郡王，没头没脑地便说：“有鬼，有鬼！”郡王说：“你这家伙怎么搞的！”

郭排军说：“禀告恩王，有鬼！”

郡王问道：“什么有鬼？”

郭排军说：“小的刚才从清湖河下经过，看到崔宁在那儿开了碾玉铺，柜台里边有个妇女，就是秀秀。”

郡王听了，不由得有气：“胡说什么，秀秀被我杀死，埋在后花园，你是亲眼看见的，怎么又会在那儿！不是来胡闹么！”

郭排军说：“禀告恩王，小的怎敢胡闹！她……她刚才还将小的叫住，问了些话。恩王如果不信，小的甘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所言有假，凭重处罚。”

郡王说：“好，你就立下军令状来。”

也是郭排军这家伙该当受苦，真的就立了军令状。

郡王将军令状收了，叫两个轮值的轿夫，抬一顶轿子去带秀秀。“如果真的还在，带来一刀杀了；如果不在，郭立！你就替她吃了这一刀。”

郭立是关西人，朴直得很，哪里知道军令状不是可以随便写的。带着两个轿夫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崔宁家里。

秀秀仍然坐在柜台后面，看郭排军来得慌张，正不知为什么事。

郭排军也不理会崔宁，两眼直看着秀秀说：“小娘子，郡王钧旨，叫我来带你回去。”

秀秀说：“既然如此，就请稍等一下，我进去梳洗好了跟你们去。”进去不久，换了衣服出来，两个轿夫抬着，如飞地直奔到府前。

郡王正在厅上等着。

郭排军上前禀道：“已将秀秀带到。”

郡王说：“叫她进来！”

郭排军出来，走到轿旁叫道：“小娘子，郡王叫你进来。”等了好一会，却没动静。大着胆子掀起帘子一看，登时便如一桶水倾在身上，张了嘴巴，再合不来。轿子里空空如也，不见了秀秀。

当下受这一惊，几乎昏倒，问那两个轿夫，轿夫说：“我们也不知道，看她上了轿，抬到这里，又不曾有什么动静。”

这家伙一慌，跌跌撞撞地叫了进去：“禀告恩王，这……这真的是有鬼！”

郡王说：“你这不是胡闹么！”叫手下：“把这家伙捉起来，等我拿过军令状，将他砍了。”说着便取下先前杀番人的刀来。

郭立这家伙服侍郡王，少说也十几年了，就因为是个粗人，到头来还只是做个排军。这时吓得手脚发软，说：“小的并未说谎，有两个轿夫可以作证，请……请叫他们来问。”

郡王叫两个轿夫进来，轿夫说：“我们看着她上轿，刚抬到这里，却就不见了。”说的和郭排军分毫不差。郡王觉得事有蹊跷，或许真的有鬼。要明白真相，只有问崔宁，便派人去将崔宁叫来。

崔宁来到府中，将秀秀跟他到建康去，一直到现在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郡王说：“这样说来，事情与崔宁无干，且放他回去。”遇上了这种蹊跷作怪的事，郡王心里气闷不过，着着实实打了郭排军五十大棒。

崔宁听得说自己的妻子是鬼，心里疑惑不定，回到家问丈人丈母。两个老的面面相觑，一声不吭走出门，望着清湖河，扑通地便跳下水去了。

崔宁立刻叫救人，下去打捞，却不见了尸首。

原来当初两个老的听说秀秀被杀，便跳到河里死了，他们两个早就是鬼。

崔宁走回家中，没情没绪，进到房里，却见秀秀坐在床上。崔宁两脚发麻，身上抖个不住，说：“求求你，秀秀，饶我一命。”

秀秀淡淡地说：“我为了你，给郡王打死了，埋在后花园里。恨只恨郭排军多嘴，坏了我们的事，现在总算报了冤仇，郡王将他打了五十大棒。如今既然大家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只好去了。”说罢，站起身来，双手揪住崔宁，大叫一声，匹然倒地。邻居们听得声音，跑过来看时，但见：

两部脉尽总皆沉，一命已归黄壤下。

崔宁也被扯去，一块儿做鬼去了。

结语

本篇选自《警世通言》第八卷。这一篇在通言里题作《崔待诏生死冤家》。题目下有编者自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

音”。因此，这一篇原来也应当是宋人的作品。在本书里，我们将题目还原，因为本篇的题旨主要的并不在于男女主角如何“生死悲恋”，而是藉碾玉观音这件事来牵引出一件和情感有关的传奇故事。这一篇如果照宋人的分类来说，应当是属于“烟粉”一类。宋人话本的所谓烟粉一类，并不只是恋爱故事，而通常和“女鬼”的故事也有些关系。

这篇故事，在一九七〇年五月的时候，戏剧学家姚一苇先生曾经将它改编为三幕四场的一出悲剧。后来也曾经改拍为电影。但是改编后的戏剧和电影，已经和原来故事的情节有所不同。

三 错斩崔宁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说的是世路狭窄，人心险恶。人生在世，反覆万端，要持身保家，着实不易。

这篇小说要讲的是一个人因酒后一句戏言，遂而杀身破家的故事。古人说过：“顰有为顰 笑有为笑 顰笑之间 最宜谨慎。”为保身家安泰，轻易的玩笑有时却也是开不得的。

进入正文之前，且听在下先说一个故事，做个开场。

话说宋朝时候，有一个姓魏名鹏举的读书人，年纪才十八岁，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魏生便离别了妻子，上京赴考。

魏生本是高才，果然一举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里甚为风光，少不得写了一封家书，差人接取家眷到京。

信上免不了说些家常及中举得官的事，最后却添了一行，说是：“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顾，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专候夫人到京，同享荣华。”

夫人在家接信，看了如此这般，便对送信回来的家人说：“官人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刚得了官，便讨了小老婆。”

家人说：“小人在京，一向陪侍官人身旁，并没什么讨二夫人的事，这一定是官人开玩笑。只要夫人到京，一切自然明白，不必操心。”

夫人说：“既然你这样说，也就算了。”

当下叫人收拾行装，准备上京，却因一时雇不到船，只好写了一封平安家书，托人先送到京中去。

魏生收到家书，拆开一看，并没一句闲言闲语，只说：“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养了一个小老公，不久便一同到京师来看你。”

魏生知道这是夫人开玩笑的话，也不在意。信还没收好，忽然友人来访。那人是魏生的同年，与魏生交情不错，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便直入内室。两人闲聊了一会，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翻了翻桌上的书帖，看见了这封家书写得好笑，故意朗诵起来。

魏生措手不及，只好笑笑说：“没这回事！上次小弟偶然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她便写了这封信来取笑，如此而已。”

那同年哈哈大笑说：“怎么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京师，大家引为笑谈。那些忌妒魏生年少及第的，便藉这芝麻小事奏上一本，说魏生年少轻佻，言行不检，不宜居清要之官。魏生因此被降调外任，懊悔不及。

这便是为了一句戏言，毁了自己前程的故事。可知玩笑不是随便开得的。

今天要说的正题故事，那主角也只为了一句戏言，弄得自己家破人亡，更连累了几个无辜，说来好不凄惨。世路崎岖，谨言持身的事，委实轻忽不得。有诗为证：

世路崎岖实可哀，旁人笑口等闲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狂风引出来。

这故事的主人翁姓刘名贵，杭州人，家住箭桥附近。父祖几代，虽称不上富厚，却也是书香不断。到了刘贵手中，大概是时运不济，先前读书不成，改行去做生意，更加不行，连本钱都损失了。渐渐地大房改换小房，最后连小房也留不住，只好租了人家的房子来住。

刘贵娶妻王氏，两人相敬如宾。后来因为没生孩子，又娶了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叫她“二姐”。这是家道还没十分落败时候的事。二姐过来了几年，也没生下一男半女。家中只有至亲三口，感情倒很融洽。

刘贵平时待人和气，乡里都称他为刘官人，大家并不因

为他的失败而瞧不起他，反而宽慰他：“你只不过因为运气不好，所以事情不顺，以后时来运转，总会有发达的时候。”

话是这么说，可却从来就没有时来运转的日子。

有一天，一家三口在家中闲坐，丈人家的老家人老王走来说：“今天是家里老员外生日，特地叫老汉来迎接官人娘子回去一趟。”

刘贵说：“懒散惯了，居然连岳父的生日都给忘了，真是不该。”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是一阵难过。这几个月来的日子，穷愁潦倒是真，可不是懒散过来的。

说着，便和大娘子收拾了行装，叫老王背了，吩咐二姐说：“天色已经不早，我们现在去，晚上大概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就早点休息，明天晚上以前我们一定回来。”

丈人家离城二十几里，傍晚时分就赶到了。丈人似乎有什么话要对刘贵说，但是当天晚上客人多，不好说话。客人走了，丈人叫刘贵夫妻住下，说有些事要和他们商量。

第二天一早，丈人等刘贵吃过早点，便走来对他说：“姐夫，我看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俗话说‘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自己总该得有个计较。我女儿嫁了你，虽不一定说要多少富贵，但总指望个丰衣足食，难道说就这样不死不活的下去？”

刘贵叹了一口气说：“岳父说的是，小婿也不是没想过这问题，只是如今这种势利的社会里，有的是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现在小婿连一些本钱也没，要开口向人告借，真的是比上山擒虎还难。即使想做什么小生意，也是无路可通。”

丈人说：“现实如此，这也难怪。但这样下去终归不是

办法。我现在先拿一些给你当本钱，你就随便去开个杂货铺，也算有了事做，有了起头，你认为怎样？”

刘贵说：“岳父如此的关爱，那是最好不过了。”

吃过午饭，丈人便拿了十五贯钱给刘贵说：“姐夫，这些钱你先拿去，整理出一个店面，开张的时候，我再给你十贯。你妻子就暂时留在这儿，等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老汉亲自送她回家，也顺便向你作贺，不知你认为如何？”

丈人为他设想这么周到，刘贵还有什么话好说？只得谢了又谢，驮了钱自己先回。到了城里，天色已经晚了，刚走到一个朋友家门前，这个朋友最近也想做点小生意，刘贵想着：“找他商量一下也好。”便去敲那人的门。

那人开门见是刘贵，便邀他进去，刘贵将自己打算做生意的事一一说了，那人说：“小弟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老兄用得着时，吩咐一声，即便过去相帮。”

当下两人又说了些生意上的事，那人拿出现成酒菜，请刘贵吃了几杯。刘贵是没酒量的人，话别之后，便觉有点醺然。一步一步捱到家中，已是家家点灯的时候。

却说小娘子二姐独自一个人在家，没事好做，等到天黑，便关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贵敲门敲了好久，她才醒来看门。

刘贵进到房中，二姐接过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你从哪里拿来这些钱？作什么用的？”

刘贵一来有了几分酒意，二来怪她开门开得太慢，便跟她开起了玩笑说：“唉！这事情不对你说也不行；说了，又恐怕你见怪。你知道，为了生活，我们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没法可想。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今天早上，只好把你典押给

了一个客人。又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你，所以只典了十五贯钱，以后如果有了钱，便可以尽快地把你赎回来。可是，如果还是像目前一样的万事不顺，那也只有算了。”

小娘子听了这些话，真如晴天霹雳。要说不信，明明白白的十五贯钱摆在面前。可是要说真有其事，事前却又没半分征兆，家里三口相处一向也很好，怎么忽然就做得这么绝，这么心狠手辣。心中又是酸楚又是狐疑，只得问道：“虽然如此，总得先通知我爹娘一声。”

刘贵说：“如果事先通知你爹娘，事情就绝对办不成。等你明天过了那人的家门，我再慢慢地托人向你爹娘说。此事是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必太怪我无情。”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天在什么地方和人吃酒的？”

刘贵说：“就是在买你的那人家里。写好了合约书，大家喝了几杯。”

小娘子又问：“大娘怎么没一同回来？”

刘贵说：“她因为不忍和你分离，所以要等到明天你出了门才回来。总之，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玩笑越说越真，刘贵自己暗地里忍不住笑，不脱衣裳，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小娘子哪里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话，想到几年来的夫妇之情，顿时间化成泡影，不禁一片惘然。接着又想起：“不知他把我卖给什么样的人家？无论如何，我总得先回去告诉爹娘一下。明天他们来要人，就到爹娘家去要吧！”

沉吟了一会，便把十五贯钱放到刘贵脚后边，趁他酒醉熟睡，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开了门出去。一出门，才发觉原来夜已深了，走不得路。犹疑了一下，便到隔壁朱三老

儿的家来。朱三老夫妇俩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小娘子便照实的对他们说：“我的丈夫今天不知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就把我卖了，我想回去告诉我爹娘。麻烦你们明天对他说一声，要人的话，就到我爹娘家中来，大家说个明白。”

朱三妈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这么晚了，要去也得明早儿去。如果你不愿意在家里睡，将就点在我们这儿睡了，我们明天就去和你家官人说。”

当晚小娘子就在朱三老家睡了一夜，隔天天未亮便赶早出门去了。

小娘子的事暂且搁下一边。却说刘贵在家一睡，直到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减，小娘子却不在身边，以为她还在灶下收拾东西，便叫她要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想要挣扎起来，却因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下去。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偷儿摸了进来。原来小娘子出去时，只将门儿拽上，没有关好，刘贵又睡得熟了，里面当然也没有上锁，因此那偷儿略推一推，门便开了。这偷儿蹑手蹑脚地进了房中，四处摸了一遍，并没找到可偷的东西。到了床前，灯还亮着，看到一个人面向里地睡着，脚后却有一堆钱，便摸到床后去取那些钱。想不到刚拿了一些，就将刘贵惊醒了。刘贵一惊觉到有贼，便叫嚷起来：“这些钱是我借来养家活口的，你偷了去，我却怎么办！”

那偷儿一声不响，照面就是一拳，刘贵侧身躲过，翻身跃起，来抓偷儿。偷儿拔腿就跑，想不到慌张之下，却跑到厨房里去了。刘贵正想大声呼叫邻舍起来捉贼，偷儿一急，看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脚边，所谓人急杀人，狗急跳墙，拿起斧头，望刘贵便砍，正中面门，又复一斧，刘贵已

是倒地不起，呜呼哀哉了。

偷儿见杀死了刘贵，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翻身入房，将十五贯钱全部拿了，包裹停当，将门拽上，一溜烟走了。

第二天邻居们起来，看到刘家门也不开，又没一点声息，很是奇怪，便叫道：“刘官人，天亮了。”里面没有答应，将门一推，也没上锁，走进里面一看，见刘贵被人砍死在地，一滩血迹，吓得失声大喊。

众邻舍七嘴八舌地说：“他两天前带着大娘子回娘家，怎么今天却死在家里？小娘子呢？怎么不见？”

朱三老儿说：“小娘子昨天晚上到我家睡了一夜，她说刘官人无缘无故将她卖了，她要回去告诉爹娘。叫我对刘官人说，如果要人就到她爹娘家去。她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们现在一面派人去追她回来，一面派人去告诉他家大娘子，事情才会有个下落。”

众人同意朱三老的话，即刻派人往两边去。老员外和女儿听到了凶信，都大哭起来，老员外说：“昨天好端端的出门，老汉还赠他十五贯钱，叫他做点小生意，怎么就这样的给人杀了？”

去报的那人说：“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左邻右舍都不知道。只是早上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门进去，只见刘官人被人杀死在地，并没看到什么十五贯钱，也没看到小娘子。听左邻的朱三老说，小娘子昨天晚上到他家，说刘官人无缘无故将她卖了，她要回去告诉爹娘。朱三老夫妇便留她在家住了一夜，今天一大早出门去了。不管事情到底如何，老员外、大娘子还是得赶去一趟，我们那边也已派人追小娘子去了。”

老员外、大娘子当下不再多问，急急忙忙收拾了，随着那人三步做一步地赶进城中来。大娘子一路上啼啼哭哭，不必细说。

话分两头，就在这一天的一大早，往城外褚家堂的路上，一个背着背包的年青人，也三步做两步地赶着路。这一条路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也没有了，一年总得赶个十来趟，平常这时候路上除了他一人之外，再难遇见第二个人影。可是今早却有了异样，他刚走到离城大约二里的地方，忽然看见前不远处的那棵大树下，隐隐约约似乎有一个人影，一动也不动，他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也有些奇怪，一大清早，会是什么样的人？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提防，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到看清楚了身影，不自觉地一笑，心中如放下一颗大石，原来是个年青的女人坐在那儿。他本想不愿多管闲事，但是好奇的念头却使他停下了脚步。走向前去，深深地作了一揖，说道：“小娘子，这么一大早的一个人，上哪儿去啊！”

小娘子看这人不是个不良之辈，便站了起来，还了一个万福，说：“上褚家堂去，走累了，所以坐下歇歇。”

那人说：“小的也上褚家堂，敢情是同路了，不知小娘子往褚家堂找谁去？”

小娘子说：“回爹娘家去，就在褚家堂东侧。”

那人说：“这么说来，小娘子与小的原是同乡，小的正是褚家堂村里人。昨天进城收了些丝帐，也是要赶路回家。小娘子一个人这么一大早走路恐怕有所不便，既是同路，不妨一起走好些。”

要跟一个陌生的男子同行，小娘子原本有些犹豫，但看那人一片好意，又想到自己一气之下摸黑走了出来，其实也

有些害怕，便也随着那人一齐上路。

两人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路上再没有交谈一句。走了大约四五里路，天也大亮了，忽然后面有两个人脚不点地，飞快地赶了上来，上气接不着下气地叫着：“小娘子，请等一等，小娘子……”小娘子和那人觉得奇怪，都停了下来。那两个人赶到跟前，看了看小娘子和那人一眼，不由分说，一人扯了一个便走，说道：“你们干得好事，跟我们走！”

小娘子吃了一惊，原来是两个邻居，一个就是朱三老。小娘子便对朱三老说：“到底是什么事？昨天我已经对公公说过，丈夫将我卖了，我要回去告诉我爹娘，你们来扯我干什么？”

朱三老说：“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事！昨天晚上你家出了命案，你必得回去对证。”

小娘子说：“什么命案？我昨天在你家过夜，我丈夫好端端地在家睡觉，怎么会……”

朱三老说：“我也不知你们三七二十一，反正昨天晚上你的丈夫给人砍死了，你却走了，事情恐怕只有你知道。”

那个原本赶路的年青人看他们话不对头，便对小娘子说：“既然如此，小娘子就跟他们回去吧！小的先走了。”

朱三老和另外的那个邻舍一齐将他拉住说：“你也不能走！”

那年青人说：“我为什么不能走？我一早从这儿经过，偶然遇见了这位小娘子，同走了一段路，又有了什么事了？”

朱三老说：“她家发生了命案，你和她在一起，你走了，叫我们去打没头官司么？”

这时旁边围观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有的就对那年青人

说：“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如果你没做什么不对，便跟他去何妨！”

另外的那个邻舍说：“你如果不去，便是心虚，这里的人都是见证，你要跑也跑不了。”强拉硬拖的，将他和小娘子拉了回来。

到了刘家门口，看热闹的人乱哄哄的，看他们四个人来了，指指点点，让出了一条路。小娘子进屋一看，丈夫血肉模糊，尸横在地，吓得脸色一丝血色也没，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回去。

那年青人也慌了，虽然明知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平白无故地扯上了这命案，要走走不开，心里不住地七上八下。

众人正在那儿你一言我一语的扰扰嚷嚷，王老员外和大娘子已一步一颠地抢了进来，到刘贵尸身前大哭了一场，看见小娘子就站在旁边，一把扯住，嚷了起来：“你这狠毒的妇人，你丈夫平常怎么待你！卷款潜逃也罢了，怎地就狠心地将他杀了！天理昭彰，你又有什么话好说！”

小娘子一夜来受了无数委曲，又突如其来地看到丈夫死于非命，更是惊吓得不知所措，被老员外这么一喝叫，顿时心头一震，几乎支持不住，竟似呆了一般。

只听大娘子哭叫着：“说呀！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说呀！”

小娘子恍若失了魂的人，两眼望着地上的尸身，说道：“你说将我卖了，卖了十五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那大娘子一听，突然止住了哭声，大声地叫了起来：“你胡说些什么！那十五贯是我父亲给他做本，要他做生意，养

家活口的，怎么是将你卖了！一定是你这贱人见家中穷困，在外面勾搭了人，看了十五贯钱，见财起意，杀死丈夫，与汉子私逃，现在双双被抓，还要抵赖！”

众人齐声道：“大娘子说的对。”转身来便拉住那年青人，对他吼着：“你一个年青人，却干下这么没天良的事，真是皇天有眼！你是哪里人？”

那年青人说：“小的是褚家堂村里人，姓崔名宁，和小娘子从未相识，昨天晚上进城，卖了几贯丝钱，一大早赶路回家，看见小娘子一个人独自赶路，小娘子说和小的同路，因此便走在一起，你们这里的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也牵扯不上关系！”

众人哪里听得进一句，将他的背包扯下一搜，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刚好是十五贯钱。众人登时喊了起来：“好一对谋财害命的奸夫淫妇！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今人赃俱获，证据确凿，再也抵赖不过！”

当下不由分说，大娘子扭了小娘子，老员外拉了崔宁，要众邻舍当作见证，一哄地拥进了杭州府。

那时府尹尚未退堂，听说出了命案，立刻叫将一千人犯带进大堂。

王老员外是原告，首先上前禀道：“相公在上，小人姓王名富，本府城外村中居住，只生一女，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刘贵又娶陈氏为妾，一家三口，尚称融洽。只为刘贵经商不利，所以近日生活稍为困顿。前天是小的生日，差人接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单留陈氏在家。昨天下午，小的将十五贯钱给女婿，要他先回，筹划开个小店铺，留下女儿在小的家中。不料昨天夜里，女婿却在家中遭人砍

死，十五贯钱不翼而飞，陈氏也不见人影。天幸四邻发现得早，将陈氏追捉回来。原来陈氏早与奸夫崔宁勾搭，两人共同谋财害命，一齐逃走。现崔宁与陈氏皆已拘到府中，人赃俱在，伏乞相公明断。”

府尹听说人赃俱获，当时便宽心不少，随即传小娘子上来，喝问道：“陈氏，你通奸害夫，劫夺银钱，人赃已获，你认罪吗？”

小娘子口称：“冤枉”，跪下禀道：“大人，冤枉啊！民妇嫁给刘贵，虽是个小老婆，夫妻一向恩爱，大娘子也疼惜，民妇怎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昨晚丈夫回家，吃得半醉，驮了十五贯钱进门，民妇问他钱的来历，丈夫说是因为家道穷困，将民妇典卖了十五贯，隔天那边就来要人。民妇因为事出突然，丈夫又没通知民妇爹娘，因此慌乱，连夜出门。蒙隔邻朱三老夫妇可怜，留在他家住了一夜，今天一大早便出城赶往爹娘家去。出门时也曾转托朱三老，要他告诉丈夫，如果要人，可到我爹娘家来。谁知才走到半路，四邻便赶来将民妇捉回。丈夫因何被人杀死在家，民妇确实不知，所供是实，望大人明察。”

那府尹喝道：“胡说，那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人给他的，怎么说是典你的身价！再说你一个妇道人家，黑夜与男人同行，还会有什么好事！眼见通奸害夫是实，还要强辩！”

小娘子正待分说，那些邻舍一齐跪下禀道：“大人在上，大人所言，确如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借宿在朱三老家是实，但今天她一大早就走了。小的们天亮之后发现他丈夫被人杀死在家，便叫人去赶她回来。赶到半路，看到她和那个男人走在一起，死也不肯回来。大家强拉强拖地才将他们拉

了回来。一搜那男的身上，刚好就是十五贯钱，分文不少。这是奸夫淫妇共同谋财害命，罪证分明，再也赖不掉的。”

府尹听了，便叫崔宁上来，大声喝问：“京师所在，怎容得你这种人胡作非为！你是哪里人？什么名字？”

崔宁说：“小人姓崔名宁，家住本府东郊褚家堂——”

府尹不待他说完，又问道：“你怎么勾引了人家的小老婆，又见财起意，将本夫杀死？今天带着姘妇又要逃往何处，一一从实招来！”

崔宁说：“大人，冤枉！刘家的事，小人其实一概不知，以前也从来从不认得他家小娘子。小人一向贩丝营生，昨天进城卖丝，卖了这十五贯钱，这是城中的丝货铺可以作证的。今天一早赶路，偶然遇见了这位小娘子，并不知她姓甚名谁，哪里晓得她家的人命案子？”

府尹大怒道：“胡说！世间哪会有这么巧的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你卖丝的钱也刚好是十五贯钱，谁相信你的鬼话！你说丝货铺可以作证，莫非丝货铺也和你串通了？分明是一派胡言！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骑。’你和那妇人既然不认识，怎么又和她同行同宿？如此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下令用刑，将崔宁和小娘子打得死去活来。

王老员外、大娘子以及邻舍们，口口声声，咬定他们二人串通谋杀，府尹更是巴不得早了结这段公案，二人的哀号，声声的“冤枉”，再也唤不起丝毫的同情。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可怜的崔宁和小娘子被拷讯了一回，受刑不过，只好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也都画了押，当作见证。

当下将两人用大枷枷了，送进死囚牢里。从崔宁身上搜

出的十五贯钱判还原主。王老员外和大娘子将这些钱拿来衙门中上下使用，送人情，还不够用。

这桩人命案子就这样结束了，府尹将审判的结果奏上朝廷，经刑部复核，不久便颁下圣旨，说：

“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残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

圣旨一到，府尹即刻命人从大牢内带出二人，当堂判了一个“斩”字，一个“刚”字，押赴刑场，行刑示众。这时即使两人浑身是口，也难分辩，正是：

哑子谩尝黄连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两个无辜的人，就此魂飞杳冥，含冤九泉。

一件重大的人命官司，为了府尹的糊涂，率意断狱，任情用刑，总算草草地结束了。死者不可复生，且不再说起。却说刘家大娘子，如今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回家之后，免不了设灵守孝。父亲王老员外看她年青守寡，也怪可怜的，便劝她改嫁。大娘子说：“这种事是急不得的，太急了，惹人笑话。即使不能守个三年，至少也得等到一年期满。”

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凄凄凉凉，好不容易地守了一年孝，父亲知道女儿是再守不下去的，硬是拖着也不是办法，便叫家人老王去接她，叫她“做过了周年忌，便收拾回家，早早改嫁。”

大娘子不再勉强，便收拾了包裹，叫老王背了，与四邻一一作别，转回娘家。

此时正是初秋天气，两人出城走了大约一半路程，忽然

来了一阵乌风猛雨。眼看四下又没房屋，只有前面一座林子，便往林子里去躲，不想这一走却走错了地方，正是：

猪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一走进林子，只听得里面大喝一声，跳出一个人来，手执钢刀，横在两人面前，叫道：“识相的，留下买路钱。放你们一条生路。”

老王年纪虽然一大把，脾气却硬，对着那人便骂：“你这拦路的小畜生，我可认得你，放着这条老命与你拼了！”说着便一头撞去，那人闪过，老王用力猛了，扑地便倒。

那人回身过来，顺势就是一刀，骂道：“你这混帐，自己找死！”又连搠一两刀，血流满地，眼见得老王已是养不大了。

大娘子看了，吓得半死，料想难以脱身，忽然心生一计，叫做脱空计，看着那人将老王杀死，她却拍手叫道：“杀得好！”那人觉得奇怪，便住了手，圆睁怪眼，喝道：“这是你什么人？”

大娘子虚情假意地说道：“奴家不幸丈夫早逝，被媒人哄骗，嫁了这个老头，只会吃饭，一事不做，又时常虐待奴家。今天大王将他杀了，正是替奴家除了一害。”

那人见大娘子说话细声细气，又生得有几分类色，便问道：“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吗？”

大娘子知道此时除了答应，别无他法可想，便说：“情愿服侍大王。”

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将老王尸首丢到附近的涧

里，带了大娘子，弯弯曲曲地走到一所庄院前来。那人拾些土块抛向屋上去，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到了草堂之上，吩咐杀羊备酒，与大娘子成亲。原来那人是个拦路打劫的贼头，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从此大娘子便做了这贼头的压寨夫人。

那贼头自从得了大娘子之后，半年之间，又连续劫了几主大财，家道渐渐丰厚。大娘子本是好人家的女儿，有些见识，便早晚用好言相劝：“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家里现在的财富，尽够你我两人下半世吃用了，老是做这种没天理的勾当，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如改过从善，做点正经的生意，才是养身活命的正路。”

那人经他屡次规劝，居然回心转意，将小小山寨散了，带着大娘子到城里买下一间房屋，开了一个杂货店。从此发心向善，过着闲暇的日子，也时常到寺院中，吃斋念佛。

有一天在家闲坐，聊起了过去的事，对大娘子说：“以前我虽然干的是那拦路打劫，没天理的事，却也知道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向不愿多伤人命。可是，即使如此，毕竟还是枉杀了两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现在想来，内心时常不安。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对你说过，或许应该做些功德，超度他们。”

大娘子问道：“枉杀了哪两个人？”

那人说：“一个人就是你的丈夫。上次在林子里，我本

来不想杀他，他来撞我，我一气便将他杀了。无论怎么说，他也是个老人家，往日与我无冤无仇；我杀了他，又夺走了他的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

大娘子说：“这过去的事也不必说了，如果不这样，我又哪里能够和你厮守？另外一个，又是什么人？”

那人说：“说起这个人来，我良心上更加过不去，而且就是因为杀了这个，才冤枉了另外两个人，害得他们无辜送命。大约是一年半前，我赌输了，晚上出去想偷点东西。到了一家，看他门也不问，便摸了进去。摸到里边，只见一个人醉倒在床，脚后堆着一堆铜钱，此外再无他人，便去摸他几贯，谁知却将那人惊醒了。那人说，这是我丈人家给我做本钱的，让你偷了，我一家人岂不饿死。说着便起身抢出房门，赶来抓我。他正想声张起来，我一急之下，脚下刚好有一把斧头，便拿起斧头将他劈死。然后回到房中，将所有的钱都拿了，总共是十五贯钱。后来听说为了这事，连累了他家小老婆，和一个叫做崔宁的人，说他两人谋财害命，双双受了国家刑法。这件事情，无论在天理或良心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每一想起，就觉不安，所以想做些功德，超度他们。”

大娘子听了，暗暗叫苦：“原来我的丈夫就是他杀的，又连累我家二姐和那个姓崔的无辜受戮。想当初，要不是我一口咬定他们两人共谋杀人，他们也不会偿命。这罪过可真不小。料想他们在阴司中，也不会放过我的。”心里一下子千回百转，表面上却仍装作若无其事，支吾了过去。

第二天，趁着没人注意，大娘子便跑到杭州府前，叫起屈来。

那时候府尹刚换不久，新府尹到任才只半月，正值升堂办案，衙役便带进了那叫屈的妇人。

大娘子到了堂上，放声大哭，哭罢，便将丈夫刘贵如何被杀，前任官府如何含糊了事，小娘子与崔宁如何被冤偿命，自己如何被贼人强逼奸骗，贼人自己如何亲口说出真情等等说了一遍，说罢又哭。

府尹见她说的真切，即刻差人将那贼人抓到，用刑拷问，真相与大娘子所说一丝不差，当下判成死罪，奏上朝廷。

六十天之后，圣旨颁下：

“勘得贼人某，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残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有司访其家，妥为优恤。王氏既系贼人威逼成亲，又能伸雪夫冤，着将贼人家产，一半没入官，一半给王氏养赡终身。”

大娘子当日亲往法场，看处决了贼人，将头拿去亡夫及小娘子、崔宁灵前祭献，大哭一场。将官府判给的这一半家产，投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经念佛，追荐亡魂。

这错斩崔宁，冤冤枉枉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结束。有诗为证：

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殃危。

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结语

本篇选自《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恒言原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编者自注：“宋本作错斩崔宁”。本书所选，将题目改回错斩崔宁。按照恒言的题意，重点在于“戏言成祸”，旨在劝人立身需要严谨，不能随便开玩笑。错斩崔宁的题意，则重点在于“错斩”两字，对于糊涂判官错斩人命，显然有着指责之意，同时对于人生的无常，也有着无可奈何的感慨。按照宋人说话的分类标准，这一篇应当属于公案一类。

错斩崔宁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民间文学一个很流行的主题。清朝的朱素臣根据这个故事编成了《十五贯传奇》，鸳湖逸史编成了十五贯弹词。

现代小说家朱西宁先生所写的《破晓时分》，就是根据错斩崔宁改写而成的小说。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拿来对照，就可以更明白现代小说和话本小说的不同。《破晓时分》也曾经改拍成电影。

附 注

姐夫 宋人惯语 丈人家称女婿为姐夫。

四、宋四公与赵正、侯兴

钱如流水去还来，恤寡周贫莫吝财。
试览石家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楼台。

这首诗是借用晋朝大富翁石崇生活过于骄奢无度，而致家破人亡的故事，反过来劝人不要过于贪吝钱财。

有钱而骄奢，是不善用钱财；有钱而贪吝，是人不用钱，反为钱用，都不能见着钱财的好处。

钱财虽好，毕竟是身外之物。有钱时，若能周济贫苦，救助孤寡，自己快活，众人同乐，便是善用钱财，便能见着钱财的好处。

若是过于贪吝，变成了钱财的奴隶，自己一分不享，他人也不受着一些好处，便是守财奴，惹人笑话。

今天要讲的便是一桩和一个守财奴有关的趣事。

说是守财奴，当然是有财可守的人，也就是富翁，吝啬的富翁。这个富翁一向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却只因为贪吝了些，便弄出个非常的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

这富翁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几代以来都是开的当铺。因为他着实有些钱财，大家便叫他张员外。

这员外平常没什么嗜好，只是有件毛病，喜欢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
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

对于周遭之物，倒能件件爱惜，你觉得无用的，他偏认为有用。

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虽说他平生没什么大志向，暗地里倒曾发下四条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
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人人道他是个有钱的富家翁，其实是个一文不用的真苦人。

他如果在地上拾得一文钱，便想用来

磨做镜儿，捍做磬儿，
搯做锯儿，叫声我儿，
做个嘴儿，放入筐儿。

大家看他一文不使，贪吝非常，便给他起个别号，叫做“禁魂”张员外。

有一天中午，员外正在里面白开水泡冷饭的吃点心，两个主管在门前数现钱。忽然有一个打着赤膊，身上绣满花纹的家伙，手里提着小箩筐，走到张员外家里，乞讨来了。主管看着员外不在门前，把两文钱丢在他箩筐里，想不到却给张员外在布帘后看见了，飞快地走出来叫道：“好啊，主管！你干什么把两文钱丢给他！一天两文，千日便是两贯。”大步向前，赶上那个家伙。夺过他的箩筐，将里头的钱都倒在钱堆里，并且叫伙计们将那家伙打了一顿。路上的人看了，都愤愤不平。

那个提着箩筐的家伙被打了，看他们人多势众，不敢和他们争，只站在门前远远地叫骂。这时旁边忽然有一个人叫他：“兄弟，你过来一下，我和你说句话。”提箩筐的回过头来，看到叫他的是一个狱卒打扮的老头儿。便走了过来，那老头儿说：“兄弟，这个禁魂张员外。一向不近情理，不要和他争了。我给你二两银子，你就是去卖萝卜，也算是个生意人。”提箩筐的家伙拿了银子，谢了老头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老头儿不是别人，就是出了名的老光棍，老偷儿宋四公。他不是东京本地人，是郑州奉宁军人。因为他善于化装。

又神出鬼没，所以寻常的人都认不得他。禁魂张员外一向贪吝无比，宋四公早想找他家下手，今天又见了这番光景，气愤不过，便决定晚上就动手。

大约三更左右，宋四公在金梁桥上买了两个煎菜包，揣在怀里，走到禁魂张员外门前。这时刚好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宋四公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一挂挂在屋檐上，接着身子一盘，便盘到了屋上，然后往里头庭院一跳，跳了下去。

四下一望，两边是廊屋，角落里有一间还点着灯，听得一个妇女的声音说道：“这么晚了，三哥怎么还不来！”宋四公心想：“这个妇人一定是和人在这里私约偷情。”便用衣袖掩住了脸，走了进去。那妇人说：“三哥，干什么遮了脸来吓人？”宋四公冷不防向前一拉，拔出刀来说：“不许出声，一出声便杀了你！”

那妇人吓得抖做一团，哀求道：“大老爷，饶奴一命。”

宋四公说：“小娘子，我来这里捞点东西，我且问你，这里到库房有什么关卡？”

那妇人说：“出了这个房间十几步，有个陷阱，两只恶狗守着。再过去可以看到五个守库房的在那儿喝酒，他们一个人守一个更次，那儿便是库房。走进库房，有一个纸人，手里托着一个银色的球，底下安了机关。如果你不小心踏到了机关，银球便落到水槽里，直滚到员外床前，将员外惊醒，员外一喊叫，你就跑不掉。”

宋四公说：“原来如此。小娘子，后面来的谁？”那妇人不知是计，回过头去，被宋四公一刀，从肩头砍了下去，死了。

宋四公走出房来，走了十几步，沿着西边走过陷阱，只听得两只狗直吠。宋四公从怀中取出菜包，抹些不按药理，蹊跷作怪的药在上头，丢到狗子身边。狗子闻得又香又软，一只一个，一个一口地吃了，便一动也不动了。

再走进去，果然听得有人呼么喝六，大约有五、六个人在那儿掷骰子。宋四公从怀中拿出一个小罐子，放了些稀奇古怪的药在里头，用火点着，顿时馨香扑鼻。那五个人闻了，个个说：“好香 这么晚了 员外还在烧香。”大家只管闻来闻去，忽然头重脚轻，一个倒了，又一个倒。

宋四公走到那些人面前，看到还有吃剩的半瓶酒和一些果菜，便老实不客气地吃个精光。那几个人眼睁睁地看着，只是一动也不能动，一声也不能吭。

吃完了那些剩酒剩菜，走到库房门前。见那库房的门用个胳膊大的大锁锁着，便从怀里拿出他那个叫做“百事和合”的宝贝钥匙，一撬，将锁撬开，走了进去。刚进门，果然有一个纸人，手里托着银球。宋四公先将银球拿了下来，踏过许多机关，到库房里将那些上等的金银珠宝，包了一大包。然后又从怀中拿出一支笔，用口水润湿。在壁上题了四句：

宋国逍遥汉，四海尽留名。

曾上太平鼎，到处有名声。

题完了字，门也不关，便溜出了张家大门。宋四公捞了这一大票，心里想着：“这么一闹，需避避风头才好。”便连更彻夜地赶回他老家郑州去了。

张员外家那几个看守库房的，直到隔天天亮才醒过来。看库房的门开着，两只狗给药死了，一个妇人被人杀了。急忙跑去告诉员外。员外查点库房，见少了许多金银珠宝，伤心得死去活来。

当下赶到缉捕房去告了状。滕大尹即派缉捕班头王遵带了捕快到员外家来追查贼踪。捕快们看见壁上题了四句话，里头一个老成的叫周五郎周宣的说：“班头 这不是别人 是宋四干的。”

王班头道：“何以见得？”

周宣说：“这四句话上面的四个字合起来不正是‘宋四曾到’吗？”

王班头说：“好久以前就听说干这一路的，有个宋四公，是郑州人，手段最高，这次一定是他无疑。”便叫周宣带同几名捕快到郑州去拿宋四公。

众捕快一路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到郑州，便问到了宋四公家里。他家的门前开着一间小茶坊，众人便走进去吃茶。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上灶沏茶，捕快们对那老的说：“顺便请四公来吃点茶。”那老的说：“四公生了病还没好，等我进去告诉他一声。”便走了进去。

这时听得宋四公在里面叫了起来：“我头痛得要命，叫你去买碗粥你也不去。我花钱请你，你却一点儿也不替心替力，要你干什么！”刮刮地把那沏茶的老人打了几下。

不一会儿，只见沏茶的老人手拿着粥碗出来说：“各位请稍等一下，宋四公叫我买粥，马上就来。”

众人在那儿干等了好久，买粥的不见回来，宋四公竟也不出来。大伙儿不耐烦，便走进他的房里，只见绑着一个老

人在这儿，众人以为是宋四公，便来抓他。那老的却说：“我是替宋四公沏茶的，刚才拿碗出去买粥的，才是宋四公。”

众人仔细一看，不错，正是那个沏茶的，吃了一惊，叹口气道：“真个是好手，我们看不仔细，被他瞒过了！只得出门去赶，却哪里赶得着？”

原来那些捕快们进来吃茶时，宋四公在里面听得是东京人口音，悄悄地一看，又像是公差衙役的模样，心里就已警觉，等那沏茶的老人进去，便故意叫骂埋怨，却把沏茶老人的衣服换了过来，低着头，装做去买粥，走了出来，就此瞒过了众捕快。

宋四公走出门来，一路上寻思道：“现在该上哪儿去好？赵正那小子上次曾传过口信，说他现在在谏县，不如先到他那儿避避。”赵正就是宋四公的徒弟，平江府人，和他师父同样是做那没本钱的暗盘生意。

宋四公又将衣服换过，照样扮成一个狱卒的模样，拿着一把扇子，慢腾腾地往谏县来。来到谏县一家小酒店门前，肚子也饿了，便进入酒店买些酒菜吃。才吃得三两杯酒，只见一个精精致致的后生走了进来，望着宋四公叫道：“公公拜揖！”

宋四公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徒弟赵正。当着别人面前，宋四公不好和他师父徒弟相称，说道：“官人请坐。”师徒二人久别重逢，未免叙些闲话家常。

两人吃了几杯，赵正低声问道：“师父一向可好？”

宋四公说：“二哥，最近有什么生意没有？”

赵正说：“生意是有的，不过都风花雪月地用光了。听说师父到东京去，着实捞了一票。”

宋四公说：“也没什么，不过四五万钱。”又问赵正：“你如今要上哪儿去？”

赵正说：“师父，我想上东京走一遭，顺便玩玩，然后回我老家去。”

宋四公说：“二哥，你去不得。”

赵正说：“为什么我去不得？”

宋四公说：“我说你去不得，有三重原因。第一，你是平江人，对东京不熟，我们这一行的谁认得你？你去要投奔谁？第二，东京全城百八十里，叫做‘卧牛城’，我们是草寇，俗话说：‘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的缉捕人员，侦防严密。”

赵正说：“这三件都不妨事，师父你只管放心，我也不见得随便就失手。”

宋四公说：“你如果一定要去，我也阻你不住。我要来时，摸了禁魂张员外的一包细软，晚上我住客店，把这包东西当作枕头，如果你能将这包东西摸走，你就去东京吧！”

赵正说：“师父，那我就先试试看。”

两人说罢，宋四公算还了酒钱，带着赵正来到一家客店，赵正随着宋四公到房里走了一遭，便自先回。

到了晚上，宋四公心里想着：“赵正这小子手段不错，我做他师父的，如果真的被他把这包细软摸走了，岂不惹人笑话，晚上还得小心些才是。”

把一包细软小心地安放在枕边，才卧上床去，便听得屋梁上吱吱兹兹地叫，宋四公自言自语地道：“作怪，还没起更，老鼠就出来吵闹人。”仰面看去，屋顶上刚好落下些灰尘，宋四公禁不住打了两个喷嚏。一会儿，老鼠不吵了，却

听得两只猫儿妙妙地叫着、咬着，几滴猫尿滴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滴在宋四公嘴里，臊臭无比。宋四公啐了一声，渐渐觉得困倦，就睡着了。

隔天一早醒来，枕边不见了那一包细软，正在那儿无可奈何。只见店小二来说道：“公公，昨晚和公公来的那人来看你。”宋四公出来看时，正是赵正。宋四公忙把他叫进房里，关上房门。

赵正从怀里取出包裹交还师父。宋四公说：“二哥，我且问你一下，昨晚这儿的墙壁门窗都没动，你是从哪里进来拿了这包儿？”

赵正说：“不瞒师父你说，这房里床前的窗子都是纸糊的。首先我爬上屋顶，学老鼠叫，那掉下来的灰尘，其实是我用的药粉，撒在你的鼻里眼里，你便打喷嚏。后来的猫尿，就是我的尿……”

宋四公一听，不禁有气：“你这个畜生，好没道理！”

赵正继续说：“师父着了 my 药粉，不久就睡过去。我摸到窗前，将窗纸剥下，用小锯子将两条窗棂锯下，然后挨身而入，到你床边偷了包儿，溜出窗外，把窗棂再接好，窗纸再糊好，看起来便没一点儿痕迹。”

宋四公输了这一着，心里懊恼，赌着气说：“好，好！你有办法！如果今天晚上你能再把这包东西摸走，算你厉害。”

赵正说：“我便再试试看。师父，我先回去了，明天见。”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宋四公口里不说，肚里估量着：“赵正的手段显然比我厉害，这次如果又让他把这包儿摸走，那就真的不好看了，

不如趁早开溜。”便叫店小二来说道：“店二哥，我等会儿就走，这儿二百钱，麻烦替我买一百钱烤肉，多放点椒盐。再买五十钱蒸饼，剩下五十钱给你买碗酒吃。”

店小二拿了钱，便去市场里买了烤肉和蒸饼。刚要走向客店时，忽然听得茶坊里有人叫着：“店二哥，你上哪儿去？”

店小二抬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和宋四公相识的客人，便对他说：“你那朋友要走了，叫在下替他出来买烤肉和蒸饼。”

赵正说：“他买多少钱的肉？”

店小二说：“一百钱。”

赵正说：“麻烦你一下，这儿是二百钱，你再跑一趟，帮我也买一百钱肉，五十钱蒸饼。剩下的五十钱给你当酒钱。这些烤肉和蒸饼就暂且放这儿。”

店小二道了谢，回转身去，不一会儿，便买了同样一包的肉和蒸饼回来。赵正说：“太麻烦你了。你回去见我那朋友时，说我传的话，要他今天晚上小心些。”

店小二回到店里，将肉和饼交给了宋四公，说：“早上来的那位官人要我传个话，叫你晚上小心些。”

宋四公还了房钱，提了包裹，带了那两样刚买的点心，便走出客店。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八角镇的渡头找渡船。船就在对岸，却不过来。等了好久，肚子饿了，将包裹摆在面前，拿起蒸饼，夹些烤肉，大口地咬了几口，只见天在下，地在上，栽倒在地。这时只见一个衙役打扮的人走过来，将他的包裹提了就走。宋四公眼睁睁地看着东西被他拿走，要叫却叫不出来，要赶又走不动，弄得真的是欲哭无泪。

那个衙役打扮的人拿了包裹，坐着渡船，一下子不见了。

过了好久，宋四公才苏醒过来，想道：“这家伙到底是谁？一定是店小二给我买的肉有问题！”做贼的被偷，阴沟里翻船，可又奈何！只好忍声吞气，坐了渡船到对岸。

走了一会儿，肚里又闷又饥，刚好走到一家酒店，便走了进去，买酒解闷疗饥。

刚喝得三杯两盏闷酒，外面忽然扭扭捏捏地走进一个妇人来。那妇人进到酒店，向宋四公道个万福，拍手便唱起了曲儿。

宋四公仔细一看，这妇人好象有些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想大概是酒店中卖唱的，便叫她过来同坐。那妇人一坐下，宋四公手脚便有些不干净，毛手毛脚的。想不到一动手，发觉不对，这个“妇人”原来不是妇人，宋四公向那人一推：“混帐，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个装做妇人的说：“公公，我不是卖唱的妓女，我是苏州平江府赵正。”

宋四公说：“你这小滑头，我是你师父，你为什么这样来捉弄我！原来刚才那个装做衙役的也是你？”

赵正说：“便是你的徒儿赵正。”

宋四公说：“那你把我的包裹放在哪儿？”

赵正对酒保说：“把我刚才寄在这儿的包裹拿来。”酒保将包裹拿了过来，递给宋四公，宋四公说：“二哥，你怎么拿走我这包裹的？”

赵正说：“今天上午，我在客店附近的一家茶坊闲坐，看店小二拿了一包烤肉，我就叫他也替我买一包，顺手在你那

包肉上放了些蒙汗药。后来我又装做衙役，跟在你后面。你被蒙倒了，我便拿了你的包裹，到这儿来等你。”

宋四公说：“这样说来，你真的是高手，可以上得东京。”当下算还酒钱，两个一同走了出来。

来到一处空旷无人的所在，赵正到溪水里洗了面，换回了男装。宋四公说：“你要上东京去，我替你写封信，介绍你去见一个人，也是我的徒弟。他家住在汴河岸上，卖人肉馒头。姓侯，名兴，排行第二，人家都叫他侯二哥。”

赵正说：“谢谢师父。”

宋四公到前面一家茶坊，借纸笔写了信，交给赵正，然后作别而去。

赵正当晚在一家客店安歇，将宋四公写的信打开来看，上面写着：

“二郎，二娘子：别后安乐否？今有姑苏贼人赵正，要来东京做买卖，我特地叫他来投奔你们。这人对我们同行无情无义，一身的精皮细肉，倒是做馅子的好材料。我曾受他三次无礼，可千万剿除此人，免为我们同行留下后患。”

赵正看完了信，伸着舌头缩不进，一下子呆了。接着想道：“换了别人便怕了，不敢去。我赵正偏要去，看他怎么对付我！”将信如原先的样子封了。

第二天离了客店，由八角镇经板桥，不几天便来到陈留县。再沿着汴河走，到中午前后，就看到岸上有家馒头店，门前一个妇人在那儿叫着：“客官，吃些儿馒头点心再走。”看那招牌上写着：“本行侯家，上等馒头点心。”赵正知道是侯兴家了，便走进去。那妇人上前打了招呼，问道：“客官用点心？”

赵正说：“稍等一下。”故意将背上的包裹取下，翻出里头一包包的金银钗子，也有花头的，也有连二连三的，也有素面的，都是一路上摸来的。

侯兴的老婆看得眼睛出火，心里想道：“这客官大概是卖头钗的，怎么就有这许多钗子？我虽然卖人肉包子，老公又做贼子，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宝贝儿。等一下多放些蒙汗药，这些钗子便都是我的。”

赵正说：“大嫂，拿五个馒头来。”

侯兴的老婆特别为他多加了些佐料，才端了出来。赵正从怀里拿出一包药说：“大嫂，给一杯冷水，我吃药。吃了药才吃馒头。”

赵正吃了药，拿起筷子将馒头一拨，拨开馅子，看了一眼说：“大嫂，我出门时我爹告诉我，不要到汴河岸上买馒头，说那里的馒头都是人肉做的。大嫂你看，这一块有指甲，大概是人的指头；这一块皮上许多短毛，大概就是人的胳膊了。”

侯兴的老婆说：“哪有这种事，客官别开玩笑。”

赵正不慌不忙地将馒头吃了，侯兴的老婆指望看他倒下，可煞作怪，却一点儿事也没有。

赵正说：“大嫂，再来五个。”

侯兴的老婆心想：“刚才大概药量少了，这次得多加一些。”狠狠地又加了许多蒙汗药。赵正从怀中又取出药包，吃了些药。侯兴的老婆说：“客官吃的什么药？”

赵正说：“平江府提刑散的药，名叫‘百病安丸’，专治疑难杂症，妇人家诸般头痛、胎前产后、脾血气痛，吃了更有奇效。”

侯兴的老婆平常正有些儿头痛症，便说：“客官，这么好的药，不知可否让我来点儿试试？”

赵正从怀里摸出另一包药来，递给侯兴的老婆说：“你先吃一包看看。”那婆娘不吃便罢，一吃下去，不觉全身酥麻，头重脚轻，当场匹然倒地，不省人事。

赵正说：“你要对付我，谁知好看的却是你。要是别人一定溜了就走，我偏不走。”

不一会儿，一个男人挑着担子走了进来。赵正心想：“这个人大概就是侯兴了，且看他怎么样！”

侯兴和赵正打了招呼：“客官吃过点心吗？”赵正说：“吃了。”侯兴向里头叫道：“嫂子，会过钱没有？”找来找去，不见老婆的影子。走到灶前一看，只见老婆倒在地下，口流唾沫。侯兴急忙上前扳起她的身子，老婆喃喃地说：“我着了人家的道儿。”

侯兴说：“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不认得江湖上的同道，得罪了人家。是不是着了门前那个客人的道儿？”他的老婆微微地点了点头。

侯兴走到门前，向赵正说：“法兄，山妻有眼无珠，不识法兄，万望恕罪。”

赵正说：“尊兄贵姓？”

侯兴说：“在下侯兴。”

赵正说：“在下姑苏赵正。”说完便将解药拿给侯兴，侯兴拿去给他老婆吃了。

赵正说：“二兄，师父宋四公有信转呈。”

侯兴将信拆开一看，看到最后说定要将此人剿除，心里便有了打算，说：“一向久仰得很，幸得相会，今晚就这儿

歇了吧。”说完，置酒相待，安排赵正在客房里睡。

约二更时分，只听那妇人的声音说：“二哥，好下手了。”

侯兴说：“使不得，等他再睡沉些。”

赵正一一听在肚里，趁他们不注意，溜下床来，蹑手蹑脚地摸到另一个房里，正是侯兴孩子睡觉的地方。这孩子刚十来岁，正发着疟子，害病在床。赵正将那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的床上，用被盖好，然后溜出后门。

过了不久，侯兴拿着一把劈柴大斧头，老婆拿着一盏灯，推开赵正房门，不分青红皂白，几个斧头起落，便将被里的人砍作三段。侯兴不见吭声，心里有点发毛，掀起被来看一看，不禁失声叫道：“苦啊！二嫂，杀的是我们的儿子。”夫妻两个抢天呼地地哭了起来。

冷不防赵正在后门叫道：“你无缘无故地杀了儿子干什么？杀了儿子也是要吃官司的！”

侯兴一听，气往上冲，拿起斧头赶出后面。赵正见他赶来，拔腿就跑，望着前面溪里一跳，游了过去。侯兴毫不含糊，也跳下水追了过来。两人一前一后，一追一跑，从四更前后到五更，一口气赶了十一二里，直到顺天新郑门外。赵正看到路旁一家浴堂，一钻钻了进去。正想歇息一会，拿了手巾洗脸，忽然两腿被人一拉，倒在地上。赵正眼明手快，一翻身，压在那人身上，一看正是侯兴，抡起拳头只顾打。

正打得起兴，一个狱卒打扮的老儿走来说：“你们两个不要打了。”赵正和侯兴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师父宋四公，两个同时翻起身来，拜见了老师。

宋四公和他们两人找了一家茶坊坐下，侯兴便说起昨晚的事，宋四公说：“这些都不必再说了。赵二哥手段既如此

了得，我介绍你去结识一个人。这人姓王名秀，家住大相国寺后院，平常在金梁桥下卖包子，是我们同行，绰号‘病猫儿’。他有一个大金丝罐，是定州窑窑变烧成的，名贵无比，他珍惜如命，就放在他卖包子的架上。你有没有办法去将这罐儿拿来？”

赵正说：“且试试看。”和师父约定中午时分在侯兴处相等，便往金梁桥去了。

来到金梁桥下，果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老头，架子上有一个大金丝罐。赵正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秀了，便走过金梁桥来，到米店里撮几颗红米，又到菜担上摘几片菜叶，一起放在口里嚼碎，然后再走回王秀架子边，撒下六文钱，买两个包子，却故意将一文钱落在地下。王秀俯身去拾那一文钱的当儿，赵正便将嚼碎的米和菜吐在王秀的头巾上，拿着包子走了。

赵正又走到金梁桥上，刚好一个小孩子走过来，便叫那孩子过来说：“小兄弟，我给你五文钱，你去告诉那卖包子的说，他头巾上有一堆虫蚁屎。不要说我要你说的。”

那小孩真的跑过去说：“王公，你看头巾上……”王秀除下头巾一看，也以为是虫蚁屎，便转身走进茶坊里去揩抹。再走出来时，早不见了架子上的金丝罐。

那金丝罐当然是赵正趁他转身进茶坊时摸走的。赵正袖子里藏了金丝罐，飞快地便往侯兴家来。宋四公和侯兴看了，各吃一惊，不知他是怎么弄到的。赵正说：“我不能要他的，送还给他老婆算了。”拿了金丝罐，又走到大相国寺后院王秀的家来。赵正对王秀的老婆说：“公公叫我回来向婆婆拿一套新布衫、汗衫、裤子和鞋袜。他怕婆婆认不得我，

叫我拿这金丝罐作个指认。”婆子不知是计，便收了金丝罐，拿出衣衫交付给赵正。

赵正拿了这些衣衫，再回到侯兴家，对宋四公和侯兴说：“师父，我拿金丝罐到他家去换了这许多衣服，等会儿我们三个一齐拿去送还他，开他个玩笑。”

赵正将新衣服换上，三个人来到金梁桥下，王秀仍然在那儿卖包子。宋四公上前叫道：“王公，久违了。”王秀与宋四公、侯兴是旧识，却不认得赵正，便问宋四公：“这位客官是谁？”宋四公刚要说，赵正赶忙将他拉在一旁，在他耳边后说：“不要说出我的姓名，只说我是你的亲戚，我另有打算。”

王秀又问了一遍，宋四公说：“他是我的亲戚，我带他来京师玩玩。”

王秀说：“大家难得相聚，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将包子架儿寄在茶坊，带他们到新郑门外一家僻静的酒店坐了。三杯两盏下肚，王秀说：“今天早上真是晦气，才出来卖不到几个包子，头巾不知被什么虫蚁屙了一堆屎。刚到茶坊去揩了头巾，出来就不见了金丝罐，搞得我一天地不快活。”

宋四公说：“那人好大胆，竟然卖弄到你跟前来了。你也不必太气闷，明天大伙儿有空时，一齐帮你找去。这东西又不是有三件二件，好歹总会有个下落，不会丢的。”

赵正听了他们的话，只是暗暗地笑。

四个人喝到天晚，差不多快醉了，才各自回家。

王秀一回到家里，老婆便问：“你今天早上叫人拿金丝罐回来，说要带几件新衣服，是干什么了？”

王秀说：“没有哇！”

老婆说：“怎么没有！金丝罐在这儿，你自己看看。我把你的那几件新衣服都叫他拿去了。”

这没头没脑的事儿，搞得王秀真是有点糊涂了。猛然想起今天宋四公亲戚身上穿的衣裳，好象就是自己的。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宋四公说他是刚到京师来玩玩的。想来想去，心里好生委决不下，免不了又是一阵气闷。

这时，忽然有一个人从床底下钻了出来，手中带着一包东西。王秀藉着微弱的灯光一看，原来是宋四公的那个亲戚，这时却又换了别样的衣服。王秀说：“你干什么？”

赵正说：“宋四公叫我还你这包东西。”

王秀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的衣裳，便问：“你是什么人？”

赵正说：“小弟姑苏平江府赵正。”

王秀说：“久仰大名，怎不早说呢！”两个重新又聊了一番，当天晚上赵正就在王秀家睡了。

第二天，王秀对赵正说：“京都你刚来不久，白虎桥下那座大宅院你没去过吧？那是吴越王钱俶的王府，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倒是可以发财的地方。”

赵正说：“今晚我们就去试试。”

到了三更时候，二人来到王府的后门，王秀在外把风，赵正打个地洞，钻进库房里偷了三万贯钱，外加一条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

天亮时，王府的人发觉被偷了财物，立刻告到滕大尹那儿，大尹一听，大怒道：“京师首善之区，怎容贼人这等猖狂！”马上派缉捕观察马翰，限三日之内捉到贼人。

马翰吩咐众捕快先回家，准备明天一早行动。来到大相

国寺前，忽然一个穿紫衫的人走上前来：“观察，吃碗茶吧！”马翰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事，和他进了一家茶坊。卖茶的沏了茶来，那人从怀中拿出一包松子、胡桃仁，倒在两碗茶里。马翰问道：“请问贵姓？”

那人说：“姓赵名正。昨晚钱府做贼的便是在下。”马翰听了，心头一凛，猛喝了几口，正想动手抓他，突然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倒了。赵正叫了一声：“观察大概醉了。”过来将他扶住，顺手拿出一把剪子，将他的袖子剪下，藏在自己怀里。算还了茶钱，对倒茶的说：“我去叫人来扶观察。”说着径自走了。

大约一顿饭功夫，马翰才苏醒过来，懊恼不已，回家蒙头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随滕大尹上朝，大尹骑着马，刚走到宣德门前，忽然一个人头戴弯角帽，身穿皂衫，拦在马前，高声叫道：“钱王有信札上呈。”滕大尹接了，那人两手一拱，头也不回地走了。

滕大尹在马上拆开信札一看，上面写着：“姑苏贼人赵正拜禀大尹：所有钱府失物，系是正偷了。若是大尹要找赵正，远则十万八千，近则只在目前。”

大尹看了，气得不得了，上朝回衙之后，即时升堂。唤过马翰，问他捉贼消息。马翰说：“小的因不认得贼人赵正，昨天当面错过。这贼的手段极高，小的已访得他是郑州宋四公的徒弟，如能捉到宋四公，便可以找到赵正。”

大尹这才猛然想起，宋四公正是偷盗张富库房的贼人，案子仍然悬搁，便叫负责缉捕宋四公的王遵配合马翰，两人协同侦缉宋四公和赵正。

王遵上前禀道：“这两个贼人狡猾异常，踪迹难定，求

相公限期放宽，再出赏钱，命人四处张贴，有贪着赏金的就会来出首，这件公事才好办。”

大尹听了，当下立了一个月为缉获限期，并写下榜文，如有知道贼踪来报的，赏钱一千贯。

马翰和王遵领了榜文，便来钱王府中，求钱王添加赏钱，钱王加了一千贯。又来禁魂张员外家中，要他也出赏钱。张员外是个小气鬼，丢了五万贯正痛心得要死，哪里肯再出赏钱。马翰说：“员外你不要因小失大，如果能捉到贼人，你便能追回那一大笔赃款。大尹都替你出了赏钱，钱王也出了一千贯，你如果不肯出，大尹知道了，恐怕不大好看。”张员外不得已，只好勉强出了五百贯。马翰将赏格拿到府前张挂，然后与王遵各带了捕快，分头去查。

不久，看榜的便人山人海，宋四公杂在人群中看了榜，便去找赵正商量。赵正说：“马翰、王遵和我们无怨无仇，官府出一千贯也罢了，他们一定要添加赏钱；而这张员外小气得也太不像话了，别的都出一千贯，他却只拿五百贯，把我们看得也太不值钱了，总得想个法子让他们好看一下。”

两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条计策，齐声道：“妙哉！”赵正便将他从钱王府中偷来的那条盘龙羊脂白玉带拿给宋四公，四公将禁魂张员外家偷的珠宝捡了几件贵重的，递给赵正，两人分别各去干事。

宋四公才转身，便遇着前几天在张员外家门前乞钱的那汉子，一把拉住，将他带到侯兴家中。宋四公说：“我今天有件事要你帮忙。”那汉子说：“恩人有何差遣？绝不敢违！”

宋四公说：“要让你赚一千贯钱养家活口。”

那汉子吃了一惊，叫道：“罪过！小的没福消受。”

宋四公说：“你只照我的话去做，包你有好处。”说着，拿出那条白玉带，叫侯兴扮作内官模样：“把这条带拿去禁魂张员外的当铺去当钱。这带是无价之宝，你只要当三百贯，并对他说三天之内便来赎回，如果到时没来赎回，利钱再加二百贯，带子就算卖断的。告诉他暂时将带放在铺子里，慢点收归库房。”侯兴依计去了。

张员外也是财迷心窍，见了这条带子大有赚头，不问来由，便当给了侯兴三百贯钱。

侯兴拿了钱回覆宋四公，宋四公便叫那汉子到钱王门上去揭榜出首。钱王听说有人揭榜，高兴非常，便叫那揭榜的人来问，那汉子说：“小的到张员外的当铺去当东西，刚好碰上铺里的主管拿一条白玉带要卖给北路来的客人，在那儿讨价还价。有人说那条玉带正是大王府上失窃的宝物，小的便来揭榜出首。”

钱王一听，立刻派了百十名军校，叫那汉子带路，飞也似地跑到张员外家，不由分说，到当铺中一搜，搜出了那条盘龙白玉带。

张员外走出来分辩时，那些众军校哪里管他三七二十一，索子一扣，连铺中两个主管，一齐捉了，拿到钱王府。

钱王见了玉带，果然是自家失窃的宝物，当场赏了那出首的汉子一千贯钱。然后命人将玉带和张员外并两个主管送往开封府审问。

滕大尹因为自己的手下捉不到贼人，倒是给钱王抓住了，心里又愧又恼，看了人犯，更加有气，大骂道：“张富，前几天你到本府告状，说失了许多金银珠宝。我想你一个平

常百姓家，哪有这许多钱财？原来你是做贼窝赃！你说，白玉带是谁偷的？”

张员外说：“小的财物是祖上传下来的，绝无做贼窝赃之事。这条白玉带是昨天下午一个内官拿来，当了三百贯钱的。”

大尹说：“岂有此理！这白玉带是钱王府里失窃的宝物，赏格的榜文写得清清楚楚，你怎么不知道？而且这宝物价值连城，怎么就只当了三百贯钱？如今那内官何在？明明是一派胡言！”喝叫狱卒，将张员外和两个主管用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张员外受苦不过，情愿以三日为限，去寻那当玉带的人。如果三日追寻不着，甘心认罪。滕大尹看张员外的样子，实在不大像贼人，心上也有些疑惑，便差狱卒押着张员外出，给他三天期限，去寻那当玉带的人。两个主管押在牢里。

张员外眼泪汪汪地出了府门，为了讨好狱卒，不得已，暂时改变了小气的习性，邀二个狱卒到一家酒店吃酒。刚拿起酒杯，外面忽然踱个老儿进来，问道：“哪一个张员外？”张员外低着头，不敢答应。

狱卒便问：“阁下是谁？找张员外有什么事？”

那老儿说：“老汉有好消息要告诉他，特地到他当铺去，铺里的人说他官事在身，因此老汉寻到了这里。”

张员外听说是好消息，便站起来说：“在下便是张富，不知有什么好消息？请坐下讲。”

那老儿挨着张员外身旁坐下，问道：“员外库房中失窃的东西，不知有没有了下落？”

张员外说：“连个影子也没有！”

那老儿说：“老汉倒得了点风声，所以特地跑来告诉员外。”

张员外说：“消息确实吗？是谁偷的？在什么地方？”

那老儿将声音压得低低的，附在张员外耳边说了几句。张员外道：“恐怕没这种事！”

老儿说：“员外如果不信，老汉情愿到府中出首，如果找不出真赃，老汉甘心认罪。”

张员外大喜道：“既然如此，且请吃几杯酒，等大尹晚堂我们一齐去禀告。”四个人就在酒店直喝到大尹升堂。张员外去买了纸，请老儿写了状子，一齐进府出首。

滕大尹看了状子，原来说的是马翰、王遵做贼，偷了张富家的财物，心中想道：“他们两个是多年的捕头，怎么会有这种事？”便问那老儿：“你莫非挟仇陷害？有什么证据？”

老儿道：“小的是在郑州做买卖的。前几天看到两个人拿了许多珠宝在那儿兑换，他们说家里还有，如果要换时再拿来。小的认得他们是本府的缉捕，怎么会有这许多宝物，心下起疑。后来看到张员外的失单，所列的宝物和他们拿去兑换的正一模一样，因此才来出首。”

滕大尹似信不信，无可奈何，只好派李捕头李顺，带了几个捕快，和那老儿、张员外一齐去追查。

这时候马翰、王遵都在各县侦缉两宗盗案，不在家中。李顺带着众人先到王遵家，王遵的老婆正抱着三岁的孩儿，在窗前吃枣糕，看到众人纷纷嚷嚷地跑来，吃了一惊，不知什么缘故。恐怕吓坏了孩子，便抱着孩子进房。众人随着她的脚步跟了进来，将她围在核心，问道：“张员外家的赃物，

藏在哪里？”王遵的老婆光着两只眼，不知哪里说起，孩子却哇哇地哭了。

众人见王遵的老婆不言不语，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齐掀箱倒柜，搜寻了一回。虽然有几件银钗饰物和衣服，却没有赃证。

李顺正想埋怨那出首的老儿，只见那老儿低着头，向床下钻去，在里边靠墙的床脚下解下一个包儿，笑嘻嘻地捧了出来。众人打开看时，却是闪闪发亮的金银珠宝。张员外认得是自己失窃的东西，睹物伤情，不禁放声大哭。

王遵的老婆实在不知这包东西哪里来的，顿时慌作一团，开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抬不起。

众人不由分说，拿一条索子，往她颈上一扣。她哭哭啼啼，泪眼汪汪，可又有什么办法？只得将孩子寄在邻家，随着众人走路。

众人再到马翰家，混乱了一场，照样是那出首的老儿指指点点，从屋檐的瓦椽内搜出珠宝一包，张员外也都认得是自家的东西。马翰的老婆也被众人扣了走路。

众人带了两家的老婆和赃物来见大尹，大尹大惊道：“常听得说捉贼的就做贼，想不到王遵、马翰真的做下这种事。”喝教将两家妻小暂时监押，立下时限缉拿正贼，所获赃物暂时寄库，出首的人且在外听候，等审结明白，照额领赏。

张员外磕头禀道：“小人是有碗饭吃的人家，钱王府中玉带的事，小人确实不知。小人家中被盗的赃物既已取出，小人情愿认了晦气，就将这些赃物用来赔偿钱府。望相公方便，释放小人和两个主管，万代阴德。”

大尹情知张员外冤枉，准他召保在外。出首的那老儿跟

了张员外到家，要了五百贯赏钱，然后离去。

那老儿其实就是王秀，宋四公叫他将赃物暗中预先埋藏在两家的床脚和屋檐，然后再去出首，陷害王遵、马翰，官府哪里知道？

再说王遵、马翰两人在外听得妻小吃了官司，急忙忙赶回来见滕大尹。大尹不由分说，用起刑法，打得肉绽血流，要他们两个招认。两个明是冤枉，又从哪里招起！大尹叫监中放出两家的老婆来，各各面面相觑，不知祸从何来？大尹也委决不下，只好都发下监候，改天再审。

因为王遵、马翰不肯认罪，案子无法了结，为了应付钱王，第二天，大尹只好又拘张员外到官，要他暂时先拿出钱来，赔了钱王府中的失物，他自己失窃的赃物，等问明了案子再行退还。

张员外被逼不过，只好认了。回到家中一想，又气又恼，自己失窃财物，无法要回，平白无辜地反吃了官司，如今又要拿出家财去赔人家，不知招了什么罪孽，落此下场。哀哀泣泣，想不开，竟跑到库房中上吊死了。

可惜一个有名的禁魂张员外，只为了“贪吝”两字，招惹祸端，最后连性命都丧了。

王遵、马翰受冤不白，后来都死在狱中，真的可怜。

宋四公、赵正等一班盗贼，却仍然逍遥法外，公然在东京做坏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等到包龙图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才无处藏身，人人惧怕，远遁他方，地方才得安宁。有诗为证，诗云：

只因贪吝惹非殃，引到东京盗贼狂。
亏杀龙图包大尹，始知官好民自安。

结语

本篇选自《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原题《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其实本篇的主角人物并不是宋四公，主题也不在于宋四公如何大闹禁魂张，而在于宋四公和赵正、侯兴三个贼人如何捉弄官差的事，主角人物应当是赵正。

根据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一章《也说赵正激恼京师》的记载，我们知道，赵正的故事在宋朝已经是说话人之间一个非常流行的题材。后来的录鬼簿又提到“陆显之，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陆显之是元代初年的人，他所编的好儿赵正这个话本，说的大概就是那个“激恼京师”的赵正的故事。现在收在古今小说里的这篇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很可能就是从陆显之所作的那篇话本改编过来的，因为在这篇里说的正是“好小子”赵正如何“激恼”“扰乱”京师的趣事。

这一篇应当也是属于公案一类的小说，但是它和一般公案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公案小说写的多半是公差如何破案，是从公差这一方面当着眼点来写的。而这一篇说的却是贼人如何戏弄公差，是以贼人为主体来写的。在我国历来的小说中，这是相当少见，相当特别的一篇作品。读者们读了这一篇，相信对于话本小说取材的多样性，会有着更进一步的了解。

五、快嘴李翠莲

出口成章不可轻，开言作对动人情；
虽无子路才能智，单取人前一笑声。

看官，你道这四句诗所说何事？原来我中华文物之邦，自古所重的是文人，讲究的是文章。大凡过得去的人家，父母长辈最巴望的，无非是家中能出个“读书”子弟。长大来，即使不能混入官途，最不济也还是个“文人”。只要和“文人”两字沾上边，不管你多少穷酸，在社会上总还是有人另眼相看，敬你三分的。

“文人”中最令人羡慕的，便是那具有特殊才华的“才

子”。而要博得这个“才子”之名，却也不简单。最重要的是他得须有“下笔千言”“出口成章”的本事，也就是说，他须要有快捷的文才。

这“下笔千言”“出口成章”的本事，因为不是人人都有，所以便成了人人艳羡企求的目标，也成了恭维“文人”的绝妙用语。只要是个“文人”，不管真的有才无才，没有一个不喜欢听这两句恭维话的。

话虽这么说，历史上倒也真的出了不少才子，种种“下笔千言”“出口成章”的文坛佳话，至今流传不绝。

“下笔千言”的故事，说起来未免有点文绉绉，那种故事，只好由文章家来写，我们且不谈它。今天在下要说的，倒是个真的一“出口”便“成章”的故事。说出来有趣得很，保证看官们闻所未闻，听所未听。

故事中的这位主儿，不是饱读诗书的老儒，也不是风流潇洒的文士，却是个女孩儿家。

话说开封有个员外，姓李名吉，祖上历代经商，算得上是个小小财主。膝下有一男一女。那男的早已娶了媳妇，就在家中照顾生意。女的小字翠莲，从小生得伶俐可爱，一家连妈妈共是五口，其乐融融。

眼看翠莲日渐长大，越发出落得像个美人儿。这时已是十六岁了，不但姿容出众，兼且读书识字，女红针线，无所不通，父母甚是疼爱。

话虽这么说，却也有一件事儿，常惹得她父母操心。这件事儿，你要说它是美中不足也可以，你若要说它是美上加美，却也没人说你不是，但看你怎么想了。这就是翠莲的一张嘴。

看官们或许会说，翠莲既然是个美人儿，一张嘴又怎么了？各位别急，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翠莲的一张嘴且是生得美，没什么毛病。就是从小伶牙俐齿，也只惹人怜爱，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只在她越长越大，口齿也越发伶俐，伶俐得太快了些。只要人一和她说话，她便开口成篇，出言如流水。你问一，她答十；你问十，她道百。有诗为证：

问一答十古来难，问十答百岂非凡。

能言快语真奇异，莫作寻常当等闲。

她父母操心的，就是这件事儿。

却说本地另有个员外，姓张名俊，家中也颇有金银。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张虎，二儿子叫张狼。张虎已有妻室，张狼仍未结婚，小弟小妹则都才十岁出头。

张员外见张狼已经长大成人，便央王媒婆作媒，要选一个门当户对人家的女儿为媳。王媒婆知道李员外家的女儿尚未许人，并且两家财力相当，即来李家说合。李员外和李妈妈早听说张员外家道殷实丰厚，当下答应了这头亲事。

两家选下吉日良辰，不久便要成亲。

眼见婚期日渐接近，再过两天翠莲便要过门去了。李员外不免有些担心，对李妈妈说：“女儿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太快，让我们放心不下。他们家大业大，家里人多口杂，公公又和别人不一样，不是好惹的；婆婆听说也啰嗦得很。翠莲这一过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李妈妈说：“嫁到人家去，终不比在家的时节，我们只

要好好叮咛她一番，谅不会出什么差错。”

两老正这么说着，翠莲刚好走了过来。一看双亲愁容满面，眉眼不展，就说：

“爷是天，娘是地，今朝与儿成婚配。

男成双，女成对，大家欢喜要吉利。

人人说道好女婿：有财有宝又豪贵，

又聪明，又伶俐，双陆象棋通六艺；

吟得诗，做得对，经商买卖诸般会。

这门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儿滴滴地？”

员外和妈妈听了，不禁有气，员外说：“就因为你口快如刀，怕你到了人家多言多语，失了礼节，惹得公婆不欢喜，被人耻笑，在此闷闷不乐。叫你出来，是要吩咐你以后少开口，你却反而说了一大篇。这不是气苦了我吗！”

翠莲说：

“爷开怀，娘放意，哥欢心，嫂莫虑。

女儿不是夸伶俐，从小生得有志气。

纺得纱，绩得苎，能裁能补能绣刺。

做得粗，整得细，三茶六饭一时备。

推得磨，捣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

烧卖扁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

到晚来，能仔细，大门关了小门闭；

刷净锅儿掩厨柜，前后收拾自用意。

铺了床，伸开被，点上灯，请婆睡，

叫声安置进房内。

如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欢喜？

爹娘且请放宽心，舍此之外直个屁！”

翠莲说罢，员外大怒，起身便要去打。妈妈好不容易劝住了，对翠莲说：“孩儿，爹娘就是为了你这口快操心，以后就少说些吧。古人说：‘多言众所忌。’到了人家去，比不得在自己家中，言语可要谨慎小心，千万记着！”

翠莲说：“孩儿晓得，以后把嘴巴闭上就是了。”

妈妈说：“隔壁张阿公是老邻居，从小看你长大的，你就过去向他作别一声吧！”员外也说：“这是应当的。”

翠莲听妈妈的话，走到隔壁。一踏进门槛，便高声说道：

“张公道，张婆道，两个老的听禀告：

明天上午我上轿，今朝特来说知道。

爹娘年老无倚靠，早晚希望多顾照。

哥嫂倘有失礼处，父母分上休计较。

待我满月回门来，亲自上门来问好。”

张阿公说：“小娘子放心，令尊和我是老兄老弟，互相照顾是理所当然；令堂我也会叫老妻时常过去相伴，你无须挂怀。”

翠莲作别回家，员外和妈妈说：“孩儿，早点收拾了去睡，明天半夜就得起来打点准备。”

翠莲说：

“爹先睡，娘先睡，爹娘不比我班辈。

哥哥嫂嫂来相帮，前后收拾自理会。

后生家熬夜有精神，老人家熬了打瞌睡。”

员外和妈妈听了，差点气坏。员外说：“罢！罢！说来说去你还是改不了。我们先去睡了，你和哥哥嫂嫂好好地收拾、收拾，早睡早起。”

翠莲见爹妈睡了，连忙走到哥嫂房门口高声叫道：

“哥哥嫂嫂休推醉，想来你们太没意。

我是你的亲妹妹，只剩今晚在家里，
亏你两口不惭愧，诸般事儿都不理，
关上房门便要睡。

嫂嫂你好不贤慧，我在家，不多时，
相帮做些道怎地？

巴不得打发我出门，你们两口得零利。”

做哥哥的听了，心里没好气，便说：“你怎么还是这样！
在父母面前，我不好说你，你唠叨个什么，你要睡自己先去
睡，明天早点起床。所有的事情我和你嫂嫂自会收拾整理。”

翠莲听了，不好再说什么，便进房去睡。哥哥嫂嫂将东
西收拾停当，才去休息。

李员外和妈妈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怕翠莲睡过了头，
便叫翠莲起来问道：“孩儿，不知现在什么时候了？是天晴
还是下雨？”

翠莲说：

“爹慢起，娘慢起，不知天晴或下雨？

更不闻，鸡不啼，街坊寂静无人语。

只听得隔壁白嫂起来磨豆腐，对门黄公舂糯米。

若非四更时，便是五更矣。

且待奴家先早起，烧火劈柴打下水，

且把锅儿刷洗起，烧些脸汤洗一洗，梳个头儿光光地。

大家也是早起些，娶亲的若来慌了腿。”

员外、妈妈和哥嫂听她这么一嚷，都起来了。员外气着
骂道：“这时候天都快亮了，妆不梳好，还在那儿调嘴弄
舌！”

翠莲说：

“爹休骂，娘休骂，看我房中巧妆画。

铺两鬓，黑似鸦，调和脂粉把脸搽。

点朱唇，将眉画，一对金环坠耳下。

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金铃身边挂。

今日你们将我嫁，想起爹娘撒不下；

细思乳哺养育恩，泪珠儿滴湿了香罗帕。

猛听得外边人说话，不由我不心中怕。

今朝是个好日子，只管都噜都噜说什么！”

翠莲说罢，妆扮妥当，又来到父母跟前说道：

“爹拜禀，娘拜禀，蒸了馒头兼细粉，

果盒食品件件整。

收拾停当慢慢等，看看打得五更紧。

我家鸡儿叫得准，送亲从头再去请。

姨娘不来不打紧，舅母不来不打紧。

谁知姑母没道理，说的话儿全不准。

昨天许我五更来，今朝鸡鸣不见影。

等下进门没得说，赏他个漏风的巴掌当邀请。”

员外和妈妈气得七窍生烟，要骂也骂不出来了。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妈妈只好捺下脾气，对翠莲说：“你去叫哥哥嫂嫂早点起来，收拾准备，娶亲的就快来了。”

翠莲慌忙走到哥嫂房门前，叫道：

“哥哥嫂嫂你不小，我今在家时候少；

算来也用起个早，如何睡到天大晓？

前后门窗须开了，点些蜡烛香花草。

里外地下扫一扫，娶亲轿子将来了。

误了时辰公婆恼，你两口儿讨分晓。”

哥嫂两个不好顶她，忍声吞气地将各项物品准备妥当。员外看看时候已经不早，娶亲的即将来到，便叫翠莲：“孩儿，趁娶亲的还没来，到家堂及祖宗面前拜一拜，作别一番，保你过门平安。香烛我已点好了。”翠莲听了，走到家堂祖宗神位面前，拿了一柱香，一边拜，一边念：

“家堂一家之主，祖宗满门先贤：

今朝我嫁，未敢自专。

四时八节，不断香烟。

告知神圣，万望垂怜。

男婚女嫁，理之自然。

有吉有庆，夫妇双全。

无灾无难，永保百年。

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五男二女，七子团圆。

二个女婿，达礼通贤；

五房媳妇，孝顺无边。

孙男孙女，代代相传。

金珠无数，米麦成仓。

蚕桑茂盛，牛马捱肩。

鸡鹅鸭鸟，满荡鱼鲜。

丈夫惧怕，公婆爱怜。

妯娌和气，伯叔忻然。

奴仆敬重，小姑有缘。

不上三年之内，死得一家干净，

家财都是我掌管，那时翠莲快活几年。”

翠莲刚刚拜完祖宗，便听到门前鼓乐喧天；笙歌悠扬，原来是娶亲的车马，已来到庭前。只听张家来的那赞礼司仪先生念着诗道：

“高卷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
花红喜钱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照例那先生念完了诗，女家便得赏赐喜钱。李员外叫妈妈拿钱出来，赏赐赞礼先生、媒婆和轿夫等人。妈妈拿了钱出来，翠莲一把就接了过去，说道：

“等我分！”

爹不惯，娘不惯，哥哥嫂嫂也不惯。众人都来面前站，合多合少等我散。

抬轿的合五贯，先生媒人两贯半。

收好些，休嚷乱，掉了时休埋怨！

这里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
到家哄你呆老汉。”

那赞礼先生和轿夫们听了，无不吃惊，说：“我们见千见万，从没见过这么口快的新娘。”大家张口结舌，忍着肚子气，好不容易将翠莲拥上了轿。

一路上，媒婆因怕翠莲口快，多生是非，便吩咐翠莲：“小娘子到了公婆家门你千万不要开口。”一路上没什么事。不多久，便到了张家前门，歇下轿子。赞礼先生又念起诗来：

“鼓乐喧天响汴州，今朝织女配牵牛。

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

等诗念完，媒人婆便拿着一碗饭，来到轿前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这本来是古来嫁娶的一种习俗，谁知翠莲在轿中听了，却大怒道：

“老泼狗，老泼狗，教我闭口又开口。

正是媒人之口胡乱诌，怎当你没的翻做有。

你又不曾吃早酒，嚼嘴嚼舌胡张口。

方才跟着轿子走，吩咐叫我休开口。

刚刚停轿到门首，如何又叫我开口？

莫怪我今骂得丑，真是白面老母狗！”

赞礼先生听了，过意不去，便来相劝：“新娘子不要生气，好歹她是你的媒人，你就留个分寸，不要让她为难。从来没有新人这样当面给媒人难堪的。”

翠莲不听便罢，听了赞礼先生的话，一肚子牢骚又来了：

“先生你是读书人，如何这等不聪明？

当言不言谓之讷，信这贼婆弄死人？

说我夫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

杀牛宰马当茶饭，苏木檀香做大门，

绫罗绸缎无算数，猪羊牛马赶成群。

当门与我冷饭吃，这等富贵不如贫。

谁知她竟如此村，冷饭拿来要我吞。

若不看我公婆面，打得你眼里鬼火生。”

媒人婆听了翠莲一大堆啰嗦话，气得酒也不吃，话也不说，一道烟溜进里面去了。也不来管她下轿，也不来管她拜堂。

还是张家众亲眷们看不过去，扶翠莲下了轿。大伙儿搀的搀，牵的牵，将翠莲拥到了堂前，面向西边站着。那赞礼先生说：“请亲人转身向东，今天的福禄喜神在东。”

翠莲一听，不耐烦起来，便说：

“才向西来又向东，休将新妇来牵笼。

转来转去无定相，恼得心头火气冲。

不知哪个是妈妈？不知哪个是公公？

诸亲九眷闹丛丛，姑娘小叔乱哄哄。

红纸牌儿在当中，点着几对满堂红。

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点了随身灯？”

张员外和张妈妈听她口无遮拦，一上堂便说了不吉祥的话头，不禁大怒。员外说：“当初只道是娶个良善人家的女孩，谁知却是这等一个没规矩、没家法、长舌快嘴的顽皮村妇！”众亲眷们更是面面相觑，个个吃惊。

那赞礼的先生眼看事情就要僵住，婚礼难以进行下去，便说：“人家孩儿在家中惯了，今天初来，免不了有些不习惯。脾气也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还须等候时日，慢慢地开导。且请拜香案，拜诸亲。”说完，安排新人与合家大小相见过了，又念诗赋，请新人入房，坐床撒帐：

“新人挪步过高堂，神女仙郎入洞房。

花红喜钱多多赏，五方撒帐盛阴阳。”

诗一念完，新郎在前，新娘子在后，双双便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先生捧着五谷，也随后进入新房。拿起五谷，边念边撒：

“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
是春风。

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嫦娥面，输却仙郎
捉带枝。

撒帐南，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双双绣带
佩宜男。

撒帐北，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金童玉女
常相乐。

撒帐上，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行见螭
珠来人掌。

撒帐中，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红云簇拥
下巫峰。

撒帐下，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来岁生
男定声价。

撒帐前，沉沉非雾亦非烟。香里金兽相隐映，文箫今遇
彩鸾仙^⑥。

撒帐后，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
狮子吼。”^⑦

翠莲见那赞礼的先生将五谷撒得床上、帐上、满地都是，又哩哩嗦嗦地念了一大串，已经不耐烦，听他念到“莫作河东狮子吼”，再也忍不住，跳起身来，摸了一条擗面杖，望先生身上便打。一边打，一边吼着，骂着：“放你的臭屁！你家老婆才是河东狮子。”一顿打，将先生直赶出房门外去，气犹未息，又骂道：

“撒甚帐！撒甚帐！东边撒了西边样。

豆儿米麦满床上，仔细思量像甚样！

公婆性儿若莽撞，只道新妇不像样！

丈夫若是假乖张，又道娘子垃圾相。

你可急急走出门，饶你几下擗面杖。”

赞礼先生被打，又不好在这节骨眼上声张开来，只得忍声吞气，没好气地走了出去。新郎官张狼实在看不过去，便发了一下威，嚷道：“撒账的事，是古来的习俗，你胡闹些什么！千不幸，万不幸，娶了你这个村姑儿！

翠莲见丈夫发了脾气，毫不含糊，马上用话顶了过来：

“丈夫丈夫你休气；听奴说得是不是！

多想那人没好气；故将豆麦撒满地。

你不叫人扫出去，反说奴家不贤慧。

若还恼了我心儿，连你一顿赶出去。

闭了门，独自睡，早睡晚起随心意。

阿弥陀佛念几声，耳畔清宁倒伶俐。”

张狼给翠莲这么一说，一下子回不过嘴来，无可奈何，憋着闷气，只好到外面劝酒去了。

过了不久，筵席散了，客人也走了。翠莲坐在房中，忽然想道：“等会儿丈夫进来，一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我倒要提防预备一下。”便起身除了首饰，脱了衣服，上床去，将一条棉被裹得紧紧的，浑身像个包了茧的蚕儿。

张狼送走了客人，进得房来，脱下衣服正要上床，忽听得翠莲喝一声，琅琅咣咣地道：

“你这家伙可真差，真的像个野庄家。

你是男儿我是女，尔自尔来咱自咱。

你说我是你妻子，又说我是你浑家。

哪个媒人哪个主？行甚么财礼下甚么茶？

多少猪羊鸡鹅酒？甚么花红到我家？
黄昏半夜三更鼓，来我床前做甚么？
及早出去连忙走，休要恼了我们家。
若是恼咱性儿起，揪住耳朵采头发，
扯破了衣裳抓碎了脸，漏风的巴掌顺脸括，
扯碎了网巾你休要怪，擒了你乱发怨不得咱。
这里不是烟花巷，又不是娼姐儿家，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顿拳头打得你满地爬。”

张狼本来就是没主见又胆小的大男孩，听自己的新娘子说了这么一大篇歪道理，一大堆凶巴巴的话，登时愣住了，一步也不敢走向床去。想要走出房去，新婚之夜，又没这个道理；想要爬上床去，或发作一番，又没那个大胆量大脾气。呆了好一会儿，没办法，只好一声不吭的，远远地坐到房里的角落去。

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了半夜，翠莲过意不去，想道：“我既然嫁给了他，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如果不和他同睡，给公婆知道了，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想着，便翻过身来对张狼说：

“笨家伙，别装醉，过来与你一床睡。
近前来，吩咐你，轻手轻脚莫弄嘴。
除网巾，摘帽子，鞋袜布衫收拾起。
关了门，下幔子，添些油在灯碗里。
上床来，悄悄地，同效鸳鸯偕连理。
休作声，慎言语，雨散云消脚后睡。
束着脚，拳着腿，合着眼儿闭着嘴。
若还碰着我些儿，那时你就是个死。”

张狼果然听话，乖乖地上床，一夜不敢出声。

夫妻两人因为睡得晚了，直睡到天光大亮，还没起床。婆婆等新人起床，等得不耐烦了，便在门外叫：“张狼，你也该叫你的新娘子早些起床，早些梳妆，到外面收拾收拾。”张狼还没作声，翠莲便说了：

“不要慌，不要忙，等我换了旧衣裳。

菜自菜，姜自姜，各样果子各样妆。

肉自肉，羊自羊，莫把鲜鱼搅白肠。

酒自酒，汤自汤，腌鸡不要混腊獐。

现在天色且是凉，便放五日也不妨。

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

假如亲戚吃不了，留给公婆慢慢尝。”

做婆婆的听了，一时傻住了。想要当场骂她几句，又怕新婚期间，让人家知道了，闹笑话，只好忍着。

一直等到第三天，亲家母来送三朝礼，两位亲家一见面，婆婆便将翠莲的事从头诉说了一遍。说她怎么打先生，骂媒人，欺丈夫，毁公婆。翠莲的妈听了，满面羞惭，无话可说，走到翠莲房中，对翠莲说：“你在家里的時候，我怎么吩咐你的！我叫你嫁了过来，不要多言多语，你竟一句也听不进去！今天才是三朝，便惹了这许多是非，以后怎么得了！刚才你婆婆在我面前说了你许多不是，使我无地自容，无话可说。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爹妈想想，再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做人的！”

翠莲听了，不慌不忙地答道：

“母亲你且休吵闹，听我一一细禀告。

不是女儿不受教，有些话你不知道。

三日媳妇要上灶，说起之时被人笑。
 两碗稀粥把盐醢，吃饭无茶将水泡。
 今日亲家初走到，就把话儿来诉告。
 不问青红与白皂，冲着媳妇厮胡闹。
 婆婆性儿太急躁，说的话儿不大妙。
 我的心性也不弱，不要着了圈套。
 寻条绳儿只一吊，这条性命问她要。”

妈妈听了，要骂也不行，要打也不行，气得茶也不吃，酒也不尝，别了亲家，迳自上轿回家去了。

张狼的哥哥张虎听说翠莲连她自己的妈妈都给气跑了，再也忍不住，便发了脾气：“成甚么体统！当初只说娶的是个良善女子，准知竟是这么一个快嘴快舌的泼辣货，整天的四言八句，调嘴弄舌。实在太不像话了。”

翠莲听到了，便说：

“大伯说话不知礼，我又不曾惹着你。

顶天立地男子汉，骂人太过不客气。”

张虎不和她斗嘴，迳对张狼说：“俗话说：‘教妇初来’，你娶了这么一个媳妇，现在不好好的调教，恐怕以后就骑到大家的头上来了。虽然说不必动手动脚地打，却也得好好地教训一番。再不然，只好去告诉那老乞丐，你的丈母娘，叫她领回去。”

张狼听了大哥的话，正不知从何说起，翠莲早就冲口而出：

“大伯三个鼻子管⑧，不曾捻着你的碗。

媳妇虽是话儿多，自有丈夫与婆婆。

亲家不曾惹着你，如何骂他老乞丐？

等我满月回门去，到家告诉我哥哥。我哥性儿烈如火，那时叫你认得我。

巴掌拳头一齐上，看你旱地乌龟哪里躲！”

张虎听了大怒，可又不能随便奈何人家新娘子，弟媳妇。满肚子怨气无处发，就去扯住张狼要打。他的妻子慌忙从房里跑出来，将他拉开，说：“别人的妻小别人自己会管，何必你来啰嗦。俗话说：‘好鞋不踏臭粪。’你就少管点闲事吧。”

这一来，更激起了翠莲的性子，冲着大嫂就嚷：

“阿姆休得要惹祸，这样为人做不过。

仅自阿伯和我嚷，你又走来多啰嗦。

自古妻贤夫祸少，做出事来大又多。

快快来了里面去，没风所在坐一坐。

阿姆我又不惹你，如何将我比臭齏？

左右百岁也要死，和你两个做一做！

我若有些长和短，阎罗殿前不放过！”

张狼的妹子听了，觉得太不像话，便跑到母亲房中说道：

“妈妈，二嫂闹得也太过分了，你做婆婆的，怎么不管！尽着她撒泼放刁，像个甚么样子！人家不笑话才怪！”

翠莲听到了这些话，好象抓到了甚么把柄，又长篇大论起来：

“小姑你好不贤良，如何跑去唆调娘！

若是婆婆打杀我，活捉你去见阎王！

我爹平素性儿强，不和你们善商量。

和尚道士一百个，七日七夜做道场。

沙板棺材福杉底，公婆与我烧钱纸。

小姑阿姆穿孝服，阿伯替我做孝子。

诸亲九眷抬灵车，出了殡儿从新起。

大小衙门齐告状，拿着银子无处使。

任你家财万万贯，弄得你钱也无来人也死！”

婆婆听了，再也忍不住，走出来对翠莲说：“幸亏你是才过门三天的媳妇，如果让你做了二三年媳妇，我看一家大小都不要开口了！”翠莲说：

“婆婆不要没定性，做大不尊小不敬。

小姑不要太侥幸，母亲面前少言论。

轻事重报胡乱说，老蠢听了便就信。

言三语四把我伤，说的话儿不中听。

我若有些长和短，不怕婆婆不偿命！”

婆婆听了，气她不过，又拿她没办法，便走到房中对老伴儿说：“你看你那新媳妇，口快如刀，一家大小，一个个都伤过。你是她公公，总该有个做公公的威严！便叫了起来，说她几句，怕甚么！”

张员外说：“我是她公公，怎么好说她？也罢，让我叫她烧茶来吃，看她怎么说。”

婆婆说：“她对你一定不敢调嘴。”

张员外便说：“叫张狼娘子烧茶来吃。”

翠莲听了公公叫她烧茶，慌忙走到厨房，刷洗锅儿，烧滚了茶。又到房中，打点了各样果子，泡了一盘茶，托到堂前摆下椅子，走到公婆面前说：“请公公、婆婆堂前吃茶。”又到阿姆房前叫道：“请阿伯、阿姆堂前吃茶。”

张员外看见新媳妇甚是勤快，便说：“你们都说新媳妇口快，现在我叫她，却怎么又不敢说甚么？”

婆婆说：“既然这样，以后就由你使唤她好了。”

过一会儿，一家大小都到堂前，分大小坐下，翠莲捧着一盘茶，先走到公公面前，请公公吃茶。口中又唠叨了起来：

“公吃茶，婆吃茶，阿伯、阿姆来吃茶。

小姑、小叔若要吃，灶上两碗自去拿。

两个拿着慢慢走，烫了手时哭喳喳。

这茶叫做阿婆茶，名称虽村趣味佳。

两颗初煨黄连子，半把新炒白芝麻。

江南橄揽连皮核，塞北胡桃干仙楂。

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

张员外原以为翠莲至少还怕了自己的威严，想不到她竟然毫无顾忌，不禁大怒：“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才是做媳妇的道理。哪曾见这样长舌妇人！”

翠莲马上就顶过嘴来说：

“公是大，婆是大，伯伯、姆姆且坐下。

两个老的休得骂，且听媳妇来禀话：

你儿媳妇也不村，你儿媳妇也不诈。

从小生来性刚直，话儿说了心无挂。

公婆不必苦憎嫌，十分不然休了罢！

也不愁，也不怕，搭个轿子回去罢！

也不招，也不嫁，不搽胭粉不妆画。

上下穿件缟素衣，侍奉双亲过了罢。

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萧何巧说话，

张仪、苏秦说六国，晏婴、管仲说五霸。

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

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

张员外听了，不禁叹气，说道：“罢！罢！这样的媳妇，久后必然败坏门风，玷辱祖宗！”随即对张狼说道：“孩儿，你将妻子休了罢！我另外替你娶一个好的。”

张狼吱吱唔唔地答应着，心里却是舍不得，新娘子虽然口嘴快了些，却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美人儿。张虎和他的妻子也劝张员外说：“且慢慢地开导，情况或许会好些。”

翠莲却说：

“公休怨，婆休怨，伯伯、姆姆都休劝。

丈夫不必苦留恋，大家各自寻方便。

快将纸墨和笔砚，写了休书随我便。

不曾殴公婆，不曾骂亲眷。

不曾欺丈夫，不曾打良善。

不曾走东家，不曾西邻串。

不曾偷人财，不曾被人骗。

不曾说张三，不与李四乱。

不盗不妒也不淫，身无恶疾能书算。

亲操井臼与庖厨，纺织桑麻拈针线。

今朝随你写休书，搬去妆奁莫要怨。

手印缝中七个字：永不相逢不见面。

恩爱绝，情意断，多写几个弘誓愿。

鬼门关上若相逢，别转了脸儿不厮见。”

张员外不听犹可，一听之下，就叫张狼立刻写休书。张狼因为父母做主，不得已，只好含泪写了休书，和翠莲两个当场盖了手印。

张员外随即叫人雇了轿子，抬了嫁妆，将翠莲和休书送往李员外家。

李员外、李妈妈和翠莲的兄嫂，见翠莲出嫁的第三天就坐了回头轿，让人休了回来，心里老大不是滋味，都怪翠莲嘴快的不是。翠莲说：

“爹休嚷，娘休嚷，哥哥嫂嫂也休嚷。

奴奴不是自夸奖，从小生来志气广。

今日离了他门儿，是非曲直俱休讲。

不是奴家牙齿痒，挑描刺绣能织纺。

大裁小剪我都会，浆洗缝联不说谎。

劈柴挑水与庖厨，就有蚕儿也会养。

我今年少正当时，眼明手快精神爽。

若有闲人把眼观，就是巴掌脸上响。”

李员外和妈妈见翠莲给人休了，却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脾性依然如故，不禁双双叹道：“罢，罢！我两口也老了，管你不得了。只怕有些一差二误，让人耻笑。可怜！可怜。”

翠莲看爹爹妈妈如此唉声叹气，当下定了心意说：

“孩儿生得命里孤，嫁了无知村丈夫。

公婆利害犹自可，怎当姆姆与姑姑！

我若略略开得口，便去挑唆与舅姑。

且是骂人不吐核，动脚动手便来粗。

生出许多情切话，就写离书休了奴。

止望回家图自在，岂料爹娘也怪吾。

夫家娘家皆不可，剃了头发当尼姑。

身披袈裟挂葫芦，手中拿个大木鱼。

白日沿门化饭吃，黄昏寺里念佛祖。

念南无，吃斋把素用工夫。

头儿剃得光光地，哪个不叫一声小师姑。”

原来翠莲决意削发出家。爹娘哥嫂听她这么一说，不但
不加劝阻，脸上反而略有欣喜之意。

翠莲话一说完，当即卸了浓妆，换了一套棉布衣服。来
到父母跟前，合掌问讯拜别，父母也不拦阻。又转身向哥嫂
拜别，哥哥说：“你既然要出家，我们两人送你到前街明音
寺去。”翠莲说：

“哥嫂休送我自去，走了你们得伶俐。

曾见古人说得好：此处不留有留处。

离了俗家门，便把头来剃。

是处便为家，何但明音寺？

散淡又逍遥，却不倒伶俐！”

又说：

“不恋荣华富贵，一心情愿出家。

身披锦袈裟，常把数珠悬挂。

每月持斋把素，终朝酌水献花。

纵然不做得菩萨，修得个小佛儿也罢。”

好一个聪明伶俐的翠莲，只因心直口快，出口成章，从
此便只有常伴青灯古佛，念佛去了。

结语

本篇选自《六十家小说》。这是一篇体裁别致的话本 主
角李翠莲的说话全部都是唱词，和后来的弹词体有点类似。
这点很明显的是受唐朝变文的影响，敦煌变文有一篇《𪛗牙h
𪛗可书》说的正是“快嘴新妇”的趣事。本篇大概就是从《𪛗

《柯书》演变而来。故事的发展正如题目所示，完全环绕在女主角的“嘴快”这一点而展开。为了强调女主角的“嘴快”，故事里的唱词有时显得相当的突梯滑稽，而且那些唱词都是用通俗的语言写出，念起来更觉得生动有趣。故事的作者（或许就是说话人自己）在开头的诗里就说他这个故事是要“单取人前一笑声”可见说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 是在藉着这些有趣的唱词来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女主角因为心直嘴快所造成的婚姻悲剧气氛，就显得不那么的强烈了。

因为本篇的体裁在话本中别具一格，所以本书特以选录，好让读者能够了解话本的多重形态。

附 注

撒帐——宋代的婚礼 新婚夫妇拜过天地、父母以后，便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女向左，男向右。由妇人家或赞礼先生一边念着吉祥话，一边用彩果或五谷散掷，叫做撒帐。

梦叶维熊 诗经小雅·斯干篇有诗词：“吉梦维何 维熊维黑。”大人占之 维熊维黑 男子之祥。”意思是说 梦见熊黑是生男的预兆。

螭珠 就是蚌珠。古代的人认为蚌壳中结珠，好象妇女怀孕，所以便常常用蚌珠或珠胎来比喻妇女的怀孕。螭珠来入掌 指的也是妇女怀孕之意 比喻早生贵子。

巫峰：就是巫山。相传战国时代的楚怀王曾梦游高唐，和巫山神女相会合，后来的人便常用巫山

或巫峰来比喻男女的欢会。

黄金光照社：古代的人认为贵人降生的时候，往往有奇异的征兆，有的在降生的时候，室内会忽然大放光明，这叫做“照室”或“照社”。黄金光照社是祝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意思。

⑥ 文箫今遇彩鸾仙：相传唐太和末年，进士文箫在洪州歌场中遇见仙女吴彩鸾，她自称是山西吴真君的女儿。两个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妇。这一句是比喻新婚夫妇为神仙眷侣的意思。

⑦ 河东狮子吼：宋人陈慥的妻子柳氏很会嫉妒，脾气又很暴躁。有一天，陈慥宴客，招歌伎陪酒，柳氏大为生气，便大声呼喊，又用木杖敲墙，客人便都散光了。后来苏东坡做诗取笑陈慥，其中有二句说：“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借用杜甫诗“河东女儿身姓柳”，用河东两字暗喻柳氏的姓。又佛家语以“狮子吼”比喻气象威严。因此后人便常用这句成语来比喻妻子的凶悍。

⑧ 三个鼻子管：三个鼻子管就是比常人多出一口气的意思。比喻好管闲事。

六、吴保安弃家赎友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
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哪堪共贫贱？
九衢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
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
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
君不见羊左当年称死友，至今史传高其人。

这首词儿名叫结交行，是感叹人心险恶，交友不易的意思。社会上的所谓朋友，多的是酒肉的交情，少的是义烈的友谊。有些人平时酒杯往来，称兄道弟，一旦遇上利害关系，

即使是米粒大的事儿，马上就形同陌路，你我不相顾了。

还有的更是明里你兄我弟，暗里你奸我诈；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拿刀相向的。这种人的交往，实在辱没了“朋友”两字的意义，更谈不上所谓的患难相扶持了。所以俗话说：酒肉兄弟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真是不胜感慨之至。

话虽这么说，世间总还有温暖的一面，“朋友”两字也并不是专为这种人而设的。真正肝胆相照，义气感人的友情，如古代的鲍叔牙和管仲，羊角哀和左伯桃等等之间的交谊，仍然所在多有，史不绝书。

今天在下要说的，便是一篇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友情故事。这两位朋友，原先并不相识，从无一面之缘，只不过因为义气相感，后来患难之中，便出生入死，相互救援，相互扶持。他们那种为朋友而献身的侠义精神，绝不让羊角哀、左伯桃专美于前。

故事发生在唐朝开元年间。

郭仲翔是个允文允武的青年，河北武阳地方人。伯父郭元振是当朝宰相。以他的身世和才学来说，郭仲翔本来是很简单地就可以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的，但是因为他一向豪侠仗义，不拘小节，所以竟然没有人保举他。仲翔自己对此并不在意，倒是他的父亲看他年纪已大，一事无成，有点看不过去，便叫 he 到京城参见伯父，希望能借伯父的管教、提携，求个进身之路。

伯父一见仲翔，便对他说：“大丈夫如果不能从科举出人头地，也应当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以求富贵。如果只想依靠家世门第当作上进的阶梯，再有成就，也大不到

哪里去！”仲翔对于伯父的教训，深有同感。但是，他一向对科举不太有兴趣，因此，便对伯父表示，如果有立功异域的机会，不论多么艰难，他都愿意前往一试。

刚好不久边报紧急，报说云南一带土蛮作乱，侵扰各地州县。朝廷差李蒙为云南姚州都督，调兵进讨。李蒙领了圣旨。临行的时候，特地到相府向仲翔的伯父辞别，仲翔的伯父顺便就推荐了仲翔。

李蒙见仲翔仪表出众，而且又是当朝宰相的侄儿，宰相亲口推荐，怎敢推委？当下马上委派仲翔为行军判官。

仲翔随着大军起程，来到剑南地方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封同乡人吴保安叫人送来的信。

信是这么写的：

“吴保安顿首，保安幸与足下生同乡里。虽缺展拜，而仰慕有日。以足下大才，辅李将军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为学多年，仅官一尉，僻处边远，乡关梦绝。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素闻足下分忧急难，有古人风。今大军征进，正在用人之际，倘垂念乡曲，录及细微，使保安得执鞭从事，树尺寸之功于幕府，足下大恩，死生难忘。”

原来吴保安虽然和郭仲翔同乡，却从来没见过面。保安字永固，现任四川遂州地方的方义尉，是一个小官。任期将满，也和郭仲翔一样，想要献身国家，立功异域，另图出身。因为一向听人说郭仲翔为人义气深重，是个肯扶持他人的好汉，所以便写了这封信，托人交给仲翔，希望能得他推荐，在军中效力。

仲翔看了保安的信，想着：“这个人和我素昧平生，骤然便以缓急之事相托，可见是真正了解我的一个人。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为他出力，岂不惭愧。”于是向李将军夸奖吴保安的才能，希望能征召保安来军中效力。李将军听了，便下一道公文到遂州去，要征方义尉吴保安为管记。

送公文的差人才起身不久，探马便来报告，说蛮贼猖獗，已经逼近内地。李将军即刻传令，连夜赶行。

来到姚州，正遇上蛮兵抢掠财物。蛮兵来不及防备，被李将军的大军一掩，都四散乱窜，不成队伍，大败全输。李将军带领大军，乘胜追击了五十里，直到天晚，才安营下寨。

郭仲翔怕李将军贪功冒进，一时有失，便向李将军建议：“蛮人贪诈无比，现在兵败远遁，将军军威已立，依属下愚见，将军应当先班师回姚州，然后派人宣播威德，或招降，或安抚，不可轻易再行深入。否则恐怕会坠入诡谋之中。”

李将军初次进军，便获全胜，信心大增，听了郭仲翔的话，颇不中意，大声喝道：“群蛮这一溃败，已经丧胆，不趁这个机会彻底扫清，更待何时？你不必多所顾虑，看我破贼！”

第二天拔寨起行，不过几天，便来到乌蛮地界。只见万山叠翠，草木森森，正不知哪一条是去路，李将军心中大疑，传令暂时退到空阔平野之处屯扎；一面寻觅土人，探求路迳。

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声四起，蛮兵满山遍野而来。原来是乌蛮洞主蒙细奴逻率领各洞蛮酋及蛮兵，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唐兵来到。只见蛮兵穿林渡岭，全不费力，好象鸟飞兽奔。唐兵陷于埋伏，加上路径生疏，远行力倦，如何

能够抵挡？李将军虽然骁勇善战，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又能奈何？眼看手下官兵阵亡殆尽，不禁长叹：“悔不听郭判官之言！”拔出靴中短刀，自刎而死。

唐军在此一阵，全军覆没。死的死，掳的掳。

郭仲翔也是被掳的一个。蒙细奴逻见他丰采不凡，逼问之下，知道他是大唐宰相郭元振的侄儿，便将他送给了本洞的头目乌罗。

原来南方土蛮并无侵占中原的野心，只是贪图汉人的财物而已。他们掳到了汉人，便分给各洞头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这些掳来的汉人，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一概便是他们的奴隶，供他们驱使，或是砍柴割草，或是饲马牧羊，不一而足。如果他们嫌自己的人工多了，还可以将这些掳来的汉人转相买卖。因此，被掳的汉人，十个倒有九个宁愿死，不愿活。然而，蛮人将这些汉人又看守得很紧，让你求死不得，真是苦不堪言。

这一次战役，被掳的汉人很多。蛮人将其中有官阶职位的，一一审问明白，要他们寄信到中原的家乡去，请他们的亲戚拿财物来赎人，借此勒索敲诈。

看官们想想，被掳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想还乡的？所以不论家中有钱没钱，一听蛮人说可以赎身，一个个都寄信回家乡去了。家中的人，除了实在穷得无法可想的以外，稍微能够挪移凑得来的，又有谁不愿去借贷赎人呢？

蛮酋们知道汉人这种心理，于是便忍心敲剥，即使你是个孤身穷汉，也要勒索好绢三十匹，才准赎回。若知道你是有油水的，那数目就更加庞大了。乌罗听说郭仲翔是唐朝当朝宰相的侄儿，便狮子大开口，要好绢一千匹才肯放人。

仲翔当然也想返乡。但是，一千匹绢布可不是小数目，他想：“或许伯父可以帮得上忙。但是，关山迢远，又有谁能替我送这个信呢？”正无奈之中，忽然想起了吴保安：“吴保安应当算是个知己的朋友。我和他从未见面，只见了他一封信，便将他力荐给李将军，召为管记。我的一番用心，他一定能够了解的。还好他来得慢，否则今番也遭殃了。这时候他应当已经来到姚州。如果拜托他送个信到长安，谅他不会推辞。”

于是仲翔便写了一封信，想法托人送到姚州给吴保安。信中细述受苦的经过，及乌罗索价的情形。信写完不久，刚好有个姚州运粮官被赎放回，仲翔便托他顺便将信送去。

不提郭仲翔在蛮中的事，且说吴保安在家收到了李将军征召的文书，知道是郭仲翔所荐，便将妻子张氏和那新生下未满周岁的孩子留在遂州家中。自己带了一个仆人，匆匆地飞身上路，赶来姚州赴任。

谁知一到姚州，就听到了大军全军覆没，李将军阵亡的消息，大吃一惊。由于不能确定郭仲翔的生死下落，便留在姚州打探消息。这时刚好那一个运粮官被放了回来，带来了仲翔的信。

保安看了仲翔的信，心中十分痛苦。痛苦的不是自己不能随军赴任，而是一个知己的朋友刚要见面，就遽然拆散分隔，更在蛮荒异域遭受那非人的折磨。当下连忙写了一封回信，拜托那运粮官得便的话，就将信带过去给仲翔。信中恳切地安慰仲翔，叫他耐心地等待，自己无论如何一定会想法将他赎回来。

保安将信交给那运粮官之后，也不回家，立刻整理行

装，往长安进发。姚州离长安三千多里路，保安日夜赶行，跋涉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才到了长安。谁知到长安一打听，仲翔的伯父，宰相郭元振，已于一个月前去世，一家大小都扶着灵柩回乡去了。

保安大失所望。这时身边的钱早已用光，只好将仆人和坐骑卖了，孤身凄凄凉凉地回到遂州。一到家中见了妻儿，不禁放声大哭。妻子见丈夫如此模样，连忙问起缘由。保安将仲翔失陷，以及他伯父过世的经过说了一遍：“他盼望的是伯父那边的资助，谁知他伯父却在这时候死了，老天怎么这么捉弄人！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想法去赎他出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我们哪来的钱？但是，不想法子，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受折磨，在那儿巴巴地指望，又怎么忍心？”说了，又哭。

妻子一边安慰他一边说：“俗话说‘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我们自己既然没有办法，又能够怎么样呢？反正你也尽了心了。”

保安摇着头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上次我冒昧地写了一封信给他，他毫不犹豫地就将我推荐给李将军。他和我又没见过面，这份情义哪儿去找啊！现在他生命交关，有难相求，如果我就这样算了，那算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如果不能将他赎回，我誓不为人。”

于是保安便变卖了一些家产，撇下妻儿，出外营商去了。

他本来想着，找一个大都会的所在做买卖，或许比较容易赚钱，但是又怕蛮中可能随时有消息来，因此就只在姚州附近营运，不敢走远。

就这样地东奔西跑，日夜忙碌。身穿破衣，口吃粗粝，一分一毫也不浪费，只要有零余，便省下来当作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在姚州府库。睡里梦里，想着的只是“郭仲翔”三字，从不分心。到后来，连妻儿都忘记了。

整整地在外奔波了十个年头，亏他再省，再俭，却才只凑得七百匹绢，离千匹之数，还有一段距离。正是：

离家千里逐锥刀，只为相知意气饶。

十载未偿蛮洞债，不知何日慰心交。

话分两头，却说保安的妻子张氏，和那幼小的孩子，自从保安外出之后，家中无主，只落得母子两人，孤孤凄凄的，好不可怜。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保安以前的同事旧友，分头接济一些。到后来，一看保安几年不通音讯，就没人来理他们了。保安的家原本就不富厚，家中没什么积蓄，还亏张氏贤慧，替人缝缝补补，勉强地捱过了十年。这时候，眼看实在再捱不下去了，没办法，只好将几件破家俱，变卖了些钱，带着十一岁的孩儿，亲自问路，要到姚州来找保安。

母子两个一步挨一步的，一天再多也只走得三四十里，等走到戎州地界的时候，钱早用光了。这时候的张氏，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想要一路行乞前去，又羞耻不惯，想到自己既然如此命薄，不如死了算了，看着十一岁的孩儿，又于心难忍，割舍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色渐晚，食宿无着，坐在乌蒙山下，不禁放声大哭，好不悲惨。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刚好有个官人打从山下经

过，听得哭声悲切，又是个妇人，便停了车马，叫人上前询问。张氏手搀着孩儿，走到官人面前哭诉道：“妾身是遂州方义尉吴保安的妻子，这个孩子是妾身的孩儿。妾身的丈夫因为友人郭仲翔失陷蛮中，需要好绢千匹才能赎身，便抛弃妾身母子，前往姚州营运，筹取赎金。至今十年不通音信。妾身母子贫苦无依，只得前往相寻。谁知路途遥远，费用已尽，所以伤心悲泣，冒犯官人！”

这个官人姓杨名安居，正是来接李蒙将军遗缺的新任姚州都督。也是个有豪气的人，听了张氏一番言语，心中便暗暗感叹：“这个人倒是个义气男子！”当下对张氏说：“夫人不必过分伤悲，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姚州，马上派人寻访尊夫。夫人一切行李路费，都在下官身上。夫人请先到前面驿馆中歇息。”

张氏含泪拜谢。杨都督车马如飞地自去了。

张氏忽然有了这个遭遇，本来是应当畅快才是，但是，十年来人情冷暖的折磨，使她对人世间的温情，有着一分不可言喻的疑虑。但是，无论如何，这总是眼前唯一的生机。心下虽然怀着几许的惶惑，仍然母子相扶，一步步地捱到驿前。

这时，杨都督早已吩咐驿官安排伺候，见了她母子两人来到，便请到空房歇息，款待饭食。

第二天一早，驿官便传扬都督之命，将十千钱赠送给张氏母子为路费，又准备了一辆车子，派人将她母子两人送到姚州驿站中居住。张氏心中感激不尽，这时才确认杨都督纯是一片好心。正是：

恶人自有恶人磨，好人更有好人救。

原来当天杨都督起了一个大早，在张氏母子未行之前，便先一步来到了姚州。一到姚州，马上派人到处寻访吴保安的下落。不上三五日，便寻着了。

杨都督将保安请到都督府中，亲自降阶相迎，搀着保安的手，登堂慰劳。杨都督对保安说：“下官常听说，古人有所谓的生死之交，只恨一向未能获识。现在亲见足下所为，义气干云，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下官不胜感佩之至。尊夫人和令嗣前不久从遂州远来相寻，现在暂时在驿舍安顿，足下可先往相见，畅叙十年别离情怀。为令友所筹绢匹，不足之数，下官自当为足下筹划安排。”

保安说：“仆为朋友尽心，本是分内之事，怎可连累明公？”

杨都督说：“下官别无他意，只为仰慕足下高义，略尽绵薄，助足下完成一番心意而已。”

保安见都督一片挚诚，再不好推托，便叩首相谢：“既蒙明公高谊，仆也不敢固辞。所少之数，还三分之一，如能有千匹整数，便可赎出吾友。仆妻儿既已来此安顿，待吾友赎出之后，再往相见即可。仆现在即亲往蛮中，赎取吾友。”

杨都督听保安说即刻要往蛮中，当下也不便强留，便命人从府库中先借官绢四百匹，赠给保安，又赠他全副鞍马。

保安大喜，领了这四百匹官绢，和库上原先寄存的七百匹，共一千一百匹，骑着马，头也不回的，直到南蛮地界来。寻个熟蛮，到蛮中通话，将多出来的百匹绢，尽数交给这个熟蛮使费运用。一心只盼着将好友仲翔赎回。

不说保安在这边取赎等人，再说仲翔那边的事。仲翔在乌罗部下，乌罗原来指望他重价取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待他不错，饮食不缺。只是，过了一年多，不见有任何消息，乌罗心中便老大地不畅快。把他的饮食都裁减了，每天只准吃一餐饭，并且派他看养战象。

仲翔挨饿受罚，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趁着乌罗出外打猎的时候，拽开脚步，望北方逃走。可是，那南蛮地方都是险峻的山路，仲翔路迳又不熟，跌跌撞撞地跑了一天一夜，脚底都破了，被那些和他一起看象的蛮子，飞也似地赶来，捉了回去。

乌罗大怒，便将他转卖给南洞蛮主新丁为奴。这个地方离乌罗部落有二百多里路。

那新丁的脾气最是凶恶暴躁，汉人只要一点儿不遂他的意，动不动就是整百的皮鞭，鞭得你背部青肿流血。仲翔也不知被鞭过多少次了，实在熬不住痛苦，捉个空，便又逃走。谁知路迳不熟，跑来跑去，却只是在山凹内盘旋，摸不着出路。结果又被本洞的蛮子追着了，拿去献给新丁。新丁将仲翔痛打了一顿，便将他又卖到更南方的一洞去。

那洞主别号叫菩萨蛮，更是厉害，知道仲翔屡次逃走，便取了两片木板，各长五六尺，厚三四寸，叫仲翔把两只脚站在板上，用大铁钉将他的双脚钉在木板上。平常走动就拖着木板。晚上关在土洞里，洞口又用厚木板锁着，看守的蛮子就睡在他脚上的木板上，仲翔一动也不能动，稍不小心牵动了一下，便痛入骨髓。两脚被钉的地方，常流脓血，那种折磨简直就是地狱。如果不是还有一线返乡的信念支撑着，恐怕早就作异域游魂了。有诗为证：

身卖南蛮南更南，上牢木锁苦难堪。

十年不达中原信，梦想心交不敢谈。

再说那个熟蛮受了吴保安之托，来见乌罗，乌罗听说有好绢千匹来赎，喜不自胜。便派人到南洞去转赎仲翔。南洞主新丁派人将来人带到菩萨蛮洞中去，交还了身价，将仲翔两脚的钉子，用铁钳拔了出来。谁知那钉子入肉以后，时间既久，脓水化干，便像长在肉里的一样。现在重新拔出，那种疼痛比刚钉下去时更是难以忍受。当下血流满地，仲翔痛得昏死了过去。等到醒来以后，已是寸步难移，只好用皮袋盛了，两个蛮子扛着，直送到乌罗帐下来。

乌罗收了那一千匹绢，不管死活，把仲翔交给熟蛮，熟蛮只好将仲翔背了，来见保安。保安接着，仿佛见到自己亲骨肉一般，来不及叙话，两人各睁眼看了一看，抱头痛哭。这一哭，便是两人胸中的千言万语。

这两个朋友，两心相系，已经十年了，到今日方才见面。仲翔对保安的感激之情，自不必说。保安见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两脚又动弹不得，好生凄惨，便将马让给他骑，自己在旁扶持，一步一步地回到姚州。一到姚州，便先到都督府来见杨都督。

原来杨都督以前曾经在仲翔伯父的门下做过幕僚，和仲翔虽然没见过面，算来却也是通家之好。重要的是他本人是一个正人君子，并不因为仲翔的伯父死了，便改变原来的态度。一见了仲翔，不胜之喜，立刻叫人帮他洗浴，给他换上新衣。并叫随军医生医他两脚的疮口。在这么特别的照顾关

怀下，不到一个月，仲翔的伤口便已平复如初，精神焕发。

再说离家十年，饱受辛苦风霜的保安，直等到从蛮界回来，将仲翔安顿好了之后，才到驿舍中来见自己的妻儿。当初离家的时候，儿子还是在襁褓中的小娃娃，而今相见，却已十一岁了。夫妻、父子重见，恍若隔世，种种伤感，真是一言难尽。

杨都督是个有心的人，他见保安为人如此情深义重，十分地敬重，到处对人夸奖。不仅如此，又写信给在长安的达官显要，向他们称扬保安弃家赎友的侠情高义。过了不久，更为保安筹措了一笔资财，送他上长安去补官。姚州一地的官员，见都督对保安如此用心，也都各有厚礼。保安将众人所赠，分一半给仲翔，仲翔再三推辞，保安哪里肯依，只好受了。

保安谢了杨都督，便带着妻儿往长安进发。仲翔直送出姚州界外，才痛哭而别。保安路过遂州，将妻儿留在家中，单身到京。到京不久，即升补为眉州彭山县丞。那眉州属四川地界，离遂州不远，迎接家小颇为近便，保安欢欢喜喜地上任去了。

再说仲翔复原之后，杨都督仍旧将他留做都督府判官，还是住在姚州。仲翔感激杨都督相救相助之恩，总想要有个图报的方法。因为他在蛮中居留了十年时间，对于蛮中的习俗颇为了解，知道蛮中的妇女，可以买卖求得。而且那边的妇女，往往姿色不凡，索价却比一般男子为低。因此，在任三年，便陆续派人到蛮洞中购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亲自教她们歌舞，教成之后，便将她们献给杨都督。

杨都督却笑着说：“我因为尊重你和保安的一番情义，所

以才助成你们，这也说不上什么恩情。如果你还谈什么感恩相报的话，那不是把我见外吗？”

仲翔说：“如果不是明公大德，小人今天哪有生还之理？所以用此奉献，只不过略表寸心于万一。明公如果坚辞，仲翔寝食难安。”

杨都督看他一番诚恳，便说：“我有一个小女孩，是我一向最钟爱的，如果你一定要我接受，那我只好留下一个，让她陪我那小女孩。其他的绝不敢受。”

仲翔知道杨都督为人，一向有君子仁者之风，也不好勉强。便把那其余的九个蛮女，分赠给都督属下的九个心腹将校，替都督作人情，将校们都感戴都督的恩义不已。

过了不久，朝廷追念代国公前宰相郭元振的军功，要录用他的子侄，杨都督便表奏仲翔：

“故相郭震嫡侄仲翔，前曾进谏于李蒙，预知胜败。后陷身蛮洞，备着坚贞。十年复返于故乡，三载效劳于幕府。荫既可叙，功亦宜酬。”

于是朝廷授仲翔为山西蔚州录事参军。

仲翔从蛮中回到姚州的这几年，因为一心想着如何报答杨都督，所以公私两忙，一直未和家中通讯。

算来自从他离家至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的父亲和妻子在家，听说他陷身蛮中，杳无音信，原以为他早已身亡，这时候忽然收到亲笔家信，迎接家小到蔚州任所，全家欢喜无限。

仲翔在蔚州做了二年官，大有声誉，升为山西代州户曹

参军。又过了三年，父亲一病身亡，仲翔便扶柩归葬河北故乡。

丧葬已毕，仲翔不禁深有感慨：“我之能够重返家园，侍奉老亲，完全是保安所赐。一向因为公务缠身，老亲在堂，未能图报私恩。现在父亲既已过世，丧服已满，再也不能将这大恩置之度外。”于是请人探听，知道保安仍在任所，便亲身到眉州彭山县来看保安。

谁知道探听的消息并不确实。原来保安早就任满，因为家贫，无法上京听调，所以全家便留在彭山居住。六年前，夫妇双双患了疫症，不久便去世了。儿子吴天祐无力扶柩归葬，便将父母暂时葬在黄龙寺后的空地。好在天祐从小得母亲的教训，颇读了些书。因此便在本县找了一些小学生，教书度日。

仲翔来到彭山，才知道故人久已仙逝，忍不住，痛哭失声。便披麻带孝，走到黄龙寺后，向冢号泣，具礼祭奠。奠毕，才与吴天祐相见，称天祐为弟。

仲翔和天祐商议重新起灵，归葬故乡，天祐同意了。仲翔于是写了祭文，祭告于保安灵前，发土开棺，只剩枯骨两具。仲翔一见枯骨，又想起故人恩情，触景伤情，痛哭不已。旁观的人无不堕泪。

仲翔将保安夫妇的骸骨分装在两个布囊内，用一个竹笼盛了，亲自背着。吴天祐认为自己父母的骸骨，应当由自己来背，要夺竹笼。仲翔哪里肯放，哭着说：“令尊为我奔走十年，救我生命，恩同再造，我背着他的骸骨返乡归葬，不过略尽心意而已。”

一路上边走边哭，每到旅店歇息，必先将竹笼放在上

座，用酒饭祭奠过了，然后才和天祐进食。晚上也一定将竹笼安顿妥当了，才敢就寝。从眉州到武阳，几千里的路程，都是步行。他两只脚曾经钉过，虽然好了，毕竟是受过伤的，一连走了几日，脚面便紫肿起来，内中作痛。眼见得要走不动了，却又不要天祐替他背竹笼，仍然咬着牙根，一步一步地捱着。有诗为证：

酬恩无地只奔丧，负骨徒行日夜忙，
遥望武阳数千里，不知何日到家乡？

仲翔这时真是百感交集，想着故友的恩义，未曾报得，便已天人永别。而今要聊尽一点心意，却又造化弄人，脚疮复发，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故乡？

当天天晚，找了一家旅店安宿，仲翔又准备了酒饭，在竹笼之前祭拜。想到自己寸步难行，不禁悲从中来，含泪再拜，向保安夫妇灵骨之前祝祷：“愿恩人夫妇显灵，保佑仲翔脚患顿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阳，经营葬事。”吴天祐也在旁边再三拜祷。说也奇怪，到第二天起身，仲翔便觉两脚不痛，步履顿时轻健了许多。就这样一直走回到武阳，脚疮再也不发。

回到家之后，仲翔留吴天祐在自己家中居住。然后打扫中堂，设立吴保安夫妇神位。再买办衣衾棺槨，将吴保安夫妇的骸骨重新殓殓，自己戴孝，和吴天祐一同守墓受吊。凡一切葬具和坟墓的起造，都依照葬自己的父亲一样办理。葬过之后，又另外立一道石碑，详记保安弃家赎友的义行，彰显保安的恩义。

一切都办好了以后，仲翔又在保安夫妇的坟旁盖了一间茅屋，和吴天祐一同守墓三年。在那三年中，每天教天祐读书，作为以后天祐出仕的准备。

三年一晃就过，仲翔要到长安补官，想到天祐尚未成家，便选了自己族中一个有贤德的侄女，替天祐定了亲。接着又将自己宅子的一半割给天祐，让他成亲，并将一半家财分给天祐，让他过活。

仲翔现在对待天祐的这番恩情，和保安当初对待仲翔的一样，可以说是古今少有，人间罕见的侠义行为。有诗为证：

昔年为友抛妻子，今日孤儿转受恩。

正是投瓜还得报，善人不负善心人。

仲翔安顿了天祐，便到长安。不久补了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这时心境稍定，又思念起保安的恩情，于是上疏朝廷，详述保安弃家赎友的义行，推荐天祐于朝廷，愿以自己的官位让给天祐。文辞恳切感人。朝廷将疏文颁下礼部详议。

这一件事，一时之间哄动了举朝官员，大家认为保安施恩在前，义行固然可风；仲翔报恩在后，义气同样感人。真不愧是一对死友。礼部因此覆奏，盛夸郭仲翔人品，理应破格从其所请，以励风俗：吴天祐可先试用为岚谷县尉，仲翔则仍官任原职，不必以仲翔的职位让予天祐。

这岚谷县和岚州相邻，仲翔和天祐此后仍然可以朝夕相见，不必分离——这是礼部官员为仲翔之情所感的特意安

排。

朝廷依允了礼部的建议。仲翔替天祐领了上任文书，谢恩出京。回到武阳，将文书交给天祐，便准备了祭仪，到两家的祖坟祭告祖先。然后选择出行吉日，两家带了宅眷，同日起程，上任去了。

当时的人都把这件事当作一奇事，远近传说，大家都说保安和仲翔的交情，纵然是古代的管仲、鲍叔牙和羊角哀、左伯桃，也难以比拟。

后来郭仲翔在岚州，吴天祐在岚谷县，都有很好的政绩，不久便都升迁去了。岚州人感怀先贤，追慕其事，便盖了一座双义祠，祀奉吴保安和郭仲翔。一般人凡有什么约誓，都到庙中来祷告，香火至今不绝。有诗为证：

频频握手未为亲，临难方知义气真。

试看郭吴真义气，原非平日结交人。

结 语

本篇选自《古今小说》第八卷。这一篇的故事出自唐朝牛肃纪闻的吴保安传。《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忠义传也有吴保安的故事，不过记载较为简略。由此可见这故事本来是一件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本篇大概就是所谓的“拟话本”，也就是说，它是文人根据原来吴保安的事迹，改写成话本小说的。故事中吴保安和郭仲翔两人相交的那种义气，那种舍己为友的精神，真是千古少有，真是令人感动。它充分地代表了我们对友

情的一种理想和向往。我们认为，这才是人性的光明面，这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怀，所以本书特以选录。

明代的戏剧家沈璟所写的埋剑记传奇，所演述的也是这个故事。

七、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说起义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

八百军州真帝王，一条杆棒显雄豪。

说到古来所谓的“行侠仗义”，指的虽然不尽是江湖男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为了知己，一刀一枪，搏个你死我活的作为，却多半还是指着那舍己救人的义烈事迹而言。帝王平日身居九重，高不可攀，和平民百姓可谈不上什么直接的相干，所谓“行侠仗义”这档子事，再怎么说明总无法和“帝王”一词沾上边儿的。可是我们这首开场诗却一说“义气”“英风”二说“帝王”“杆棒”，这不是奇怪吗？原来这

首诗讲的是一代帝王创业之前的事迹。创业帝王有的是英武果决，却不一定是养尊处优。在他们未发迹之前，有的也和你我一般，曾经有过浪迹天涯的日子。

这篇话本所要讲的，便是宋太祖赵匡胤当初未发迹时，浪荡江湖所发生的一段侠义事迹。

赵匡胤从小生就一付特异的容貌，大耳方腮，满脸红光；身材高大，两眼炯炯逼人。及至长大成人，更有力敌万人，气吞四海的气概。平时专好弄枪使棒，结交天下豪杰，仗义行侠，偶一路见不平，即便拔刀相助。可以说是个专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

赵匡胤的父亲赵洪殷曾经当过北汉的岳州防御使，所以当时人家都称匡胤为“赵公子”，或叫他“赵大郎”。赵洪殷一心想要儿子读书上进。可是生龙活虎般的匡胤，又哪里受得了约束？赵洪殷后来无法，看看管束不了，也只好任他去了。

匡胤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一没有了父亲的管束，便如河堤溃决，横冲直撞了起来。好在他那天生义烈的性子，并没使他走上好强使气，为非作歹的路子，倒是专门打抱不平，与豪强作对。一离开家门，他便先上汴京，结果在那里因为一言不合，就将皇家戏园打个稀巴烂，然后又大闹了皇家花园，触怒了汉末帝，只好亡命天涯。逃到关西护桥地方，又杀了董达，夺了名马赤麒麟。在黄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灭了潞州王李汉超全家。

一路上凡有豪强，一看不顺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拼了出去。当时天下方乱，五代十国个个分崩离析，又有谁能奈何这么一个没头太岁？因此他虽然一路亡命，却也没有什么

官府真的来拘捕他。

后来来到太原，在路上恰巧遇上了叔父赵景清。景清那个时候正在清油观出家，就将匡胤留在观中居住。谁知住不了两天，匡胤竟生起病来了，就这么一卧三个月，好不气闷。等到病体复原，叔父仍然朝夕相陪，要他多多休息，再也不放他出外闲游。匡胤以为这是叔父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好意，虽然气闷，也不以为怪。

有一天，叔父有事出门，吩咐匡胤说：“侄儿，你就耐心地在房里休息一下。你的病才好不久，不要随便走动。”

匡胤哪里坐得住，想道：“不到街坊游荡，倒也罢了，在本观中散步一下，又有什么关系！”他叔父一出去，匡胤随后就踏出了房门。先到三清宝殿看了一回，再到东西两廊。七十二司，又看了东岳庙，转到嘉宁殿上游玩。果然处处清幽肃穆，好一座道观，真个是：

金炉不动千年火，玉盏长明万载灯。

接着走到多景楼玉皇阁，但见殿宇高耸，制度恢宏，匡胤不禁大为喝采：“好个清油观！”再转到酆都地府，却是一个冷僻的所在，旁边有小小一殿，靠近子孙宫，上面写着：“降魔宝殿”殿门深锁。匡胤前后看了一回，正要转身，忽然听到好象有哭泣的声音，再仔细一听，是个妇女的声音，正是从降魔宝殿里传出来的。

匡胤心里嘀咕着：“这可就怪了。降魔宝殿里怎么会有妇人？一定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事！我去叫道童拿钥匙来打开，看个究竟。”找到了道童。道童却说：“那个殿上的钥匙

师父自己保管着，说是什么机密要地，平常连我们也不准去的。”

匡胤心里有点火了，他觉得叔父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原来俺叔父不是个好人。三回五次只叫俺静坐，不要出来闲走，原来干这不清不白的勾当！出家人成什么体统！俺便去打开殿门，怕他什么！”

刚要走过去，景清正好回来。匡胤含怒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气忿忿地问道：“你老人家在这里出家，干得好事”

景清出其不意，说道：“到底怎么了？”

匡胤说：“降魔殿内锁的是什么人？”

景清这才晓得他指何事。连忙摇手说：“贤侄，不要多管闲事。”

匡胤看他叔父遮遮掩掩，欲说不说，当下火了，大声叫道：“出家人清净无为，红尘不染，为什么殿内却锁着妇女，哭哭啼啼？一定是你做出了什么不礼不法的事，要不然为什么吞吞吐吐！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是一是二，说个明白！还有个商量的余地；否则，俺赵某人可不是好惹的。”

景清见他暴跳如雷，忙说：“贤侄，你错怪愚叔了！”

匡胤说：“错怪不错怪是小事，且说一一殿内可是妇人？”

景清说：“正是。”

匡胤说：“还说什么错怪！眼见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事。”

景清晓得匡胤性格急躁，不敢一下子和盘托出，耐下性子缓缓地说：“虽是妇人，却是一件和本观道众毫不相干的事。”

匡胤说：“你是一观之主，就是别人做出歹事，将人关

在殿内，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总该知道！”

景清说：“贤侄息怒。这个女人是一个月前两个有名的强徒掳来的，愚叔也不知道是哪里掳来的。他们将这个女的关在这里，要我们替他好好的看守，要不然的话，就要让我们寸草不留。因为贤侄有病在身，所以就没告诉你。”

匡胤说：“强徒现在在哪里？”

景清说：“不知到哪儿去了。”

匡胤对他叔父的话还是不肯相信，说道：“岂有此理！快打开殿门，叫那女的出来，俺自己问一个详细。”说罢，拿了他那根浑铁铸就的齐眉短棒，往前就走。

景清知道他性烈如火，不敢遮拦，慌忙带了钥匙，随后赶到降魔殿前来开了锁。里头那女子以为强人前来抓她，吓得又哭了起来。匡胤等门一开，便一脚跨进。那女子躲在神像背后，吓做一团。匡胤放下短棒，近前一看，但见一个标致非常，秀丽绝伦的女子，瑟缩在那儿：

眉扫春山，眸横秋水，
含愁含恨，犹如西子捧心。
欲泣欲啼，宛似杨妃剪发。
琵琶声不响，是个未出塞的明妃。
胡笳调若成，分明强和番的蔡女。
天生一种风流态，便是丹青画不真。

匡胤上前安慰道：“小娘子，俺不是坏人，你不要惊慌。你告诉我，你家住在哪儿？被谁拐诱到这里来？如果有什么不平的事，俺赵某人替你解决。”

那女子才擦干了眼泪，从神像背后走出来，向匡胤深深作了一揖，匡胤也还了礼。那女子问匡胤道：“先生贵姓？”匡胤还没回话，景清便替他说了：“这位是汴京的赵公子。”

那女子才待要说，却似乎余惧犹存，扑簌簌地又流下泪来。匡胤再三抚慰，她才说出原委。原来她也姓赵，小字京娘，家住山西蒲州解梁县小祥村，今年一十七岁。因为随着父亲到阳曲县来还北岳的香愿，结果在半路上遇上了两个强人，将她掳到这清油观中关了起来。幸亏他们还不伤她父亲的性命。这两个强人一个叫满天飞张广儿，一个叫着地滚周进。他们将京娘关在这里，是因为两人都争着要跟京娘成亲，不肯相让，后来怕坏了义气，便决定到别的地方再去掳一个中意的女子，然后同日成亲，当作压寨夫人。强人走了已经一个月了，走的时候吩咐道士们要小心伺候看守。道士们害怕，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京娘将事情的始末根由说了清楚，匡胤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叔父，连忙向景清赔礼：“刚才侄儿太过鲁莽，冲撞了叔父，望叔父莫怪。”又说：“京娘是良家女子，无端被强人所掳，俺今日既然撞见，焉有不救之理！”又转身向京娘说：“小娘子，不要再伤心了。有俺赵某人在此，无论千难万难，保管你重回故土，再见爹娘。”

京娘说：“多谢公子美意，将奴家救出虎口，可是家乡迢迢千里，奴家孤身女流，又怎么回去？恐怕……”

匡胤说：“救人须救彻，好事做到底。俺不远千里，亲自送你回去。”

京娘拜谢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

景清却说：“贤侄，这事可千万行不得！那些强人势力

强大，连官司都禁捕他不得，你一个人又怎么行？还有，你将小娘子救出去了，他们来找我要人时，你叫我怎么应付？这不是拖累我吗？”

匡胤笑道：“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俺赵某一生见义勇为，万夫不惧，有什么行不得的？那强人再狠，狠得过潞州王吗？他们如果是有耳朵的，总该听过俺赵某的名头。既然你们出家人怕事，俺就留个记号给他，叫他们够胆就找俺来。”

说着，抡起浑铁齐眉棒，向那殿上朱红隔子，狠狠地一棒打下，“枋拉”一声，把整个窗棂都打下来了。又再一下，把那四扇隔子打得东倒西歪。吓得京娘战战兢兢，远远地躲在一边。景清面如土色，叫道：“你干什么！”

匡胤说：“这就是俺留下的记号，那些强人如果再来，你就说是我赵某人打坏窗隔抢去的。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叫他们打蒲州一路来找俺。”

景清说：“此去蒲州千里，路上到处盗贼生发，你匹马单枪，恐怕都不好走，何况有小娘子牵绊，还是三思而后行。”

匡胤笑道：“三国时代，关云长独行千里，过五关，斩六将，护着两位皇嫂，直到古城和刘皇叔相会，这才是大丈夫所为。今天这么一位小娘子，赵某如果救她不得，还做什么人？”

景清说：“虽然贤侄勇武豪侠，不怕强人，但是还有一件事，贤侄却须再三考虑。古来明训，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同器，贤侄千里相送小娘子，虽然是出于一番义气，别人又哪里知道？人家看到你们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际，

又将作何感想？被人不明不白地随便一说，岂不反而污了一世英名？”

匡胤呵呵大笑说：“叔父，莫怪俺说：你们出家人装架子，里外不一。俺们做好汉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再不管人家怎么说！”

景清见他主意已决，问道：“贤侄什么时候起程？”

匡胤说：“明天一早就走。”

景清说：“只怕贤侄身体还不健旺。”

匡胤说：“不妨事。”

景清知道再也挽留不住，便叫道童准备酒菜送行。匡胤在酒席上对京娘说：“小娘子，刚才叔父说一路同行，恐生非议，俺就借这席面，和小娘子结为兄妹。俺姓赵，小娘子也姓赵，五百年前是一家，从此就兄妹相称好了。”

京娘说：“公子是贵人，奴家怎敢高攀？”

景清说：“既然要一路同行，这样再好不过了。”即忙叫道童拿过拜毡，京娘双膝跪在拜毡上，向匡胤一拜：“受小妹子一拜。”匡胤在旁还了礼。京娘又拜了景清，叫他“伯伯”。当天晚上，景清让出自己的卧室给京娘睡，自己和匡胤在外厢同宿。

五更鸡唱，景清起身安排早饭，又替他们准备了路上要用的干粮肉脯。匡胤自己也将赤麒麟上稳了鞍，扎缚好了行李。这时京娘也起来了，匡胤对京娘说：“妹子，只可做村姑打扮，不可冶容丽服，招惹是非。”

吃过了早饭，匡胤扮作客人，京娘扮做村姑，同样的都戴个雪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向景清作别出门。景清送到门口，忽然想起一事，说：“贤侄，我看今天是走不成……”

不知景清为什么忽然说出这种话来？正是：

鹊得羽毛方高飞，虎无爪牙不成行。

景清说：“一匹马不能同时载两个人，京娘弓鞋窄小，怎么跟得上？我看还是等雇了一辆车子，让她乘坐，才好同去。”

匡胤笑着说：“俺还以为是什么事哩，原来为的这事。这俺早计划好了，不劳叔父操心。有了车辆，反而多费照顾。俺是要将马让给妹子骑坐，自己随后步行。虽是千里跋涉，又有何烦难？”

京娘说：“小妹有累恩人远送，愧非男子，不能执鞭坠镫，心中已是不安，怎敢反占尊骑。这决难从命。”

匡胤说：“你是女流之辈，正需坐骑。俺赵某脚又不小，步行快当，不必再推三阻四。”

京娘再三推辞，匡胤显得不耐烦了，没办法，只好上马。匡胤跨了腰刀，带着那根浑铁杆棒，向景清一揖而别。

景清赶上一步，说：“贤侄，一路小心。路上如果遇到那两个强徒，下手斩绝些，不要带累我们观中的人。”

匡胤说：“俺理会得！”说罢，把马尾一拍，喝声：“快走。”那马拍腾腾便跑，匡胤放开脚步，紧紧相随。

走了几天，来到汾州介休县地方的一个土冈下，地名黄茅店。这里原来是个大大的村落，因为世乱人荒，都逃散了，只剩得一两户人家，一间小小店儿。这时日色已经偏西，前途旷野，眼见再无村镇。匡胤对京娘说：“今天就在这里安歇，明天再走吧！”京娘说：“但凭尊意。”

两人走到那家小店，店小二接了包裹。京娘下马，摘下雪帽，小二一眼瞧见，舌头吐出三寸，缩不进去，心下想道：“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将马牵到屋后系了。匡胤和京娘自到店房坐下。

小二系好了马，走到客房来站着，呆呆地看着京娘，匡胤问道：“小二哥，有什么话要说吗？”

小二这才警觉过来，说：“这位小娘子是客官什么人？”匡胤说：“是俺妹子。”

小二说：“客官，不是小的多嘴，千山万水，在路上行走，不应该带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出来。”

匡胤说：“为什么？”

小二说：“现在可不是什么太平世界，到处扰攘不安。离这里十五里地界，有一座介山，地旷人稀，就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如果那边的强人知道了，你不只要白白的将这位小娘子送给他们作压寨夫人，怕还要倒贴利息哩！”

匡胤一听大怒，骂道：“你这狗贼，好大的胆子！竟敢虚言恐吓客人。”照着小二面前就是一拳。小二当场口吐鲜血，手掩着脸，跑出去了。只听得店家娘在厨房里不知嘀咕些什么。

京娘说：“恩兄，你性子也太急了些。”

匡胤说：“这家伙说话乱来，大概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俺不过先教他晓得利害！”

京娘说：“我们既然要在这里过夜，就不要得罪他。”

匡胤说：“有什么好怕的！”

京娘便到厨房和店家娘相见，说了一大堆好话，店家娘方才息怒，动手作饭。

这时天色尚未大暗，还没上灯，京娘正回到房中和匡胤讲话，外头忽然进来了一个人，在房门口探头探脑。

匡胤大喝道：“什么人？敢来瞧俺脚色？”

那人说：“小的是来找小二的，不干客官的事。”说罢，到厨房里和店家娘嘟嘟啾啾的，不知讲了些什么才走。

匡胤看在眼里，早有了几分疑心。到了上灯的时候，小二一直没有回来。兄妹二人胡乱吃了些晚饭。匡胤叫京娘掩上房门先睡，自己假说到外头方便，带了刀棒，绕到屋后查看动静。

大约二更前后，赤麒麟忽然一声惊嘶。匡胤急忙悄步上前细看，只见一个汉子被马踢倒在地。那人见匡胤来了，使劲地挣扎起来，拔腿就跑。匡胤知道是盗马贼，火速地追了出去。追赶了好几里。那人转过一道溜水桥边，忽然不见了人影。

匡胤正要转身回来，却见桥的对面有一间小小房屋，透着灯光，匡胤怀疑那人躲在里面，走进去一看，一个白发苍苍，面目慈祥的老翁，端坐在土床上，并没有什么贼人，匡胤上前问道：“老丈有没有看到一个贼人从那里跑了？”

老者说：“这里贼人很多。不知贵人所问的是哪个贼人？”

匡胤说：“是个偷马贼。”

老者说：“那偷马贼叫陈名，这时已经逃到山寨里去了。”

匡胤说：“听老丈一说，好象对贼人甚为熟悉，俺也听说此地贼人甚多，老丈若知其详，可否告知一二？”

老者说：“老汉久居此地，所以对贼人动静知道得详细。这里过去便是介山，最近来了两个强人，一个叫满天飞张广

儿，一个叫着地滚周进，在此啸聚喽啰，打家劫舍，扰害无数生灵。半月之前，不知哪里抢了一个女子，二人争娶未决，便将那女子寄顿他方，待再寻一个来，才各成婚配。这里一路店家，都是受那强人威逼，入伙作眼线的。但遇上有美貌佳人，便要报他知道。今晚贵人到店上时，那小二便上山去报了。那强人先差了人去探听虚实，回来之后，知道不但女子貌美，更有一匹骏马，而且是单身客人，不足为惧。强人便又差陈名先去偷马，那陈名第一善走，别号千里脚，所以贵人追他不着。强人这时已率领众喽啰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专等贵人经过，便要抢劫，贵人须要防备。”

匡胤说：“多谢指教！不过俺有一事未明，老丈何以深夜独处荒郊？又俺一介武夫，无官无职，何以老丈口口声声称俺贵人？”

老者说：“这些事情，无关紧要，贵人日后自当明白，此时不必多说。贵人请速回店，免得令妹悬望。”

匡胤谢道：“承教了！”拿起杆棒，急忙转身赶回。这时店门还半开着，匡胤悄悄地捱身而入。

原来店小二为接应陈名盗马，早就回到了店中，正在房里和老婆说话，叫老婆暖酒给他吃。一见匡胤回来，一闪身，躲到灯背后去了。匡胤一一看得清楚，心生一计，便去叫京娘向店家讨酒吃。店家娘拿了一个空壶，到房门口的酒缸内舀酒。匡胤出其不意，拿起铁棒，照脑后猛力一敲，只听“哎唷！”一声，登时倒地，酒壶撇得老远。小二听到老婆叫声，忙取了朴刀赶出房来，匡胤早闪在门边，手起棍落，也打翻了。接着再一人一棍，当场结果了二人性命。

京娘大惊，跑过来要救人，已经来不及了。问匡胤为什

么无缘无故将二人打死，匡胤便将桥边那位老者所说的话说了一遍。京娘吓得面如土色，说：“这该如何是好？”

匡胤说：“有俺赵某在，贤妹但可放心。”

两人当下再也无心歇息。匡胤到厨下暖了一大壶酒，吃得半醉，喂饱了马，前后包扎停当，将两个尸首拖到柴堆上，放起火来。看看火势盛了，然后叫京娘上马，匆匆离去。

这时东方已经泛白，经过溜水桥边，要找那老者问路，却已不见了那小小房子。只见旁边土墙砌的一个小小庙儿，供着土地公，方才想道，莫非昨晚所遇的老者，就是土地公现身？又想道：“他一直叫我为贵人，并说以后自见分晓，难道我以后果然有个发迹的日子？果真如此，日后当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两人再催马前行，走了数里，望见一座松林，树梢褐红，远望如一片火云。匡胤叫声：“贤妹慢走，前面大概就是赤松林了……”话未说完，草丛中忽地钻出一个人来，手执钢叉，一声不吭，望匡胤便攔。有道是会者不忙，忙者不会，匡胤提起铁棒架住，反手就打。那人并不抢攻，且斗且走，明明是要将匡胤引到林子里去。匡胤一时怒起，双手举棒，喝声：“着！”活生生地将那人的天灵盖打个稀烂。转过身来，叫京娘将马控住，不要走动：“等俺到前面林子里结果了那伙毛贼再走。”

京娘说：“恩兄小心！”匡胤放开大步，走进林子去了。

赤松林内正是着地滚周进带着四五十个喽啰在那儿埋伏，听得脚步响，以为是伏在外头的人回来报信，手提长枪，奔了出来，劈面遇着匡胤。匡胤知道是强人，并不打话，举棒便打。周进挺枪来敌。两人一来一往，战了二十余合，喽

喽看见周进遇敌，发声喊，一齐上前，将匡胤团团围住。

匡胤全不畏惧，一条铁棒舞得似金龙罩体，玉蟒缠身。迎着棒，似秋叶翻风，近着身，如落花坠地。不过几个回合，将贼人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进一看不敌，胆子发寒，枪法大乱，被匡胤一棒打倒。众喽喽个个抱头鼠窜，落荒乱跑。匡胤再复一棒，结果了周进。

回转身来，却不见了京娘，急忙四下找寻，原来早被四个喽喽簇拥过赤松林了。匡胤快步赶上，大喝一声：“贼徒！哪里走！”

众喽喽见匡胤追来，丢下京娘，没命地跑了。匡胤说：“贤妹受惊了。”

京娘说：“刚才的喽喽中有两个人曾经和强人到过清油观，是认得我的。他们说：‘周大王和客人交手，料可以将这客人解决，我们先将她送到张大王那边去。’前去恐怕更加危险。”

匡胤说：“不妨事的，周进已被俺剿除了，只不知张广儿在哪里，俺正要去找他，也为地方除害。”

京娘说：“但愿不要遇上的好。”

两人再走了四十余里，来到一个市镇。觉得肚子饿了，想找家饭店吃饭，可是却见店家个个忙碌，竟没一个上前招呼的。匡胤心下起疑，但是因为带着京娘，不愿多生是非，只好牵马慢行。走过许多店铺，但见家家关门闭户。到了街的尽头，一户小小人家，也关着门。匡胤好生奇怪，便去敲门，敲了好久，没人答应。转身到屋后，将马拴在树上，轻轻地去敲后门。里面一个老婆婆开门出来，看了一眼，脸上掩不住恐惧的形色。

匡胤慌忙跨进门内，向婆婆深深一揖：“婆婆不必惊慌，俺是过路客人，带着女眷，因找不到饭店吃饭，想借婆婆家吃顿中餐，吃了就走。”

婆婆四下张望，疑神疑鬼，叫匡胤不要出声，匡胤用手招京娘相见，婆婆赶紧将门闭了。

匡胤问道：“那边店里好象安排什么酒会，到底是迎接什么官府，众人如此惊慌？”

婆婆说：“客人不必管这闲事。”

匡胤说：“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么厉害？俺是远方客人，婆婆但说不妨，俺不去管它就是。”婆婆说：“今天是山寨里的满天飞大王从这里经过，镇上的人大家敛钱备饭，买静求安。老身有个儿子，也被店里的人拉去帮忙了。”

匡胤一听，想道：“原来如此！俺正找你不着，原来却在这里！一不作，二不休，索性给他个干净，为地方除去大害，也为清油观断了祸根罢！”便对婆婆道：“婆婆，既是强徒到来，这是俺妹子，怕她受了强徒惊恐，相烦就在婆婆家藏匿些时，等这大王过去之后，俺们再走，不知可否？”

婆婆说：“躲躲不妨事，只是客官不要出头去惹事才好。”

匡胤说：“俺男子汉自会躲闪，不烦婆婆操心。俺且先到路旁去打探一下消息。”

婆婆说：“既要出去，就得小心，包子是现成的，等你来吃饭却不方便。”

匡胤提着铁棒，从后门走了出来。本来想乘马直接去找那满天飞，忽然想道：“俺在清油观中，许下诺言，说是千里步行，如果骑马去了，不算好汉。”当下心生一计，大踏步奔出路头，走到前头的店家，大咧咧地叫道：“大王就要

到了，俺是打前站的，你们酒饭做好了没？”

店家说：“都准备好了。”

匡胤说：“先摆一席给俺吃。”

众人久在强人积威之下，哪个敢去辨个真假？大鱼大肉，热酒热饭，只顾搬了出来。匡胤放怀大嚼，吃到九分九，外面纷纷沸沸传道：“大王到了，快摆香案。”

匡胤一听还叫摆香案，心上气加三分。不慌不忙，拿了那根铁棒，出外一看，只见十余对刀枪棍棒，在前开路，到了店门，一齐跪下。那满天飞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千里脚陈名紧贴身后。又有三五十个喽啰，十几辆车辆簇拥而来，好不威风。匡胤看了，更加几分气。

看看满天飞的马头走近，匡胤大喊一声：“强贼看棒！”从人丛中一跃而出，如一只老鹰自空飞下。那马受了惊骇，望前一掀，正好迎着匡胤打来的铁棒，当场打折了一只前蹄，那马负痛倒下，满天飞翻身下马，背后陈名持棍赶来，被匡胤一棍，打翻在地。

满天飞舞动双刀，来斗匡胤，匡胤一跳，跳到高阔处，两人一来一往，斗了十余合。匡胤看得仔细，放个破绽，满天飞一刀砍下，匡胤棍起，将满天飞右臂打折了下来。满天飞见不是势头，拔腿就走。匡胤纵步赶上，大声喝道：“你绰号满天飞，今日就送你飞上天去！”举棒望脑后劈下，登时打做个肉粑。可怜两个强人，一日之内，双双魂飞天外。正是：

三魂渺渺满天飞，七魄悠悠着地滚。

众喽啰见死了大王，个个要逃，匡胤大叫道：“俺是汴京赵大郎，张广儿、周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并不干你等众人之事。”

众喽啰弃了刀枪，一齐拜倒在地，说道：“俺们从不见将军如此英雄，情愿伏侍将军为寨主。”

匡胤呵呵大笑：“高官厚爵，俺尚不希罕，何况落草！”

匡胤忽然看见陈名，也杂在众喽啰中，便叫他出来：“昨天晚上来盗马的就是你吗？”

陈名叩头如捣蒜，口称死罪。

匡胤说：“且跟我来，赏你一顿饭吃。”

众人都跟到店中，匡胤就吩咐店家：“俺今天替你们地方除了二害，这些都是被迫入伙的良民，菜饭既然已经备下，就让他们饱餐一顿，俺自有处置。款待张广儿的一席给我留下，俺有用处。”店主人不敢不依。

众人吃罢，匡胤叫过陈名：“听说你能日行二百里，是个有用之才，怎么会失身做贼？俺今日有用你之处，不知你肯依否？”

陈名说：“但凭将军差遣，虽死不辞！”

匡胤说：“俺在汴京，因为打坏了皇家花园，又大闹了皇家戏园，所以逃难到此，麻烦你到汴京去打听一下，看风声如何？半个月之内，再到太原清油观赵知观处等我。不可失信。”

匡胤借了纸笔，写了一封给赵景清的家书，交给陈名。然后将贼人车辆财帛，打开分做三分。一分散给市镇人家，当作偿还贼人骚扰的费用，并叫镇民将贼人尸首及刀枪等物，带去见官请赏。一分散给众喽啰，命他们各自还乡营生。

另一分又析作二分，一半给陈名当作路费，一半寄给清油观当作修理降魔宝殿门窗的费用。众人见他如此分派，个个心服口服，当下各自散去不题。

匡胤叫店家将那一桌留下的酒席抬到婆婆家里。婆婆的儿子也来了，向婆婆说起匡胤除害等事，个个欢喜。匡胤向京娘说：“愚兄一路让贤妹受惊了，今天借花献佛，替贤妹压惊把盏。”京娘千恩万谢，好不开怀。

酒饭过后，匡胤拿了十两银子送给婆婆，当天晚上，就在婆婆家过夜。

京娘躺在床上，想起匡胤一路舍身护己的大恩，不知何以报？想到自己女孩儿家，除了以身相许之外，再无他法，可是又难以启口。左思右想，辗转不能成眠，不觉已是天晓。

眼看匡胤一早起身，就备马要走，京娘闷闷不乐，不知如何可将心事表白。忽然心生一计，一路上就假装肚痛，常要下马休息。匡胤只好扶她下马，又扶她上马。一上一下，将身子紧紧偎贴在匡胤身上，搂肩勾颈。真是万种情怀，千般旖旎。晚上睡觉时，又装寒装热，要匡胤替她减被添盖。软玉温香，但愿伊人解语。谁知匡胤生性刚直，竟像铁打心肠一般，全然不以为意。

又走了三四天，离蒲州只有三百多里路了。京娘心下踌躇：“已经就快到家了，如果只管害羞不说，事情就不成了。”当晚在一个荒村歇息，四宇无声，微灯明灭，京娘再也不能成眠，翻身坐起，在灯前长叹流泪。

匡胤见她如此光景，起身问道：“贤妹为何如此？”

京娘拭泪答道：“小妹有句心腹之话，说出来又怕唐

突……”

匡胤说：“兄妹之间，有什么说不得的话？但说无妨。”

京娘迟疑了一会 就道：“小妹不幸 陷于贼人之手 若非恩人相救，恐早已不能重见天日。大恩大德，胜如重生父母，只是无以为报。小妹愧生为女儿身……恕小妹出言无状，如若恩人不嫌貌丑，小妹情愿终身侍候恩人，铺床叠被，以稍尽报效之情，不知……”

匡胤大笑：“贤妹，你错了！俺与你素不相识，出身相救，完全是基于一片义气，并不是因为你容貌美丽。更何况同姓不婚，俺与你已是兄妹相称，岂可相乱？这事不许再提，免得惹人笑话。”

京娘给他说得羞惭满面，良久无语。过了一会儿，才又鼓起勇气说：“小妹不是淫污下贱之流，深知恩人义气深重。不过想到贱躯余生，都出恩人所赐，此身之外，别无报答，衷心抱恨。小妹也不敢想望能和恩人得成婚配，便愿能为妾为婢，伏侍恩人一日，死而无怨。”

匡胤听她又说，不禁有气：“俺赵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却把俺看作施恩望报的小辈，是何道理？你若再有这种念头，俺即时撒开双手，不管闲事，你却怪不得俺有始无终！”说得声色俱厉。

京娘两泡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强行忍住，说：“愚妹是女流之辈，无知无识，冒犯恩兄，望恩兄恕罪。”

匡胤这才息怒，说：“贤妹，不是俺不近情理。俺为一番义气，千里步行相送，如果但循儿女私情，岂不和那两个强人相同？把从前一片豪情，化作假意，空惹天下豪杰们笑话！”

京娘说：“恩兄义气感人，小妹今生不能报大德，只好来生补报了。”正是：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

从此一路无语。看看来到蒲州，京娘在马上望见故乡景物，好生伤感。

却说京娘的爹妈自从京娘被掳，已经两个多月，每天都思念啼哭。忽然庄客来报，说京娘骑着马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手执棍棒的红脸大汉。赵员外一听，吓得脸色铁青，说：“不好了，强人来讨嫁妆了。”

妈妈说：“强人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快叫儿子赵文去看个明白。”

赵文说：“虎口哪有回来肉？妹子被强人劫走，怎么会再送回来？大概是脸孔相像的，不要错认了……”

话还没说完，京娘已经下马走进了中堂。爹妈见了女儿，相抱痛哭。哭罢，问京娘怎么逃得回来？京娘将被关在清油观中，得赵公子搭救，认做兄妹，千里步行相送，途中剿除两个强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恩人现在外边，不可怠慢。”

赵员外慌忙出堂见了匡胤，拜谢道：“如果不是恩人相救，我们父女再不能够有相见的日子，大恩大德，感激不尽。”随即叫妈妈和京娘都出来拜谢一番。叫儿子赵文也出来见了恩人。赵文只是冷冷地谢了一声，便走进去了，匡胤也不以为意。

当天宰猪设宴，款待匡胤。赵文私底下和父亲商议道：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妹子给强人掳去，是家门不幸。今天忽然跟了这个红脸汉子回来，俗话说：‘人无利己，谁肯早起？’这个汉子千里相送妹子回来，难道别无所图？必定是和妹子有了甚么瓜葛，前来求亲的。妹子经过许多风波，又和这汉子同行同宿，再有谁肯聘她？不如就将妹子嫁了这个汉子，或者将他招赘入门，两全其美，也省得旁人议论。”

赵员外是个随风倒舵，没主意的老头子，听了儿子的话，便叫妈妈唤京娘来问：“你和那公子千里相随，一定把身子许过他了。如今你哥哥说，要将你匹配给他，你意下如何？”

京娘知道匡胤的脾气，说：“赵公子是个豪侠义士，正直无私，和孩儿结为兄妹，便如嫡亲一般，从无一句调戏之言。孩儿但望爹妈由他在家，款待他十天半月，稍尽心意。婚配的事，绝不可提起。”

妈妈将京娘的话告诉了员外，员外不以为然。不一會兒，筵席摆出，赵员外请匡胤坐在上席，自己老夫妻下席相陪，赵文在左席，京娘在右席。酒过数巡，员外对匡胤说：“老汉有一句不得体的话，望恩人不以为怪：小女余生，皆出恩人所赐，老汉全家感恩戴德无以为报。幸小女尚未许人，意欲献与恩人，侍候箕帚，伏乞勿拒。”

京娘听她父亲一说，脸色大变。匡胤听了，更如一盆烈火从心底生起，大骂道：“老匹夫！俺为义气而来，你却用这种话来污辱我！俺若是贪女色的，在路上早就成亲了，何必千里相送？像你这般不识好歹，枉费了俺一片热心！”说罢，将桌子掀翻，望门外大踏步便走。

赵员外夫妇吓得战战兢兢，出声不得。赵文见匡胤举动粗鲁，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里有如刀割，急急走去扯住匡胤衣袖，哀求着说：“恩人息怒，且看愚妹面上，不要计较。”匡胤哪里肯依，一手摔脱了京娘，奔到柳树下，解了赤麒麟，一跃上马，如飞而去。

京娘受这一激，哭倒在地，爹妈说好说歹，好不容易才劝转回房。两老又把儿子赵文着实埋怨了一场。赵文又气又恼，也走出门去了。

赵文的老婆听到爹妈为了小姑的事，埋怨了丈夫，心中不平。便假作相劝，走到京娘房中，冷言冷语说：“姑姑，离别虽然是苦事，那汉子既然不顾一切地丢下你，我看也是个薄情的，你就不必太伤心了。他如果是个有仁有义的人，就不会如此了。姑姑年轻美貌，还怕没有好姻缘吗？不要太过伤心了。”

这一番奚落，把京娘给气得半死，泪如泉涌，哑口无言，心里想道：“只因命违时乖，遭逢强暴，幸遇英雄相救，指望托以终身，谁知好事不谐，反涉嫌疑。自家父母哥嫂都不谅解，何况他人？不能报恩人之德，反累恩人清名。为好成歉，皆因命薄。早知如此，不如死在清油观中，省了许多是非口舌，倒落得干净。如今悔之不及。千死万死，总是一死，死了倒还能表白我一番心迹。”

捱到深夜，趁爹妈熟睡，提笔在壁上写了四句诗，表明心迹。再撮土为香，望空拜了匡胤四拜，拿了白罗汗巾，悬梁自尽而死。

可怜闺秀千金女，化作南柯一梦人。

天明，老夫妇起身，不见女儿出房，到房中看时，见女儿缢在梁间，两口儿放声大哭，看壁上有诗云：

天付红颜不遇时，受人凌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恩人，彼此清名天地知。

员外读诗会意，才相信自己的女儿果然冰清玉洁，又把赵文皇骂了一顿。免不得买棺成殓，择地安葬，不在话下。

再说匡胤骑着赤麒麟，连夜走到太原清油观，去见叔父赵景清。千里脚陈名已经从汴京探听回来，到了三天了，说汉后主已死，郭威禅位，改国号为周，招纳天下豪杰。匡胤大喜，住了几天，别了叔父，和陈名一同回到汴京来。

回到汴京以后，先去应募，作了军中一名小校。后来随着周世宗南征北讨，累功至殿前都点检。不久，受周禅，为宋太祖。陈名相从有功，后来也做到了节度使。

匡胤即位为太祖以后，追念京娘以往兄妹之情，派人到蒲州来访消息。来人录了京娘所遗四句诗回报，匡胤甚是嗟叹，敕封为“贞义夫人”，立祠于小祥村。那黄茅店溜水桥的土地公 敕封为“太原都土地”命当地官府择地建庙 至今香火不绝。

这篇话本 题作《赵公子大闹清油观 千里送京娘》。后人 有诗云：

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京娘。
汉唐吕武纷多事，谁及英雄赵大郎。

结 语

本篇选自《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这是一篇典型的中国侠义小说。演述的虽然是一般的英雄救美的主题，但是，和后来英雄救美，然后美人必配英雄的故事却大有不同。它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侠士那种刚健而又执拗的个性。侠之所以为侠，就因为他有着和常人不同的人生观，和极强烈的自我认定。他们认为义之所在，便当勇往直前，毫不退缩；路见不平，便当拔刀相助。义就是他们自我肯定的一个准则。义是不求回报的，义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奉献的精神。结果，有时候由于太过执拗，毫无妥协的余地，反而常常会产生一些无可弥补的悲剧。这种悲剧有时候是冲着侠士本身而来，有时候却会有另外的牺牲者。赵太祖虽然救了京娘，京娘终于还是落了一个悲惨的下场，就是由此而来。

这一篇大概是明人所作的拟话本，如果以宋人话本的分类来说，应当属于朴刀杆棒一类的故事。在描写赵太祖英雄事迹的长篇通俗小说飞龙传里，也有送京娘的故事。元代彭伯成的金娘怨杂剧，和明人的风云会传奇，也都谈到京娘的事。

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杭州西湖的胜景，自古天下闻名。不只山光秀丽，水色依人，更多的是名胜古迹，引人幽思。

这些名胜古迹之所以引人幽思，使人流连，是因为在它们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悠远的传说，或美丽的故事。

譬如金山寺、涌金门的由来，据说就是因为晋朝咸和年间，有一次山洪暴发，水势汹涌，如惊涛骇浪地冲入西门。眼见全城即将遭殃，忽然水中涌现一头全身金色的牛，不久

洪水即退。而那只金牛随水流到北山之后，便即不见。杭州城的人认为这是神灵显化，便在山腰立了一个寺庙，这就是金山寺。而西门从此便叫涌金门。

飞来峰的神话也很神奇。听说以前有一位西域来的僧人，名叫浑寿罗，云游到杭州西湖，观赏山景之余，看到这一座突出的山峰，便说：“印度灵鹫山前的一座小峰，忽然不见 原来就是飞到这里。”当时的人都不相信 僧人说：“我记得灵鹫山前的这座峰岭，叫做灵鹫岭，上面有一个山洞，洞里有只白猿。不信的话，让我呼它出来。”一呼叫，果然跑出了一只白猿。从此，大家便称这座山峰为飞来峰。

而湖中有一座山，叫做孤山，旁边一条路，东接断桥，西接霞岭，叫做孤山路，便是宋朝的隐士林和靖先生筑的。

另外又有白公堤、苏公堤。白公堤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来做刺史的时候筑的，南接翠屏山，北至栖霞岭。苏公堤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这儿当太守的时候修的。两座堤上都栽满了桃柳，每当春景融和的时节，桃花飘香，杨柳依依，真是美丽非常，堪描入画。

各位看官，或许你们会说，正经儿的故事不说，却讲这些古迹传说干什么！这有个缘故，且听在下慢慢道来。在下今天要说的这一篇故事，正和西湖一个古迹的传说有关，所以在正题儿未讲之前，便先引这几个有关名人古迹的传说，来做个开场。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就是西湖雷峰塔的传奇。雷峰塔是杭州有名的名胜，这是各位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有这雷峰塔？各位恐怕就不一定清楚了。原来雷峰塔的建立，关联着一个稀奇古怪、美丽风流、却又有些悲怨凄怆的故事。

故事就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杭州府。

话说杭州城中官巷口李家草药铺中，有一位年青的伙计，名叫许宣，今年二十二岁，尚未成亲。这许宣上无兄，下无弟，父母就单单生下他和一个姐姐，按排行来说，也算是老大，因此家人便又叫他小乙。

小乙的爹原也是开草药铺的，不幸在他十五岁那年，父母相继病亡，当时姐姐又已出嫁，家中便落得孤孤凄凄的小乙一个人，好不可怜。亏得姐姐、姐夫怜他一个少年人家，无人照管，便将他接过来同住。

小乙的姐夫姓李名仁，家住城中过军桥黑珠巷内，是邵太尉手下一名小小的军需官，平常也替邵太尉管钱粮。这种军需小官在当时又称募事官，所以人家便叫他李募事。

官巷口李家草药铺的主人李员外，就是小乙的表叔。因为小乙从小跟随父亲，耳濡目染，对草药生意这一行倒也懂了一些，所以在他住到姐姐家不久之后，李员外便来叫他到铺里当助手。小乙白天到药铺里照管生意，晚上便回姐姐家睡，日子平平淡淡的，倒还过得安稳。如此过了六、七年，小乙渐渐长大成人了。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前夕，小乙回家之后，吃过了晚饭，对姐姐说：“今天保叔塔和尚到店里去，叫我明天到寺里烧香，追荐祖宗。我想明天向表叔告个假，去走一趟。”

姐姐说：“爹娘过世多年了，这也是应当的。”

第二天早起，便先去买了蜡烛、冥钱、纸马、香枝等东西。准备妥当，换了新鞋袜、新衣服，然后才到药铺里来，对李员外说：“我今天要到保叔塔去烧香，追荐祖宗，来给叔叔告个假。”

李员外说：“那就早去早回。”

小乙离了铺中，走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经清河街后钱塘门，再上石函桥、放生碑一路，不久便到了保叔塔寺。到寺里礼过了佛，烧了香，便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等吃了斋，看看天色尚早，想到西湖各地走走。离了寺，过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来看林和靖旧坟，然后再到六一泉闲走。

谁知这清明天气，惯会作弄人。忽然云生西北，雾锁东南，下起微微的细雨来了。不一会，雨渐下渐大，正是清明时节，少不得天公应时，催花雨下，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眼见得地下湿了，小乙可惜新鞋袜，便脱了下来，赤脚走出四圣观来寻船，却没见到半只。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过来，小乙认得是张阿公，大喜，叫道：“张阿公，载我过湖去，拜托。”

张阿公将船摇近岸来，道：“小乙官，这下雨天，不知你要到哪里上岸？”

小乙说：“涌金门上岸。”

船刚摇离了岸七、八丈远，忽然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拜托一下，我们要搭船过湖。原来是一个妇人和一个丫环。

张阿公对小乙说：“因风吹火，用力不多，就顺便载她们过去吧。”

小乙说：“理当如此，你叫她们下来吧。”

张阿公将船又摇过岸边，接那妇人同丫环下船。小乙见那妇人头上梳着孝髻，身上穿一件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丫环头上一只角髻，身上穿着青衣服，手中捧着一个包儿。

那妇人上船见了小乙，深深道了一个万福，小乙慌忙起身答礼。那妇人和丫环才在舱中坐下。

那妇人坐定之后，不时地秋波频转，看着小乙。小乙虽然是个老实的人，毕竟已是长大成人，见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妇人，就坐在对面，旁边又是个俊俏的丫环，免不了——一番心神荡漾，也不时地瞧着那妇人。

那妇人说：“不敢动问官人，尊姓大名？”

小乙答道：“在下姓许名宣。”

妇人说：“府上何处？”

小乙说：“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白天在一家草药铺帮人做点生意。”

那妇人问过了，小乙想到自己也该问她一下，便说：“不敢拜问娘子，尊姓？府上哪里？”

那妇人说：“奴家白氏，亡夫姓张。亡夫年前不幸过世，就葬在雷岭这边。今天清明，带了丫环来坟上祭扫，刚要回去，不巧就遇上了这场雨。如果不是搭了官人的便船，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个一对一答，便不觉如先前的生分了。又闲话了些家常，船已靠岸。正要下船，那妇人却对小乙说：“真对不起，奴家出来上坟，一时匆忙，忘了带钱，拜托官人先替奴家还了船钱，等上了岸再来送还。”

小乙说：“娘子请便，这一点点船钱，不算什么。”算还了船钱，小乙搀那妇人上岸，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

那妇人说：“寒舍就在箭桥双茶坊巷口，若不嫌弃，请到寒舍奉茶，一并送还船钱。”

小乙说：“这点小事何须挂怀。天色晚了，容改天再来拜望吧！”

说罢，那妇人带着丫环去了。小乙走进涌金门，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看见一家草药铺，正是李员外兄弟的店。小乙走到铺前，李二员外刚好站在门口。

李二员外说：“小乙，这么晚了，上哪儿去？”

小乙说：“到保叔塔烧香去了，不巧遇上了雨，来向你借把伞。”

李二员外听了，便叫里面：“老陈，拿把伞来给小乙。”

老陈将伞拿来，撑开了说：“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没一点儿破，你拿去要小心不要弄坏了。”

小乙说：“这个我知道，不必吩咐。”接了伞，谢了二员外，便上羊坝头来。

刚走到后市街巷口，忽听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小乙回头一看，只见沈公巷口，小茶坊屋檐下站着一个人——正是搭船的白娘子。

小乙说：“娘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白娘子说：“雨下个不停，鞋儿都踏湿了，不好走，叫青青回家拿伞和鞋子去了，到现在还没来。天色已经不早，官人如果方便，送奴家一程，不知可好？”

小乙撑着伞，送她到了坝头，说：“娘子要到哪儿？”

白娘子说：“过了桥，往箭桥去。”

小乙说：“我到过军桥去，就快到了，不如把伞借你，明天我到府上去拿。”

白娘子说：“这真不好意思，多谢官人厚意。”

小乙沿着人家屋檐下冒雨回家。当天晚上在床上只是想着白娘子，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天到了铺里，更是心慌意乱，做生意都觉得心不在焉了。吃过了午饭，想道：“不说一个谎，怎么去拿伞来还人家？”便对李员外说：“今天姐夫叫我早点回去，说家里有点小事。”

员外说：“那就去吧，明天早点来。”

小乙离了店，一路便到箭桥双茶坊巷口来，找白娘子。问了半天，并没一个人认得。

正在那儿不知所措，青青正好从东边走来。小乙说：“你住在哪里啊？我来拿伞，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青青说：“官人跟我来。”带着小乙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楼房门前，说：“这里便是。”

进了门，屋里摆着十二把黑漆交椅，墙上挂了四幅名人山水古画。看出去，街的对面正是秀王王府。

青青说：“官人，请到里面坐。”又向里面悄悄地叫声：“娘子，许官人来了。”

白娘子在里头应道：“请官人进里面奉茶。”

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内厅，小乙起初不好意思，青青三回五次地催，才走了进去，揭起青布幕一看，是一间小客厅。桌上放一盆虎须菖蒲，两边也挂四幅美人，中间一幅神像，神像下的桌上放着一个古铜香炉。

白娘子向前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说：“昨天多蒙官人照顾，感激不尽。”

小乙说：“一点小事，何须挂齿。”

白娘子说：“请坐一会儿，喝些茶。”喝过了茶，又说：“等一下有薄酒三杯，聊表谢意。”

小乙才要推辞，青青已将菜肴排满了一桌，只好喝了几杯。看看天色不早，便起身告辞：“蒙娘子置酒相待，多谢了。天色不早，在下住的又远，该得回去了。”

白娘子说：“官人的伞昨天转借给了一位舍亲，请再饮几杯，奴家叫人去拿。”

小乙说：“在下是必得走了。”

白娘子说：“就再喝一杯吧！”

小乙说：“实在是喝得够了。”

白娘子说：“官人既然一定要走，伞只好麻烦明天再来一趟了。”

隔天，小乙又编造了一个理由，请了半天假，到白娘子家来拿伞。白娘子仍备酒菜相待。

小乙说：“娘子，在下只是来拿伞，不敢多扰。”

白娘子说：“既然准备了，就喝一杯吧！”

小乙只好坐下。白娘子给他倒了一杯酒，劝他喝了，又倒一杯，带着满面春风，娇滴滴地说：“官人，奴家看你是个老实人，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奴家的丈夫过世经年，想必你我宿世有缘，才有这番巧遇。而且一见便蒙错爱，正是你有心我有意。如不嫌弃，就请央一个媒人，共成百年姻眷。不知意下如何？”

小乙听了，心里想道：“能娶到这样的妻子，那是再好

不过了，只是我寄人篱下，哪里来的钱结婚？”想到这里，不禁有些难过，便沉吟不语。

白娘子又说：“怎么了？”

小乙说：“多蒙错爱，只好心领。”

白娘子略显吃惊地说：“官人敢是嫌弃奴家再嫁之身？”

小乙说：“在下怎敢有嫌，只是在下有难为之处。”

白娘子说：“什么难为之事？”

小乙说：“实不相瞒，只因在下身边窘迫，不敢从命。”

白娘子说：“这倒不须官人烦恼，奴家身边还有些余财，可以用得。”便叫青青：“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

青青进里面拿来一个包儿，递给白娘子，娘子交给小乙说：“官人，这些你先拿去，不够时再来取。”

小乙将包儿打开一看，是五十两雪花花的银子，不好推托，便收了下来。青青把伞拿来还了小乙，小乙便起身告辞。

隔天，小乙把伞送还了李二员外，仍照常到铺里照管生意。到得下午，又给李员外告个假，到市场买了一只烧鹅、鲜鱼、精肉、嫩鸡、果品等，提回家来。又买了一樽酒，吩咐丫环安排了一桌酒席，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

那天刚好姐夫也早些回家，听说小乙摆了酒席请他，好生奇怪，想道：“小乙平常俭省得不得了，今天不知为了什么事？”

喝了几杯，姐夫憋不住闷葫芦，便说：“小乙，无缘无故的花钱，有什么事吗？”

小乙说：“姐夫、姐姐照顾小乙多年，小乙感谢良多。小乙年纪已经不小，长此下去，终不是了局。现在有一头好亲事，小乙不敢自作主张，望姐夫、姐姐给小乙做主。”

姐夫听了，肚里思量道：“平常一毛不拔，今天花了一些钱，原来就是要我替他娶亲。”夫妻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发一言。

过了两三天，小乙见姐夫、姐姐从不提起这事，心里奇怪。捉个空便对姐姐说：“姐姐，不知和姐夫商量过没有？”

姐姐说：“还没。”

小乙说：“怎么不和姐夫谈谈呢？”

姐姐说：“这种事和其他的不一样，草率不得。我看你姐夫这几天脸色不好，不知有什么事，我怕他烦恼，所以没问他。”

小乙说：“姐姐，有什么好烦恼的？是不是怕花钱？”说完，便到自己的房中，拿出白娘子给他的银子，递给姐姐，说：“我只要姐夫替我作主，钱已经准备好了。”

姐姐说：“为了娶老婆，原来你早就积蓄了这么多钱。好，等你姐夫回来，我就告诉他。”

当晚李募事回来，姐姐便对他说：“小乙说要娶老婆，原来自己早就省下了一笔钱，我们就替他完了这头亲事吧。”

李募事说：“原来如此，共有多少钱，拿来我看看。”

姐姐就将钱递给丈夫。李募事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大叫一声：

“不好了，这下子全家遭殃。”

他的妻子吃了一惊：“是什么事？”

李募事说：“几天前，邵太尉库里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箱子还是锁得好好的，封条也没坏，门窗也没动，又没有地道，银子不知怎地不翼而飞。现在杭州府正四处缉捕贼人，十分紧急。并且出了告示，如捕获贼人，赏银五十两；

知而不报，或窝藏贼人，全家发边疆充军。每一锭失银的字号写得清清楚楚。小乙这银子与告示上的字号分毫不差，正是邵太尉库内的银子。不管他是偷的、借的，反正‘火到身边 顾不得亲眷。’宁可他一人受苦 不要累了我们一家。我现在就去出首。”

他的妻子听得目瞪口呆，出声不得。

李募事当时拿了银子到府里出首，府尹听说有了贼赃，整个晚上再也睡不着，第二天上堂，即刻差缉捕班头何立前去抓人。

何立带了一班衙役，火速地赶到官巷口李家药铺，见了小乙，不由分说，绑了就走。一声锣，一声鼓，即刻解到府里来。

府尹见了，也不问话，只喝声：“打！”

小乙吓坏了，当堂跪下说：“大人明鉴，不必用刑，不知小民身犯何罪？”

府尹气愤愤地说：“真赃正贼，获个正着，还说无罪！邵太尉府中门户、封锁不动，平空地丢了五十锭大银。昨天李募事前来出首，说你持有赃银，剩下的四十九锭想必还在你处。封皮不动，就不见了银子，多半你是个妖人。”喝叫：“不要打，拿些狗血来！”

小乙听了，才知道为的什么，当下大叫道：“我不是妖人 待我分说。”

府尹说：“好，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

小乙便将遇见白娘子的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府尹说：“白娘子现住何处？”

小乙说：“住在箭桥边，双茶坊巷口，秀王王府对面的

楼房。”

府尹随即叫何立带领从人，押着小乙去捉白娘子。

一行人扰扰嚷嚷地赶到秀王府对面楼房一看，门前一堆垃圾，也不知堆了多久了；大门一条竹竿横夹着，哪里像是有人住的样子？众人都呆住了，小乙更是惊得张了口合不得。

何立叫过邻人来问，众邻舍说：“这房子五、六年前是毛巡检一家住的，后来他们全家得疫病死了，便没有人再住过。听说房子常闹鬼，也没人敢进去，已经空下好几年了，哪里有什么白娘子？”

何立叫众人解下横门的竹竿，里面冷冷清清的，有点阴森，没人敢先进去。倒是衙役里头一个叫王二的，平时嗜酒如命，人家都叫他好酒王二，胆子比旁人大些，他说：“都跟我来。”

发声喊，大家一哄地拥了进去，里头桌椅、板壁都有，却是灰尘满地，没一个人影。

众人再叫王二带路，一齐上楼。楼上的灰尘更多。转到一间房门前，推开房门一看，床上挂着一张帐子，旁边还有一些箱笼，一个如花似玉的白衣娘子坐在床上。众人看了，吓了一跳，没人敢上前。最后还是王二说：“大家都不敢向前，公事怎么了结？去拿一坛酒来，我喝了，捉她去见大尹。”

有人便到邻舍去提了一坛酒来，王二开了坛子，一口气喝光，仗着酒气说：“是妖怪，我也不怕。”说着，将空坛子望白娘子打去。只听轰隆一声，有如晴天霹雳，把众人都吓倒了。等到起来看时，床上一个人影也没，只有一堆明晃晃

的银子，众人说声：“怪，怪！”一齐向前，将银子翻开一看，果然是库中失去的银子。算一算，刚好是四十九锭。何立说：“我们将银子带去见大尹。”大家扛了银子，便到府中来。

何立将前事一一禀覆了府尹，府尹说：“那一定是妖怪无疑。”即刻派人将五十锭银子送还邵太尉，并将破获之事一一禀覆清楚。小乙则因为犯了“不应得为而为之事”，发配到苏州牢城营做工。

李募事因为自己出首了小乙，心里过意不去，便将邵太尉发给的赏银五十两，全部送给小乙当作路费。李员外则写了二封介绍信，交小乙带去。一封给牢城营的主管，也就是押司范院长，一封给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请他们照顾小乙。

小乙痛哭一场，拜别姐夫、姐姐，带上刑枷，两个押送的公人押着，离了杭州，往苏州进发。

几天之后，来到苏州，便拿着李员外的信，去拜见范院长和王主人。王主人替他在官府上下使了钱，范院长也看了李员外的情面，不叫他在牢中受苦，由王主人具保，就在王主人的楼上住了。此时小乙的心情，真是感慨万端，有诗为证：

平生自是真诚士，谁料相逢妖媚娘！

抛离骨肉来苏地，思想家中心断肠。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小乙在王主人家住，一晃眼，已是半年。

时当九月下旬，有一天，王主人正在门口闲站，看街上人来人往，忽然一乘轿子，旁边一个丫环跟着，来到门前停了下来。那丫环向前问道：“借问一下，这里是王主人家吗？”

王主人说：“这里就是，不知你找谁？”

丫环说：“我找杭州府来的许宣官人。”

主人说：“你等一等，我去叫他出来。”便走到里面叫着：“小乙哥，有人找你。”

小乙听了，急走出来，到门前看时，那丫环正是青青，轿里坐的正是白娘子，不禁气往上冲，连声叫道：“死冤家！你盗了官库银子，劳累我吃了多少苦！有冤无处伸！如今落得如此下场，你还来干什么？不羞死人么！”

白娘子道：“官人，不要怪我，这次来，是特地来给你分辩这件事的。让我们到主人家里面说。”说着，便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轿。

小乙说：“你是鬼怪，不准进来！”挡住了门，不放她进去。

白娘子不与他争，转身向主人深深道了个万福，说：“主人在上，听奴家一言。我衣裳有缝，对日有影，怎的是鬼怪？岂不冤枉人？”

主人说：“有话好说，请进来坐了讲。”

白娘子说：“只因先夫早逝，便让我如此受人欺负……”说着，竟自呜咽起来。

主人见了，好生过意不去，便叫青青搀了白娘子进去。此时王妈妈也出来了，白娘子正要开口，小乙抢着说：“我今天落此下场，都是她害的。”便将前因后果，从头说了一

遍。“现在她又赶到这里，会有什么好事？”

白娘子说：“其实都是冤枉，那些银子是先夫留下的，我好意拿来给你，怎么知道会出事？我根本不知道那些银子他怎么弄来的！”

小乙说：“可是，那天我被公差押去抓你时，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又怎么说？”

白娘子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小乙说：“你还装哩，我们到了你家，门前满是垃圾，屋里满是灰尘，邻居们说那屋子闹鬼，早就没人住，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而且……而且，众人明明看见你坐在床上，怎么轰然一响，却不见了人影。你说你不是鬼怪，又是什么？”说时，两眼直瞪着白娘子，似乎有些疑惧。

白娘子说：“你说我是鬼怪，好没道理！鬼怪能白天见人吗？我千里迢迢地来寻你，却被你再三冤枉，也罢！事情分说清楚了我走，免得人家说我来缠你。”说着竟掉下泪来，呜呜咽咽的。

王主人说：“别伤心了，先把话说清，再作道理。”

白娘子擦了眼泪，继续说：“当初我听人说，你为银子的事被捉了，我怕你说出我来，把我也捉去出乖露丑，无可奈何，便跑到华藏寺前姨妈家躲了。走时叫人担了垃圾堆在门前，将银子放在床上，央邻居们替我说谎。事情只是如此，你却说看到我坐在床上，莫不是眼花了？”

小乙说：“是不是眼花我不知道，反正是众人亲见，他们说的，当时我又没上楼。千不该万不该，我这官司总是你害的！”

白娘子说：“我将银子放在床上，只望就此没事，哪里

晓得会有这许多事情？后来听说你发配到这里，我便千里迢迢地搭船到这里来寻你。既然有这许多误会，如今总算说清楚了，我也可以走了。怪只怪你我生前没这夫妻的缘份！”

王主人听她说要走，便说：“娘子老远来到这里，难道就这样走了？好歹在这里先住几天再说。”又转身对小乙说：“事情是眼见为凭，别人的话有时是作不得准的，平白说人鬼怪，岂不过分！娘子为你也受够了苦，你就不要再说了。”

青青说：“主人家既然再三劝解，娘子就住几天吧！当初总算是许嫁给官人的。”

白娘子说：“这不羞死人了吗！终不成奴家是没人要的了！事情既然已说清楚，人家不领情，也就算了。”

王主人说：“既然当初曾许嫁小乙哥，那就更不用回去了，你就留下来吧！”

说完，打发了轿子回去，不在话下。

白娘子从此便住在王主人家，与小乙也算朝夕相见，只是彼此不大攀话。王妈妈与白娘子倒是相处甚欢，一团融洽。过不了几天，王妈妈便劝王主人替小乙说合，小乙也肯了，择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共谐百年。

光阴一瞬，早到吉日良时。白娘子取出银两，央王主人备办喜筵，二人拜堂成亲。异地完婚，别是一番情味，新婚之乐，自不必说。以后生活，都是白娘子拿钱出来用度。日往月来，自从两人成亲，又是几个月过去。时当春景融和，花开似锦，街坊上车马往来，热闹非常。小乙问主人家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地如此热闹？”

主人说：“今天是二月半，大家都去承天寺看卧佛。你

也好去逛逛。”

小乙说：“我和妻子说一声。”便上楼来对白娘子说：“今天二月半，大家都去看卧佛，我也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

白娘子说：“有什么好看的？在家里不是很好吗？去看做什么！”

小乙说：“我去走走，马上就回来，反正在家也是闲着没事。”出了店，便往承天寺来。到了寺里，各处闲走了一回，刚要回家，寺外一个道士在那儿卖药，散施符水，小乙便也挤到人丛中去。看。

只听那道士说道：“贫道是终南山道士，到处云游，散施符水，救人病患灾厄。有事的，向前来。”

忽然在人丛中看见了小乙，便叫他近前，对他说：“近来有一个妖怪缠你，为害不轻！我给你两道灵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烧，一道符放在你的头发内。”

小乙自己也想道：“我也有几分怀疑她是妖怪，听他说来，毕竟是了。”接了符，纳头便拜。回到家中，只装做平常一样，不动声色。

等到晚上三更，小乙料想白娘子和青青都睡熟了，便起身将一道符放在头发内，正要将另一道符烧化，忽听得白娘子叹了一口气：“小乙哥，做夫妻这么久，一向我待你也不薄，为什么你老是疑神疑鬼，随便就相信别人的话？半夜三更，你烧符干什么？是不是要来镇压我？你就烧吧！”

说罢，也不等小乙回答，一把夺过符来，就灯前烧化了，却全无动静，白娘子说：“我是妖怪吗？”

小乙说：“这不干我事，是承天寺前一个云游道士教我的，他说你是妖怪。”

白娘子说：“我以前未嫁时，也学了些道术，明天便同你去看，是怎么样的一個道士。”

第二天清早，夫妻两人梳洗罢，白娘子穿了素净衣服，吩咐青青在家，便一同到承天寺前来。那个道士仍在那儿散施符水，旁边围了一群人。

白娘子对小乙说：“我先试他道行看看。”走到道士面前，大喝一声：“你好无礼！出家人怎么随便说人家是妖怪！你画符来我看看。”

那道士说：“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吃了我的符，即刻便现出原形。”

白娘子说：“众人在此，你且画符来让我吃吃看！”

那道士画一道符，递给白娘子。白娘子接过来，一口吞了下去。众人看看并没些影响，便起哄说：“一个好好的妇人家，怎么说是妖怪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骂那道士。道士被骂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惶恐满面。

白娘子说：“他欺骗无知便罢，还血口喷人，实在可恶！我从小也学了些戏法，就和他玩玩试试。”

只见白娘子口中喃喃的，不知念些什么，那道士忽然好象被人擒住一般，缩作一团，悬空而起。众人看了，都吃了一惊，小乙却呆住了。

白娘子说：“如果不是看众位面上，我便吊他一年半载。”喷口气，那道士立刻恢复原状，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飞也似地走了。众人看完好戏，也就散了。他夫妻两人回家，仍如以往度日，不在话下。

不觉光阴似箭，又是四月初八日，释迦佛诞辰，街市上有人抬着柏亭浴佛，家家布施。小乙对王主人说：“这里的

习俗和杭州一样。”

这时邻居一个年青的家伙，绰号叫铁头的，走过来对小乙说：“小乙哥，今天承天寺里做佛会，要不要去看？”

小乙转到里面，对白娘子说了，白娘子说：“有什么好看，去干什么！”

小乙说：“去闲走一下，解解闷。”

白娘子说：“你要去，就换件新的衣服，我给你打扮打扮，早去早回。”叫青青拿了一件时新的衣服出来，给小乙穿了，并给他戴一顶黑漆头巾，脑后一双白玉环。脚上是一双皂鞋，手中一把细巧百折描金美人珊瑚坠上样春罗扇。

小乙打扮得一身齐整光鲜，便和铁头一齐到承天寺来。一路上人人喝采，个个叫好：“好个官人！”忽听得人丛中有人说道：“昨天晚上周员外典当库内，不见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现在告到官里，开列失单，到处侦缉，却还没一点声息。”小乙听了，也不在意。

那天烧香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小乙看了一会，想要回去，一转身，却不见了铁头，只好独自一个走出寺来。

忽然有五六个衙役打扮的人，腰里挂着牌儿，走了上来。其中一个看了小乙的打扮，便对其余人说道：“这人身上传的，手中拿的，好象就是那东西。”

里头一个认得小乙，对小乙说：“小乙哥，扇子借我看一下。”小乙不知就里，便将扇子递给那人。

那人看了说：“你们看，这扇子扇坠，正是失单上的东西！”

众人喝声：“拿了！”不由分说，拿出绳子，就把小乙

绑了。好似：

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恶虎啖羊羔。

小乙说：“你们不要抓错人，我又没犯罪！”

众公差说：“有没犯罪，只要一对证便知分晓！周员外家丢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白玉缘环，细巧百折扇，珊瑚坠子，失单开得明明白白，现在人赃俱获，还有什么话说！你也太把我们这些做公的看扁了！居然敢穿着偷来的东西，公然外出！”

小乙一听，傻住了，半晌才说：“原来如此。冤有头，债有主，东西倒不是我偷的。”

众人说：“是不是你偷的，你自己到苏州府衙去说。”

第二天一早，府尹升堂，衙役便押着小乙当堂跪下。府尹问道：“你如何偷盗周员外家财物？藏在何处？从实招来，免受刑法拷打。”

小乙说：“禀上相公，小人穿的衣物，都是妻子白娘子给的，小人实不知从何而来，望相公明察！”

府尹喝道：“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

小乙说：“在吉利桥下王主人楼上。”

府尹立刻差缉捕押着小乙，到吉利桥下王家捉人。来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干什么？”

小乙说：“白娘子在楼上么？”

主人说：“早上你和铁头到承天寺去，走不多时，白娘子便对我说：‘丈夫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我和青青到寺里找他去。’说着，就出门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还以为

你到亲戚朋友家去了。”

缉捕要王主人寻白娘子，前前后后，遍寻不见，便将王主人捉了，来见府尹。府尹问道：“白娘子到哪里去了？”

王主人平白无故地被拘来府中问话，心中有气，便将小乙如何从杭州被害，到现在的种种缘故，从头到尾述说了一遍，并说：“白娘子一定是妖怪。”

府尹听他说得明白，料想些事有此蹊跷，便下令：“暂将许宣监了。”王主人则用了些钱，交保在外，等候调问。

且说当天下午，周员外正在他家对门的茶坊内闲坐，忽然家人来说：“丢失的金珠细软都找到了，在库房阁子上的空箱子里。”

周员外听了，急忙回家一看，果然并没遗失，只是不见了头巾、绦环、扇子并扇坠。周员外说：“眼见许宣是冤枉的了。平白无辜地害了一个人，道理上说不过去。”便暗地里到巡捕房去说明了原委，希望从轻发落。

刚好这时候邵太尉派李募事到苏州来办公事，也到王主人家来住。王主人把小乙吃官司的事情，说了一遍。李募事想道：“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内弟，总得替他想个办法。”便到处央人情，上下使钱，想法出脱小乙的罪名。

等到再审的那天，府尹便依照小乙的口供，和王主人的证词，把罪过都归到白娘子身上，将小乙只判了“明知妖怪而不出首”的罪名，杖一百，发配三百六十里外的镇江府牢城营做工。

李募事说：“到镇江去无妨，有一个结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针子桥下开药店。我写一封介绍信，你就去投奔他。”

小乙向姐夫借了些路费，拜谢了王主人，两个防送的公人押着，便望镇江而去。

几天之后来到镇江，三个人一齐先到针子桥下找李克用。走到药店门前，李克用刚好从里面走出来。小乙向前打了招呼，问道：“这里可是李家药铺？不知员外在家吗？”

李克用说：“在下便是药店主人，不知何事相寻？”

小乙说：“小的是杭州李募事家里人，有信在此。”说着，将信递给李克用，李克用拆开看了，问道：“你就是许宣？”

小乙说：“是。”

李克用款待三人吃了饭，叫人陪着他们到府中下了公文，用了些钱，将小乙保领回家。

小乙和那人回到李克用家，拜谢了克用，参见了老安人。李克用知道小乙原在药铺当伙计，便留他在店中帮忙，晚上则住在五条巷卖豆腐的王公楼上。小乙在店中十分仔细，李克用心里也自高兴。

药铺里原来有两个伙计，一个姓张，一个姓赵。老赵为人老实本分，老张则刻薄奸诈。这个老张年纪大些，平时就常倚老卖老，欺侮晚辈。现在眼看又多了小乙，恐怕主人会将自己辞退，心里老大不高兴，便想要弄奸计，陷害小乙。

有一天，李克用到店里闲坐，顺便问起老张，小乙做买卖的情形。老张不慌不忙地说：“生意会做是会做，只是有一件……”

克用说：“有一件什么？”

老张说：“他只肯做大主买卖，小主儿就打发走了，我想生意不是这种作法，也劝过他几次，就是不听。”

克用说：“这倒不要紧，我自己对他说好了，不怕他不

依。”

老赵在旁听了，私底下对老张说：“做人还是和和气气的好。许宣是新来的，理应照顾他才是。有什么不对，宁可当面讲，怎么在背后说他？让他知道了，只说我们在嫉妒他。”

老张说：“你们年轻人，懂得什么！”

当天铺子打烊以后，老赵便到小乙住的地方来，对小乙说：“老张在员外面前说你不是，以后可小心些，大主小主的买卖，一样要做。

小乙说：“多谢指点，以后我自小心就是。天色还早，我们到外面喝一杯。”

两人到酒店喝了几杯，老赵说：“时候不早了，改天再聊。”小乙算还了酒钱，各自回家。

小乙觉得有些醉了，走路不稳，怕在路上冲撞了人，便走屋檐下回去。走了半条街，忽然从一家楼上的窗口，倒出来一盆熨斗灰，刚好都洒在小乙的头上。小乙真个是气在“头上”，立住了脚便骂：“是哪个不长眼睛的混蛋，莫名其妙！”

骂声未了，只见一个妇人慌忙走了下来，笑盈盈地说：“是奴家不是，一时不小心，对不起！”

小乙抬起半醉的眼睛一看，登时变成了四目相觑——正是白娘子，也张着两眼看他。小乙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无名火焰腾腾冒起三千丈，按捺不住，开口便骂：“你这贱人，你这妖精，害得我好苦！连吃了两场官司！你现在来得正好。”正是：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大步向前，一把就将白娘子揪住，说：“看是要见官去，还是私下了断，随你挑！”

白娘子不慌不忙，陪着笑脸说：“丈夫，这事说起来可就话长了，你听我慢慢地说。那些衣服本来都是我先夫留下来的，那天你要外出，我怕你穿得寒酸，便拿出来给你穿。谁知那么巧，竟会和人家的衣服一样，被认为偷的。说来只怪时运不好，怎能怪我！”

小乙说：“巧？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巧事？都是你自己说的！”

白娘子说：“你要不信也就算了。人家说：‘一夜夫妻百世恩。’想不到你竟然全不顾夫妻之情，处处怀疑我！”说着，眼中便掉下泪来。

小乙说：“那我又问你，那天官府押着我回去找你，你怎么不见了？王主人说你和青青到承天寺去找我，怎么又会住在这里？”

白娘子说：“我到寺前，听说你被捉了，叫青青去打听，却问不到消息，以为你脱身走了；又怕来抓我，也不敢回家，和青青雇了一条船，便到南京娘舅家去。后来知道你在这儿，我便赶来了，是两天前才到的。想要去见你，又怕你怪我，正在犹豫，谁知道却这样碰面了。夫妻之情，誓同生死，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要怪我，就怪吧！”

小乙听他这么一说，心却软了。想到她千里相随，原是夫妻情重，自己虽然两番受冤，却不是她的本意。沉吟了半晌，说：“你就住在这里？”

白娘子说：“是两天前租下的，要不要进来坐坐？”

小乙这时已回嗔作喜，便和白娘子上楼。当晚也不回住处，就在白娘子屋里过夜，夫妻团圆了。

第二天，小乙回到五条巷对王公说：“我的妻子和丫环从苏州来了，我想叫她们也搬到这里，一家团圆，不知可方便否？”

王公说：“这是好事，何必客气。”

当天白娘子和青青就退了那边的房子，搬过来王公的楼上。

不觉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就是一个月过去。有一天，小乙忽然提起，说要带白娘子去见主人李员外和李妈妈。白娘子说：“你是他家的伙计，两家认识了，日后也可常常走动，该当要去的。”

隔天，小乙便去买了几盒礼物，请王公挑了，白娘子坐着轿，青青跟随，一齐到李克用家来。李克用听说小乙带了家眷来，慌忙出来相见，李妈妈也随后出来。白娘子深深地道了万福，拜了两拜。相见已毕，李妈妈携着白娘子到里头坐下，然后大家一齐都进屋里去。

白娘子这一番拜见，原只是平常往来礼数，并没什么特异之处，谁知竟把老员外拜得目瞪口呆，晕头转向。你道为何？原来李克用年纪虽大，却是个老不羞，专一好色。见了白娘子倾国之姿，倾城之色，竟然两眼发直，忘其所以，早已飘飘然了，正是：

三魂不附体，七魄在他身。

当下忙叫人安排酒饭，款待客人。席上李妈妈不胜赞叹，对丈夫说：“好个伶俐标致的姑娘！又是温柔和气，本分老成，小乙哥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娶了这么一房好媳妇。”

老员外说：“妈妈说得是，还是人家杭州的娘子长得俊！”话虽是对着妈妈说，两眼却不住地瞅着白娘子。

席终人散，老员外不觉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想着：“一定得想个法子……”

有什么法子可想呢？对方是自己伙计的妻子，总不能做得太露骨。想着，想着，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没有破绽的方法。

这个老员外虽然好色，却是个吃虱子留后腿的人，小气得要命。因为舍不得花钱，所以往往对着美色，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想的时候多，做的时候少，因此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劣迹。这番为了白娘子，他倒是用了一番心计。

他活了一大把年纪了，统共也没做过几次寿，可是就在见了白娘子之后不久，他忽然对李妈妈说：“妈妈，今年我的寿诞，想摆几桌酒席，请亲戚朋友过来玩玩，大家乐乐。”做老婆的听丈夫说要做寿，当然没话说。

老员外的生日是六月十三，日子很快地过去，不知不觉地就到了。亲眷、邻友、伙计等等，早就收到了请帖，当天，家家户户都送了烛面手帕等礼物过来。

老员外说因为家中狭窄，所以十三日那天只请男宾，十四日再宴女客。

十四日那天，白娘子也来了，打扮得十分入时：上着青织金衫儿，下穿大红纱裙，戴一头百巧珠翠金银首饰。带了青青先到里面拜了老员外，参见了老安人，然后随众入席。

筵席摆在东阁下，因为都是女眷，老员外不便相陪，只躲在后面。却预先吩咐心腹丫环，多敬白娘子几杯酒：“若是她要出来净手，你就引她到后面僻净房内去。”设计已定，便耐心在后面等。

酒至半席，白娘子果真地要净手，丫环便引她到后面那间僻净的房里。老员外虽然心中淫乱，把持不住，却不敢就撞进去，只在门缝里窥看，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却几乎老命不保。

那员外一看之下，大吃一惊，眼中不见了如花似玉体态，只见房中蟠着一条似吊桶粗的大白蛇，两眼犹如灯盏，放出金光来。当下惊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绊一交，望后倒了。正是：

不知一命如何？先觉四肢不举。

众丫环跑过来扶起，只见老员外面青口白，两眼发呆，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才醒来。老安人和众人也都来了，问道：“你慌慌张张的，到底为了什么？”

老员外一似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得打了一个谎：“我今天起早了，几天来又辛苦了些，头风病发，晕倒了。”丫环将他扶到房里休息，众亲眷重又入席，饮了几杯，才各自告辞回家。

白娘子回到家里一想，恐怕明天李克用对小乙说出真相，便心生一计，一边卸妆，一边叹气。小乙说：“今天出去吃酒，怎么回来就叹气？”

白娘子说：“丈夫，这事儿不说也不行，要说又怕惹你

生气。原来你那主人家说做生日是假，心怀不轨是真。筵席上叫丫头不住地劝我吃酒，等到我要起身净手，丫头带我到后面去，他却躲在里面，想要奸骗我，拉拉扯扯地来调戏。当时本来想要声张起来，又怕众人都在那儿，不好看相，便一头将他推倒，他怕羞，不好意思，对人假装说晕倒了。这口怨气叫人如何咽得下！”

小乙说：“他既然没有坏了你的身子，大家又不知觉，我们是靠他吃饭的，没奈何，也只好忍了，以后不要再去就是了。”

白娘子说：“你不替我做主，还要做人吗？”

小乙说：“我被发配到这里，本来是要在牢城营作工的，多亏他看了姐夫一面，保我出来，收留在他家做事，这恩情着实不小，你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白娘子说：“男子汉大丈夫，妻子被他这样欺负，亏你还有脸到他家去！”

小乙说：“不去他家，你叫我上哪儿去？我们一家生活又怎么办？”

白娘子说：“老是作人家伙计，也是没出息的事，我们不会自己也开一家？”

小乙说：“说的倒是简单，我们哪里去筹本钱？”

白娘子说：“这个你放心，银子我有，明天你先去租了房子再说。”

第二天，小乙拿了银子，约了隔壁的蒋和作伴，到镇江渡口码头上去租了一间房子。这蒋和也没什么正经职业，平常就帮人打杂，算得上是个帮闲。小乙叫他帮忙，很快地置办了药橱、药柜，到十月前后，种种药材都陆续采办齐全，

便择吉开张，做起自家的生意了。李克用因为心中有鬼，小乙不去，便也不来招惹，从此两相无事。

小乙开店以后，生意倒是不错，一天比一天兴旺。不觉冬尽春来，眼见夏节又至，有一天，一个和尚拿了化缘簿子进来说：“小僧是金山寺和尚，七月初七是英烈龙王生日，希望官人到寺烧香，布施些香钱。”小乙说：“不必记名字了，我有一块上等的好降香，就舍给你去烧吧！”

和尚谢了，说：“到时还希望官人来寺里烧香。”念声佛号走了。

白娘子看见，说：“你倒真大方，把这么一块好香送给那贼秃去换酒肉吃！”

小乙说：“我一片诚心施舍给他，他要不正经地用了，是他的罪过。”

一转眼，不觉已是七月初七，小乙刚开店门，只见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那帮闲的蒋和走过来说：“小乙哥，你前天不是布施了香吗？今天何不到寺里走走？”

小乙说：“你等一下，我收拾好了和你一道去。”

忙忙地收拾了，进去对白娘子说：“我和蒋和去金山寺烧香，家里你照顾一下。”

白娘子说：“人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没来由放着生意不做，去干什么？”

小乙说：“我来镇江这么久了，金山寺是怎么样的，连看都没看过，趁着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白娘子说：“你既然要去，我也阻挡不了，只是要答应我三件事。”

小乙说：“哪三件？”

白娘子说：“第一，不要到住持的房里去。第二，不要与和尚说话。第三，早去早回。如果你稍晚一点回来，我就来找你。”

小乙说：“三件都没问题，我去一下就回。”

立刻换了新鲜衣服鞋袜，带了香盒，和蒋和到江边搭船，往金山寺来。

到龙王堂烧了香，寺里各处走了一遍，随着众人信步走到住持所住的方丈门前，忽然猛省道：“娘子叫我不要到里面去。”立住了脚，只在外面张望。

蒋和说：“进去瞧瞧，不碍事的，她在家里，怎么会知道你进去了没有？回家不说就是了。”说着，拉着小乙进去看了一会，便又出来，却也没甚事。

却说方丈里面当中座上坐着一个和尚，方面大耳，一派庄严，看那样子，倒像是个有道行的高僧。一见小乙走过，便叫侍者：“快叫那年青人进来！”侍者看了一会，人千上万，乱滚滚的，又不认得他，便来回复道：“不知走到哪里去了。”那和尚急忙持了禅杖，自己出来找，却也找不到。

原来小乙早就走出寺外，在那儿等船。这时候风浪颇大，大家都不敢上船，要等风停了才走。忽然江心里一只船，飞也似地来得好快。小乙对蒋和说：“风浪这么大，这里的船家没人敢开船，那只船却怎么来得那么快？”正说之间，那只船已将近岸，看时，是一个穿白的妇人，和一个穿青的女子。来到岸边，仔细一认，原来就是白娘子和青青。小乙这一惊非同小可。白娘子来到岸边，对小乙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快来上船！”

小乙正要上船，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喝一声：“孽畜！想

要干什么！”小乙回头一看，是一个大和尚，旁边的人说：“法海禅师来了。”

禅师说：“孽畜，敢再来残害生灵，老僧手下便不留情！还不快走！”

白娘子见了禅师，不敢逞强，摇开船，和青青把船一翻，两个都翻到水底下去了。

小乙回身看着禅师便拜：“求师尊救弟子一命！”

禅师说：“你怎么遇上这妇人？”

小乙将事情前后说了一遍。禅师说：“这妇人正是妖怪，现在你就回杭州去。如果再来缠你，你便到西湖南岸净慈寺来找我。”有诗四句。

本是妖精变妇人，西湖岸上卖娇声。

汝因不识遭他计，有难湖南见老僧。

小乙拜谢了禅师，和蒋和下了渡船回家。回到家时，白娘子和青青都不见了，小乙更相信她们就是妖精。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不敢睡，便叫蒋和相伴过夜。可是心里烦闷，哪里睡得着，整夜地辗转反侧。

第二天早起，叫蒋和看家，他一个人走到李克用家来，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李克用说：“我生日那天，她去净手，我无意中撞了进去，就撞见这妖怪，当时把我吓昏了，我又不告诉你。既然如此，你那里也住不得了，还是搬过来我这里住，大家有个照应。禅师叫你现在就回杭州，可是刑期未了，还是不能走的。”

小乙依了李克用的话，把那边的店收拾了，便搬到他家

来住，白天仍到铺里相帮。

两个月后，正值高宗策立孝宗为太子，大赦天下，除了人命大事，其余小事，尽行赦放回家。小乙遇赦，欢喜不胜，拜谢了李克用、李妈妈一家，以及东邻西舍，央蒋和买了些土产，便兴冲冲地作别回乡。

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几天便已到家。见了姐姐、姐夫，拜了几拜。却见姐姐、姐夫脸上并无喜色，好生奇怪，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姐夫绷着脸说：“你这个人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一向怎么待你，谅你心里明白！怎么你在镇江娶了老婆，连写封信来通知一下都没有，难道我们是外人吗？真是无情无义！”

小乙听了这没来由的话，如坠五里雾中。忽然想到白娘子心中一阵忐忑，硬着嘴皮说：“我没有娶老婆呀。”

李募事说：“亏你说得出口！你的妻子和丫头现在就在家里，难道会假！你的妻子说你七月初七那天到金山寺烧香，却一去不回，害她找了好久，找不到人。后来听说你遇赦回乡，她才赶了来，已经等你两天了。”说着，便叫人请出小乙的妻子和丫头。

小乙顿时目瞪口呆，两脚发软——果然是白娘子和青青。心中无限惶恐，又无限委曲，欲待要说，舌头却似乎结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募事看此情形，更认为他是心虚，说不得话，着着实实地埋怨了他一场。

当晚，李募事便叫小乙和白娘子同住一房。小乙心中只是害怕，站在房门口，不敢进去。僵持了一会，看着白娘子笑吟吟的，不由得向前一步，跪在地下，说：“不知娘子是何方神圣？乞饶小人一命！”

白娘子面带笑容，无限温柔地上前扶了他起来，说：“小乙哥，你莫不疯了吗？我们多年的恩爱夫妻，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讲这些是什么话？”

小乙说：“以前的种种，也不必说了。那禅师说你是妖怪，你见了禅师，便跳下江去，我只道你死了，想不到你又好端端的。我到什么地方，你便到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冲犯了你，也是无心，求你慈悲，饶我一命！”

白娘子听了，登时变脸，说：“小乙，这样说来，你是信了那妖僧的话了？你也不想想，我和你做了夫妻，有什么亏待你之处？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好！谁知你一再相信别人的闲言闲语，一再的怀疑我！我如果真的另有他图，又何必如此苦苦地跟着你？”

说得小乙半晌无言可答，怔在当地。白娘子的话句句是实，自己孑然一身，她即使是妖是怪，跟定了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可是，大江中风浪涛涛的那一幕，法海禅师一再交待的那些话……难道是我小乙前生罪孽，今生冤孽……

青青看着两人僵持不下，走上前来说：“官人，娘子对你是一片痴情，一番真心，你们夫妻也一向恩深情重，听我说，不必再有什么疑虑，和睦如初，一切便都没事了。”

小乙还是发怔，对青青的话好象全无知觉。

白娘子忍不住气，圆睁怪眼说：“是妖也好，不是妖也好，反正大家扯开了。我老实对你说，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喜喜欢欢，大家没事。如果你要动歪念头，我叫你满城波涛，人人手攀洪浪，皆死于非命，让你后悔不及。我不知道我对你好，是犯了什么罪过，要人家屡次地来破坏！”

这些话，小乙听得句句扎实，大吃一惊，不禁叫了起来：

“我真是苦啊！”

这时小乙的姐姐正在天井里乘凉，听得小乙叫苦，以为他们小两口吵架，连忙走到房前，将小乙拉了出来。白娘子也不来辩解，关了房门自睡。

小乙把前因后果，一一向姐姐说了一遍，只说自己心中的疑惑，并不说她是妖是怪。刚好李募事在外面乘凉回来，姐姐说：“他两口儿吵架了，不知她睡了没？你去看一看。”

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时，门窗关得紧紧的，只好将舌头舔破窗纸，朝缝里看。不看万事皆休，这一看，连李募事这种胆大的人，都吓得半死。原来房里不见了白娘子，只见一条吊桶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头在天窗上纳凉，鳞甲内放出白光来，照得房内一闪一闪的。

李募事大吃一惊，回身便走，当着小乙姐姐的面，暂不说破，只说：“睡了，丫头也睡了。”当晚小乙就躲在姐姐房中，不敢过去，姐夫也不问他。

第二天一早，李募事将小乙叫到一个僻静的所在，问他：“你妻子从什么地方娶来的？实实在在地对我说，不要瞒我。昨天晚上我过去看，亲眼看见她是一条大白蛇，我怕你姐姐害怕，所以不提。你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

小乙将前后因缘，详细地说了一遍。李募事说：“这样说来，她是蛇精无疑了。这里白马庙前，有一个捉蛇的戴先生，捕蛇最有办法，我们去找他来。”

两人便直接来找戴先生。小乙说：“我们家里有一条大白蛇，麻烦先生来捉下。”

戴先生问：“宅上何处？”

小乙说：“过军桥黑珠儿巷内，李募事家，一问便知。”

取出一两银子，说：“请先生先收了这银子，等捉了蛇，另外相谢。”

戴先生收了，说：“两位请先回去，我等会儿就来。”他们两人不知戴先生何时来，李募事便先到城里去办一件小事，叫小乙回家将姐姐哄出来，免得她见了害怕。

却说戴先生在李募事和小乙走后，随即装了一瓶雄黄药水，往黑珠儿巷来，问李募事家，邻居说：“前面那楼子内便是。”先生来到门前，揭起帘子，咳嗽一声，并无一个人出来。敲了半晌门，只见一个小娘子出来问道：“找谁？”

先生说：“这是李募事家吗？”

小娘子说：“就是。”

先生说：“听说宅上有一条大蛇，我是来捉蛇的。”

小娘子说：“你别弄错了，我家哪有大蛇？”

先生说：“我不会弄错，刚才两位官人来请我捉蛇，先给了一两银子，说捉了蛇再另外重谢，哪会弄错！”

小娘子说：“没有就是没有！多半他们骗你！”

先生说：“怎么会开这种玩笑？”

那小娘子就是白娘子，她见这位捉蛇的先生似乎是赖着不走，便气起来：“你真的会捉蛇？只怕你见了就跑！”

先生说：“我祖宗七八代捉蛇为生，我怎会见了蛇就跑？岂不笑话！”

白娘子说：“那就进来吧！”

随着白娘子走到天井内，白娘子转个弯，走到里面去。那先生提着瓶子，站在空地上等。

不多时，忽地刮起一阵冷风，风过处，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连射了过来。那先生吃了一惊，望后便倒，瓶子也打

破了。那条蛇张开血红大口，露出雪白牙齿，望先生便咬。先生连滚带爬，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一口气跑过桥来，正撞着李募事和小乙。小乙忙问道：“怎么了？”

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取出那一两银子送还李募事，说：“差点连性命都没了，这钱我无法赚，你去照顾别人吧！”说着，急急地走了。

小乙说：“姐夫，现在该怎么办？”

李募事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住到别处去，不让她知道。她不见了，自然就离开了。西湖南岸赤山埠前张成家欠我一千贯钱，你就先到他那儿去，租间房子住下，慢慢地再想法子。”

小乙无计可施，只得答应。和李募事回到家里，静悄悄地没些动静。李募事写了信，和借据封在一起，叫小乙拿了去见张成。

这时白娘子却出来了，将小乙叫到房中，气愤愤地说：“你好大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叫捉蛇的来干什么？我昨天告诉你的话，你得好好地想一想，别到时后悔！”

小乙听了，心寒胆战，不敢作声。袖里藏了书信借据，踱出房来。走到门外，三步作二步地便往赤山埠来找张成。见了张成，正要去袖中拿借据，却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叫苦，慌忙转身来找。一路上来回，走遍了赤山埠路，却哪里找得到！正气闷不已，来到一个地方，想坐下休息，抬头一看，是一座寺庙，上写“净慈寺”三字。小乙登时心中一亮，想起了法海禅师吩咐的话：“如果那妖怪再来缠你，你就来净慈寺找我。”

小乙急忙跑进寺中，问寺里的和尚：“请问，法海禅师

到宝刹来了没？”

那和尚说：“没有。”

小乙听说禅师没来，心里越闷，折身出来，有气无力的，一步一步走到长桥，自言自语说：“时衰鬼弄人，像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望着一湖清水，便要往下跳。正是：

阎王判你三更到，定不留人到五更。

小乙正要往湖里跳，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男子汉何故轻生？有什么看不开的事？”

回头一看，正是法海禅师——背驮衣钵，手提禅杖，原来真个才到——也是小乙命不该绝，若再迟一步，早作湖底游魂了。

小乙见了禅师，如获救星，纳头便拜，道：“师尊救命！”

禅师说：“孽畜今在何处？”

小乙将最近的事向禅师说了。禅师听了，从袖中拿出一个钵盂，递给小乙说：“你现在回去，这个东西不要让那孽畜看见，等她不注意，悄悄地往她头上一罩，紧紧地按住，不要害怕，我随后就来。”小乙将钵盂藏在袖中，拜谢了禅师，先自回家。

回到家中，白娘子正坐在房里，口中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小乙走到她背后，趁她不注意，拿出钵盂，望她头上一罩，用尽平生力气按了下去。随着钵盂慢慢地按下，不见了女子身形。小乙不敢松手，紧紧地按着。只听得钵盂内道：“和你多年夫妻，你怎么如此无情！求你放松一些！”

小乙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得外面有人说：“一个和尚

说要来收妖。”小乙连忙叫李募事去请那和尚进来。小乙见了法海禅师，说：“救救弟子！”不知禅师口里念的什么，念毕，轻轻地揭起钵盂，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如傀儡一般大小，双眸紧闭，蜷做一团地伏在地下。

禅师喝道：“是何方孽畜妖怪？怎敢出来缠人？详细说来！”

白娘子答道：“祖师，我是一条大蟒蛇，因为风雨大作，便来到西湖安身，同青青一处。不想见了许宣，就动了凡心，化作人形。一时冒犯天条，也是出自一片痴情，却从不曾杀生害命，望祖师慈悲。”

禅师又问青青来历。白娘子说：“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精的青鱼，是我拉她作伴，诸事与她无干，并望祖师怜悯。”

禅师说：“念你千年修炼，免你一死，可现本相。”

白娘子不肯，抬头呆呆地望着小乙。禅师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词，大喝道：“护法尊神何在！快与我把青鱼怪擒来，并令白蛇现形，听吾发落。”

禅师话刚说完，庭前忽起一阵狂风，风过处，豁刺刺一声响，半空中坠下一条青鱼，有一丈多长，在地上拨刺刺地跳了几跳，缩作尺多长的一条小青鱼。看那白娘子时，也现了原形——变了一条三尺长白蛇——依然昂着头瞧着小乙。

禅师将白蛇、青鱼收了，放在钵盂内，扯下长袖一幅，封了钵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将钵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砖运石，砌成一塔。

后来小乙也看破红尘，随了禅师出家，到处化缘，将原来的小塔改砌成七层宝塔，这便是雷峰塔。禅师见宝塔峰砌

成，留偈四句：

“ 西湖水干，江湖不起，
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从此千年万载，白蛇和青鱼永不能出世，只除非雷峰塔倒

结 语

本篇选自《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的故事是流传很广的一个民间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关于白蛇化身为人，蛊惑男人的故事虽然可以上溯到唐代的传奇小说，但是，真正地将白蛇写成一个很有人性的女妖，却是从这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才开始。在《六十家小说》所收的话本西湖三塔记里，白蛇也仍然只是个专门吃人的可怕妖怪。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篇以后，所有的白蛇故事，才都将白蛇写成一个善体人意的可爱女性。由这一点来说，本书所收的这篇白蛇的故事，便有着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正是白蛇故事衍化的一个转折点。

本篇也是一篇拟话本，后来西湖佳话的《雷峰怪迹》一篇，和清人的《雷峰塔传奇》以及种种白蛇的小说，和义妖传弹词，便都是由这一篇衍化而来。如果以宋人话本分类来说，它应当是灵怪类的小说。

九、卖油郎独占花魁

年少争夸风月，场中波浪偏多。
有钱无貌意难和，有貌无钱不可。
就是有钱有貌，还须着意揣摩。
知情识趣俏哥哥，此道谁人赛我！

这首词名叫西江月，讲的是风月场中的行走妙诀。常言道：“妓爱俏，鸨爱钞。”如果你有十分容貌，万贯钱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鸳鸯会上的盟主。话虽这样说，却还有两个不可少的字儿，就是“帮衬”。帮，就是像鞋之有帮；衬，就是如衣服之有衬。

但凡小娘子们，如有一分长处，有人为她衬贴，便显得有若十分。如有一些短处，得人替她曲意遮护，便似无瑕。如果更能够低声下气，送寒问暖，逢其所喜，避其所讳，那小娘子哪有不爱你的道理。这便叫做“帮衬”。风月场中，只有会帮衬的朋友最讨便宜。

话说北宋末年，汴梁城外安乐村有一户人家，主人姓莘名善，妻子阮氏，家中开个杂货铺儿。虽非富厚之家，家道也颇得过。夫妇年过四十，只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瑶琴。瑶琴从小生得清秀无比，并且资性聪明。

莘善因为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十分地宠爱，七岁的时候，便送她到村中学读书。瑶琴也十分地向学，不久便能日诵千言。十岁的时候，已能吟诗作赋。到了十二岁，更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若提起女红针指，飞针走线，更不是常人所能及。总的说来，这些都是天生伶俐，不是教教学学就能做到的。

莘善因为没有儿子，原想早日为瑶琴招个女婿，以便终身有靠，却因为女儿灵巧多能，莘善也不愿太委曲了瑶琴，所以求亲的虽然不少，莘善总看不上眼。一时之间，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谁知事情一蹉跎，便误了女儿终身。

这时北宋朝纲不振，奸臣用事，搞得民不聊生。北方的金人趁机南侵，把花锦般的一个世界，弄得七零八落。不久便围困了汴梁。各地勤王之师虽多，但是因为奸相主张议和，不许厮杀，因此金人日益猖狂，不久便攻破了京城，将宋徽宗、钦宗掳劫北去。那时城内城外的百姓，一个个亡魂丧胆，扶老携幼，弃家逃命。

莘善这时也顾不得家业了，带着妻子阮氏，和十三岁的

瑶琴，伙同一般逃难的，背着包裹，结队南行。

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
担渴担饥担劳苦，步行家乡何处？
叫天叫地叫祖宗，惟愿不逢鞑虏。

正是：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成群结队的难民走到半路上，不见了鞑子的影子，大伙儿正暗自庆幸，谁知道却忽然遇上了一伙残败的官兵。这些官兵看见逃难的百姓都带有包裹，便故作惊慌地大喊：“鞑子来了！鞑子来了！”并沿路放起火来。这时天色将晚，吓得众百姓落荒乱窜，谁也顾不得谁了。这些官兵便趁机抢掠，如果有谁不肯将包裹给他的，便将那人杀害。正是：

甲马丛中立命，刀枪队里为家，
杀戮如同戏耍，抢夺便是生涯。

无辜的百姓们遇上这种乱兵，简直就是遇上了强盗。许多原以为逃得了性命的，却冤冤枉枉地半路上死在乱兵之手。这才真叫做乱中生乱，苦上加苦。

瑶琴随着爹娘在人群中走着，被乱军一冲，大家没命地狂奔。忽然跌了一跤，爬起来，已不见了爹娘。她是个机灵

的孩子，这时虽然害怕到了极点，却不敢叫唤，就躲在路旁的古墓之中，过了一夜。

等到天亮出来一看，但见满目风沙，尸横遍野。昨天一同逃难的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瑶琴孤孤单单一个人，心中害怕，又想着父母，不禁痛哭失声。遥望前路茫茫，不知往哪儿走才好，只好认定南方一路走去。挪一步，哭一步。大约走了二里多路，心上又苦，肚中又饿，看见前面一所土房，心想是有人住的，要上前去乞讨些吃的东西。谁知走近一看，却是一所破败的空屋，一个人影也没。只得坐在土墙之下，哀哀地哭。

自古道：“无巧不成书”这时恰好有一个人从墙下经过。那人正是莘善的近邻，姓卜名乔。一向是个游手好闲，不守本分，惯吃白食、用白钱的主儿，人家都叫他卜大郎。也是逃难之中，被乱军冲散了同伴，落了单的。他一听到啼哭之声，慌忙来看。瑶琴是从小就认得他的，这时候患难之际，举目无亲，见到了近邻，便如见了亲人一般。连忙收泪起身相见，问道：“卜大叔，有没有看到我爹妈？”

卜乔心中暗想：“昨天给官军抢去了包裹，正愁没钱可用，老天有眼，今天就送了这个宝物给我。正是奇货可居。”便扯个谎说：“你爹和你妈找不到你，十分伤心。现在他们已到前头去了。他们遇到我的时候，告诉我说，如果见到了你，就带着你去找他们。我们现在走吧！”

瑶琴虽然聪明，可是正当无奈的时候，便也不怀疑什么，跟着卜乔就走。正是：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卜乔将随身携带的干粮 拿了一些给瑶琴吃 并对她说：“你爹妈是连夜走的，如果在路上碰不上他们，便要等过了江，到建康府才能相会。我们一路上同行，为了方便，我就把你当作女儿，你就叫我做爹。不然，人家会以为我随便收留迷失的孩子，可不大好。”

瑶琴不疑有他，便照着他的话做。从此陆路同步，水路同舟，一路上便爹女相称。到了建康府，本来以为可以停留，却又听说金兵即将渡江，风声紧急，眼看建康也将不得安宁。这时候又听人说宋高宗已在杭州即位，将杭州改名为临安，于是又是水路赶行，直到临安府来，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卜乔带着瑶琴，从汴京直到临安，三千余里路程，身边所带的散碎银两，都用光了。他之所以肯不惮其烦地携带瑶琴同行，原来就不是安的什么好心。而今银钱花光，便马上动起瑶琴的念头。他探听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要讨个女孩，便亲自去带九妈来到客店，看货还钱。九妈见瑶琴生得标致，讲定身价五十两。卜乔兑足了银子，便将瑶琴送到九妈家来。

这件买卖的勾当，瑶琴根本就被蒙在鼓里。原来卜乔这个机灵鬼，在九妈面前说的是：“瑶琴是我的亲身女儿，现在不幸卖入了你们行户人家，请你务必慢慢地开导教训，不要太亏待了她，她自然顺从。万事不要性急。”说得哀哀切切。在瑶琴面前，又说是：“九妈是我的至亲，你暂时住到她家，等我找到了你爹妈，再来带你。”因此瑶琴便高高兴兴地跟她到九妈家去。正是：

可怜绝世聪明女，堕落烟花罗网中。

王九妈和瑶琴各被卜乔的话哄住了。九妈只道卜乔卖的是亲生女，瑶琴只道九妈是卜乔的亲戚。所以瑶琴一到九妈家，九妈就替她购置新衣服，并将她安置在曲楼深处，瑶琴还以为九妈是个难得的好人，会照顾人。九妈也不提那事儿，每天给她吃的是好茶好饭，让她听的是好言好语，瑶琴只是感激，也不以为怪。

住了几天，不见卜乔的影子，瑶琴心中挂念爹妈，便噙着两行珠泪，问九妈道：“卜大叔怎么不来看我？”

九妈说：“哪个卜大叔？”

瑶琴说：“就是带我到你家住的那个卜大郎。”

九妈说：“他说他是你的亲爹。”

瑶琴说：“他姓卜，我姓莘，怎么会是我亲爹？”于是，便把汴梁逃难，和爹妈失散，中途遇见卜乔，带她到临安，和卜乔哄她的话，细述了一通。

九妈这才知道自己也受了卜乔的蒙骗，对瑶琴说：“原来如此。现在你已经是个孤身女儿，没脚蟹，我索性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个姓卜的把你卖到我家，我给了他五十两银子。我们是行户人家，家里虽然有三四个养女，却没有一个出色的。我因为爱你生得标致，所以特别对你好，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的看待。如果你听我的话，等你长大的时候，包你穿好吃好，一生受用无穷。”

瑶琴听九妈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被卜乔拐骗了，放声大哭。九妈劝解了老半天才止。从此以后，九妈便将瑶琴改名为王美，一家都叫她美娘。教她吹弹歌舞，样样出色。

看看长成一十五岁，美娘越发出落得娇艳非常。临安城中那些富豪公子，个个想慕她的美貌才华，人人备着厚礼求见。一些爱清标的，听说她写作俱高，来求诗求字，附会风雅的，日不离门。不久，便弄出了天大的名声，大家不叫她美娘，都叫她“花魁娘子”。西湖上的子弟，为她编了一只挂枝儿曲，赞美她的好处：

小娘子，谁似得王美儿的标致？

又会写，又会画，又会作诗，吹弹歌舞都余事。

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她比还不如。

哪个有福的，汤着她身儿，也情愿一个死。

就因为王美有了盛名，所以十五岁的时候就有人来讲梳弄。一来王美执意不肯，二来九妈把她当作金子一样看待，看她心中不允，也不相强。又过了一年，王美十六岁了，来讲这事的人更多，九妈拗不过利诱，也开始劝王美接客了。王美却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无论如何不肯，说道：“要我接客，除非见了亲生爹妈。他们肯做主时，方才使得。”

九妈心里又恼她，又不舍得为难她，这事就这样捱了好些时候。过了不久，有一个大富翁金二员外来对九妈说，情愿出三百两银子梳弄美娘。九妈听了，想到那明晃晃的一大堆银子，恨不得马上就搬了过来，再也顾不得美娘肯不肯了，便暗地里和金二员外商议：“若要做成这件事，就得用点心计……”金二员外当下心领神会，微笑地去了。

八月十五日那天，九妈假说带美娘到湖上看潮，将美娘请到了船上。早有三四个帮闲的惯家，伙着美娘猜拳行令，

做好做歉，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九妈叫人将美娘扶回家中。这时金二员外已在家中等候多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九妈拿着三百两沉甸甸的银子，笑咪咪地走出卧房，任凭金二员外胡搞。等到美娘梦中觉得痛，醒了过来，早被金二员外耍得够了。想要挣扎，无奈手脚酸软，动弹不得。正是：

雨中花蕊方开罢，镜里娥眉不似前。

五更时分，美娘酒退，已知是鸨儿用计，破了身子，自怜红颜薄命，遭此不幸，起来穿了衣服，走到床边的斑竹榻上，朝着壁里卧下，暗自垂泪。金二员外不知好歹，走来亲近，被她劈头劈脸抓了几道血痕。金二员外讨了一场没趣，捱到天明，匆匆对九妈说了一声，便出门去了。

金二员外梳弄美娘，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回家，在行户中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向来梳弄小娘子的子弟一起床，鸨儿便进房贺喜，接着便是左右相熟的行户人家来道喜，大家还要哄着吃几天的喜酒。那子弟多则住一两个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天。

九妈见金二员外不等贺喜，一大早就绷着脸儿出门，好生诧异，连忙披衣上楼。只见美娘卧在榻上，满脸泪痕。九妈为了要哄她从此入门上行，便低声下气地，连招自己的许多不是。但是，无论九妈说好说歹，美娘只是不开口，九妈只好自己下楼去了。美娘整整哭了一天，茶饭不沾。从此托病，再不下楼，连一般的客人也不肯会面了。

九妈看她如此模样，心里气得不得了。想要威逼凌虐，

又怕她烈性不从，反冷了她心肠。想要由她任性，却又没这道理。鸨儿养小娘，本来为的是要她赚钱，如果她不接客，一番心思岂不白费？想来想去，踌躇了好几天，无计可施。忽然间让她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她的结义妹子，同行的刘四妈：“她能言快语，一向和美娘也很谈得来，何不接她来，下个说词，如能说得美娘回心转意，再好好地请她一顿，送她个大红包。”

当下便叫人去请刘四妈过来，告诉她这件事情。刘四妈义不容辞地答应了，说：“老身是个女苏秦，雌张仪，说得罗汉思情，嫦娥想嫁，这件事包在老身身上。”

九妈说：“如果说得成，我这个做姐姐的就给你磕头。你且再喝一杯茶，免得说话的时候口干。”

刘四妈说：“老身天生这副海口，就是说到明天也不会口干！”

刘四妈吃了几杯茶，转到后楼，只见楼门紧闭。四妈轻轻地叩了一下，叫声：“侄女。”

美娘听见四妈的声音，便来开门。两人相见了，四妈靠桌朝下而坐，美娘坐在旁边相陪。四妈看见桌上铺着一幅细绢，刚画了一个美人的头儿，还没着色。

四妈便抓住了话头，称赞着说：“画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福气，能够遇上你这么个伶俐女儿。人物又好，技艺又高，就是堆上几千两黄金，找遍整个临安城，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出来。”

美娘说：“休得见笑。今天是什么风把姨娘吹到这里来了？”

四妈说：“老身时常想来看你，就是家务缠身，不得空

闲。刚听说你恭喜梳弄了，便特地偷空过来，给九阿姐叫喜。”

美娘一听到“梳弄”两字，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来答应。四妈知道她害羞，便把椅儿掇上一步，将美娘的手儿牵着，叫声：“我儿，做小娘的，不是个软壳鸡蛋，怎地这般嫩得紧？像你这样怕羞，怎能赚到大注银子？”

美娘说：“我要银子做什么？”

四娘说：“我儿，你自己不要银子，难道做娘的就不要银子了？她养得你长大成人，不是要费些本钱吗？自古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九阿姐家养了你们几个小娘子，为的何来？另外那几个粉头，又哪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来？一园瓜，只看得你是个瓜种。九阿姐对你也不比其他。你是个聪明伶俐的人，这个你是该知道的。听说你自从梳弄以后，一个客人也不肯接，那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都像你的话，一家大小，像蚕一样，谁把桑叶喂他？做娘的抬举你，你也要替她争口气，不要反讨众丫头们批批点点。”

美娘说：“批点就由他批点，怕什么！”

四妈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批点倒还不是小事；你知道行户人家的行径？”

美娘说：“行径又怎么样？”

四妈说：“我们行户人家，吃着女儿，穿着女儿，用着女儿。如果侥幸讨得一个像样的，便有如大户人家置了一份良田美产。女儿年纪幼小时，就巴不得风吹得大。等到梳弄过后，便是田产成熟，天天指望收成了。前门迎新，后门送旧；张郎送米，李郎送柴，热热闹闹，才算是个出色的姊妹行家。”

美娘说：“这种羞死人的事，无论如何，我就是不做。”

四妈掩着口，咯咯地笑了出来，说道：“不做？这可是由得你的？一家之中，做主的是妈妈。做小娘的如果不听她的话，动不动就是一顿皮鞭，打得你死去活来，到时候，不怕你不上路。九阿姐一向不为你难，是因为惜你聪明标致，从小娇生惯养的，她要惜你的廉耻，存你的体面，所以才不逼你。她刚才在我面前说了许多话，说你识好歹，放着鹅毛不知轻，顶着磨子不知重。对我发了好多牢骚，要我来劝劝你。你如果再执意不从，惹得她性起，一时翻过脸来，骂一顿，打一顿，你又能够怎么样？飞上天去不成？凡事只怕起了头，你若惹到她真地动粗打你了，那是朝一顿，暮一顿，再不留情的。到时你熬不过痛苦，还是得接客，却不是把千金的声价弄得低微了？而且还惹人笑话。我看还是听我说，如今你是吊桶落在他井里，挣不起的了，倒不如欢欢喜喜地倒在娘的怀里，顺她的意，落得自己快活。”

美娘说：“我是好人家的女儿，不幸误落风尘，姨娘如果能够有个主张，帮我从良，岂不是一场功德，胜造七级浮屠？怎么倒反要推我下海？要我做那倚门卖笑，送旧迎新的事，我宁愿一死，决不情愿。”

四妈说：“我儿，从良是件有志气的事，我怎么会说不好呢？不过，从良也有好几等不同。”

美娘说：“有哪几等不同？”

四妈说：“有个真从良，有个假从良，有个苦从良，有个乐从良，有个趁好从良，有个无奈的从良，有个了从良，有个不了的从良。我慢慢地说给你听。

“什么叫真从良呢？大凡人间姻缘，才子必须佳人，佳

人必须才子，才是佳配。但是好事往往多磨，这种事却只可遇不可求。如果天公作美，有幸两人相逢了，你贪我爱，再也割舍不下，一个愿讨，一个愿嫁，好象捉对的蛾儿，死也不放。这便叫做真从良。

“什么叫假从良呢？有的子弟爱着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本来就无心嫁他，却把个嫁字儿哄得他心热，好让他撒漫使钱。等到目的已达，便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种痴心子弟，明晓得小娘心肠不对着他，却偏要娶她回家。拼着一注大钱，动了妈儿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强娶进了门，小娘心中不顺，便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闹得人家收容不得了，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仍旧放她出来为娼接客。这种从良，实在只是小娘们赚钱的另一个题目而已。这便叫做假从良。

“什么叫苦从良呢？同样的是子弟爱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可是为着恶势力所逼，妈儿惧祸，早就千肯百肯。做小娘的身不由己，也只得含泪而行。从此侯门一入深似海，家法又严，哪有你抬头的日子？只好半妾半婢、身分不明地忍死度日，这便叫做苦从良。

“什么叫做乐从良呢？做小娘的正当要选个人从良的时候，恰巧交上了一个性情温和的子弟，那子弟家道富有，家中的元配大娘又和气，没生个一男半女，指望娶个小妾过门，替他生育，传宗接代。小娘子嫁了过去，不只目前安逸，以后也有个出头的日子。这便叫做乐从良。

“什么叫做趁好的从良呢？做小娘的，风花雪月，受用已够，就趁着声名正盛，求她的人多的时候，从中挑选了一个十分满意的嫁了。急流勇退，及早回头，不致受人怠慢，

这便叫做趁好的从良。

“什么叫做没奈何的从良呢？做小娘的原无从良之意，或是因为官司逼迫，或是由于强横欺压，又或者负债太多，将来赔不起，种种无可奈何的缘故，只好憋口气，不论好歹，逮着便嫁，这是买静求安，迫不得已的藏身之法。这便叫做没奈何的从良。

“什么叫做做了从良呢？小娘年华老去，风波历尽，刚好遇上了一个老成的客人，两个志同道合，便收绳卷索，终能白头到老。这便叫做做了从良。

“又什么叫做不了的从良呢？同样的是你贪我爱，小娘火热地跟定了恩客，却只是一时作兴，并没有长远的打算。匆匆地过了门，或者为人家尊长所不容，或者为大娘所嫉妒，结果是大闹几场，发回妈家，追取原价。又有的是过了门之后，才发现原来所嫁的是个空心大老倌，家业凋零，养她不活。结果苦守不过，只好依旧出来接客。这便叫不了的从良。”

美娘说：“那么我现在要从良，该当怎么办？”

四妈说：“我儿，你如果要听我的话，我便教你一个万全之策。”

美娘说：“如蒙姨妈教导，得以脱身，死生不忘。”

四妈说：“从良这件事，讲究的是入门为净。你如今身子已经被人捉弄过了，就算今夜嫁人，也不能说是黄花闺女了。千错万错，就是不当落到这种地方来。这也只好说是你命中所招了。九阿姐费了一片心机，你如果不帮她几年，超过千把银子，她怎么肯放你出门？还有一件：你就是要从良，也要拣个好的。像这些臭嘴臭脸的，难道随便就跟了他

不成？你如果一个客也不接，又怎么晓得哪个可从，哪个不可从？到时候，你娘看你老是不接客，没办法，随便找个肯出钱的主儿，把你卖了过去，这也叫做从良。那主儿或许是个年老干瘪的，或许是个貌丑不堪的，或许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村牛，那你不是肮脏了一辈子？要这样的话，倒不如就把你掬到水里，还有扑通的一声响，别人还会叫一声‘可惜！’所以依老身的愚见，你还是得顺着九阿姐的意接客。像你这样的才貌，等闲的料想他也不敢相扳。能够来的，无非是王孙公子，豪门贵客。我想这也辱没了你。你如果肯做，一来风花雪月，正好趁着年少受用，二来可作成妈儿起个家事，三来你自己也可积攒些私房，免得日后求人。等过了十载五载，遇个知心着意的，说得来，话得着，那时老身替你作媒，好模好样的嫁过去，做娘的也放得下你。还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美娘听她说得句句中肯，再也说不出话来。四妈知道美娘心中已经活动了，便说：“老身说的句句是好话，你如果照着我的话去做，到时候还要来感激我哩！”说罢，便起身出去。

王九妈早就伏在楼门之外，她们的对答听得句句确实。美娘送四妈出房，劈面撞着了九妈，满面羞惭，连忙缩身进去。王九妈便陪着四妈到前楼坐下。

四妈说：“侄女原来执意不肯，被我左说右说，好不容易一块硬铁才溶作了热汁。你现在就去替她找个体面的主儿，包管她再不拒绝。那时作妹子的再来贺喜。”

九妈连连称谢，连忙备饭相待，尽醉而别。

后来西湖上的弟子们，又作了只挂枝儿曲，单说那刘四

妈口嘴利害：

刘四妈，你的嘴儿好不利害！

便是女苏秦，雌张仪，不信有这大才。

说着长，道着短，全没些破败。

就是醉梦中，被你说得醒。

就是聪明的，被你说得呆。

好个烈性的姑娘，也被你说得她心地改。

再说美娘听了四妈的一席话儿，觉得句句是道理，以后有客求见，便欣然相接，不再拒绝。门限一开，从此宾客如市，捱三顶五，再不得空闲。身价也随着名声越来越高，每一晚白银十两，还是你争我夺。九妈每天银钱滚滚，好不兴头，美娘一心一意只是想要拣个心满意足的主儿，一时之间却哪里就能遇上。正是：

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话分两头。再说临安城清波门里有个开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过继了一个小厮，姓秦名重，也是汴京逃难来的。母亲早丧，父亲秦良，十三岁的时候，将他卖了，自己到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因为年老无子，妻子又早过世，便把秦重像亲生儿子一样地看待，将他改名为朱重，就叫他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刚开始的时候，父子两人坐店买卖，日子过得倒是惬意。谁知不久十老便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劳碌不得，只好另招个伙计，叫做邢权的，来店里相帮。

光阴似箭，不觉之间，四年就这样过去了，朱重已是十七岁的少年郎，长得一表人才，人人喜爱，那朱十老家原来有个使女，叫做兰花，已经二十几岁了，尚未嫁出。她看着朱重是个可爱的人儿，便想法子要勾搭他。谁知道朱重是个至诚老实的人，偏偏兰花又生得丑，实在无法叫人看得上眼，因此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只好吹了。

那兰花见勾搭朱重不上的，只好另寻主顾，就去勾搭那伙计邢权。邢权是个年将四十的人，却没有老婆，所以一拍就上。两个人暗地偷情，已不止一次，反怪朱重在面前碍手碍脚，便想法要把朱重弄开。两个里应外合，使心设计，有一天，兰花便在十老面前假撇清：“小官人屡次地调戏我，好不老实！”

十老以前和兰花也有过一手，听她这么一说，未免便有几分拈酸吃醋。邢权又将店里卖下的银子偷偷藏过，却对十老说：“朱小官人好不长进，老是在外赌博，柜子里的银子丢了好几次！都是他偷的。”

开始的时候十老还不信，接连几次，年老糊涂的人，便没了主意，就将朱重叫来责骂了一顿。朱重是个聪明的孩子，已知这是邢权和兰花搞的鬼。想要当场分辩，又怕多惹是非。万一十老听不进去，事情反而更糟。于是心生一计，对十老说：“近来店里的生意清淡了许多，不必要两个人手，我想就让邢主管坐店，孩儿挑着担子出去卖油，卖多卖少，每天清点，等于做了两重生意。”

十老本来就要答应了，谁知朱重那一番话却刚好成了邢权的把柄。邢权当下对十老说：“他不是要挑担子去做生意！我看他是偷够了银子，身边有了积蓄了，又怪你不给他

做亲，心中怨恨，不愿在店里相帮，想要趁机讨个出场，自己去娶老婆，成家立业哩！”

十老早先听了邢权和兰花的谗言，已是有气，当下不辨黑白，恨恨地长叹一声：“我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他竟如此不安好心！皇天不点，罢！罢！不是亲生骨肉，到底粘连不上。就由他去吧！”

于是拿了三两银子，打发朱重出门。冷暖两季的衣服和被窝也都叫他拿去——这还是十老看在多年父子情份的一番好处。朱重料想再也不能留下了，便向十老拜了四拜，大哭而别。

朱重出了十老家门，举目无亲，孤零零一个好不凄凉。到众安桥下租了一间小小房子，放下被窝等物，买了一把锁将门锁了，便往长街短巷，访求生父。原来朱重父亲秦良到上天竺做香火的事，并没让儿子知道。朱重连找了几天，都没消息，没奈何，只好将找父亲的事暂且搁下。

朱重是个老实不过的人，在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并没一毫私蓄，身上总共只有临时时十老打发他的三两银子，根本就不够本钱做什么生意。想来想去，自己又除了油行以外，什么也不熟。当初出来之前，既曾经说过要做挑油买卖，想来也还是去挑个卖油担子，才是本等的道路。当下就去置办了一付油担子，剩下的银两，便当作买油的本钱。城里油坊多半和他相识，知道他是个老实的好人，而且一听说他是被邢权挑拨出来的，看他小小年纪，就要挑担上街，自谋生理，心中都为他感到不平，有心要扶持他。所以只拣上好的净油给他，称斤两的时候，也多让些给他。朱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的时候，也放宽些，从不斤斤计较，所以他的

油总比别人的好卖些，每天总有个小小的利头。而且他又省吃俭用，积下一点钱，除了买些日用家伙和衣物之类，从不浪费，日子倒还过得稳当。只是心中一件事未了，牵挂着父亲的下落，想着：“一向人家都只道我叫朱重，谁知道我姓秦？如果父亲要找我的话，又从何问起？”因此便想到应当复归本姓。一个卖油的要复姓，倒是简单的事。不必像官宦人家，还要奏过朝廷，有种种复杂的手续。他只把盛油的桶子，一面大大的写个秦字，一面写汴梁两字，就算完成了。从此，临安市上的人都叫他为秦卖油。

是二月初的时候，秦重听说昭庆寺的僧人要做九天九夜的大功德，他想，这时候寺里的用油一定要很多，便挑了油担到寺中来卖。那些和尚们早就听说过有个秦卖油，他的油比别人的好，价钱又公道，因此便只买他的油。一连九天，秦重便只在昭庆寺走动。正是：

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

这最后一天，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游人往来如织。秦重到寺里卖了油，挑着空担子走出寺来，绕河而行，遥望十景塘，一片桃红柳绿。湖内画船箫鼓，往来游玩，好一派繁华景象。秦重走了一回，觉得身子困倦，便转到昭庆寺右边，找了一个空地，将担儿放下，坐在一块石头上歇脚。刚好就在左近，有一户人家，面湖而居，金漆的篱门，里面的朱栏内栽着一丛细竹，门面很是清整雅致，一会儿只见里面走出来三四个戴方巾的官家子弟，另外一个女娘，在后面相送。到了门前，两下把手一拱，那女娘就转身进去了。

秦重把那女的看了个仔细，但见她容颜娇丽，体态轻盈，实是有生以来所未见过的标致女子。当下整整呆了半晌，整个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本是个老实的少年郎，从来就不知道风花雪月，灯红柳绿的这桩事儿。正在那儿疑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人家，忽然从门内又走出个中年的妇人，和一个小小的丫环在那儿倚门闲看。那妇人一眼瞧见了油担子，便叫道：“啊呀，刚想要去买油，正好有油担子在这里，就向他买好了。”那丫环便进去取了油瓶出来，走到油担子边，叫声：“卖油的！”

秦重这才警觉过来说：“油卖完了，妈妈要用油时，我明天送来。”

那丫环也认得几个字，看见油桶上写个秦字，就对那妇人说：“那卖油的姓秦。”

那妇人也常听人说有个秦卖油，做生意很是忠厚，便对秦重说：“如果你肯挑到这里来卖，我家每天要用的油，就都向你买。”

秦重说：“从明天起，我就挑过来。”

那妇人和丫环进去了，秦重心里想道：“这妈妈不知是刚才那女娘的什么人？我每天到她家卖油，别说赚她的钱，能够看那女娘一回，倒是真的一桩妙事。”

正要挑着担子起身，只见两个轿夫抬着一顶青绢幔的轿子，后边跟着两个小厮，飞也似地跟来。到了那妇人家门口，歇下轿子，那小厮走进里面去了。秦重心中纳闷：“好奇怪！看他接什么人？”

一会儿，只见两个丫环，一个捧着猩红的毡包，一个拿着湘妃竹攒花的拜匣，交给轿夫，放在轿座下面。那两个小

厮手中，一个抱着琴囊，一个捧着几卷手卷，腕上挂着一枚碧玉箫，跟着刚才送客的女娘出来。女娘上了轿，轿夫抬着，望原路去了。丫环、小厮跟在轿后步行。

秦重又一次将那女娘看了个仔细，当真是美艳无比，难以形容。一时心神恍恍惚惚的，怔了好一回，才挑起油担子，迷迷糊糊地走了。刚走了几步，抬头看见临河一个酒馆，迟疑了一下，便放下担子走了进去。

秦重平常是不喝酒的，可不知怎么来着，今天一见了这女娘，心里就老是怪怪的，定不下来。说兴奋好象也是兴奋，说气闷又好象有点气闷。进到酒馆，拣个小座头坐了。

酒保问道：“客人还是请客？还是独酌？”

秦重说：“我独饮三杯，有上好的酒拿来，时新的果子来一两碟，不用荤菜。”

秦重看着酒保替他斟酒，这也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两眼傻傻地望着酒保！酒保问：“客人还要什么？”

秦重说：“喔……不要什么了。请问，那边金漆篱门内是什么人家？”

酒保说：“以前是齐衙内的花园，现在是王九妈一家住着。”

秦重说：“王九妈是什么人？刚才看见有个漂亮的小娘子上轿，是她的什么人？”

酒保笑着说：“王九妈是个有名的老鸨，那个小娘子便是她手下最出色，最有名的粉头，叫做王美娘，大家都叫她‘花魁娘子’。客人既然有兴，我就给你说个详细。她原来是汴京人，因逃难流落在此。不仅人长的标致，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更是件件皆精。来往的都是大头儿，宿一夜，要十

两放光哩！可知不是大有来头的，要近她的身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初她们住在涌金门外，因为楼房狭窄，齐舍人和她颇有交情，半年前，便把这个花园借给他们住。”

秦重听酒保如数家珍地说了一大堆，心上七旋八转的，分不出是什么滋味儿。闷闷地吃了几杯，还了酒钱，挑着担子，一路走，一路思潮起伏，心中老是那个小娘子的影儿。

“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孩子？既然这么美，为什么偏偏又在娼家？不是太可惜了吗？”“我想的是什么啊！如果不是流落娼家，她这么一个绝色的美人儿，又怎么会让我一个卖油的有瞧见的机会？”“她是汴京人，我也是汴京人，她做娼，我卖油……唉，又想哪里去了！”想着想着，脚下蹴起一颗石子，将那石子踢得老远。

心中仍是那小娘子美艳的影子，这下子，觉得越发地清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难道我卖油的就不是人？这么美的女子，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子！如果……如果能够搂抱着睡一夜，大概死也甘心了！”呸，我整天挑这油担子，再赚也是几文钱，怎会想到这上头？这不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想入非非了吗？白银十两，那酒保说，宿一夜要十两放光……”“她相交的想必都是王孙公子，我卖油的就算有了银子，大概她也不肯接。”听说做老鸨的就是死要钱，如果有了银子，就是个乞丐，她也会要的。老鸨要她接客，她会不接吗？我是个做生意的！清清白白，有了银子，怕她不接？只是哪里来这许多银子？”

一路上胡思乱想，心绪不得安宁。走着走着，又将一块石子踢得老高，扑的一声，掉到路旁的河里。他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亲近那小娘子一次。“从明天开始，

每天将本钱和费用扣除，剩下的就积攒上去。一天如果能积一分，一年就三两六钱，只要三年，这事便成了。如果一天能积二分，只要年半。再多些，一年也差不多了。”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我卖油的总也是个人，为什么就不能……”

你说，一个挑担子做小买卖的，连个家业都没有，本钱总共只有三两，却想要拿十两银子去一夜风流，这到底为什么，恐怕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不知不觉，已是走到家里。开门进去，看着萧条四壁，孤零零的旧硬板床，惨然无欢，连晚饭也不吃，就往床上一躺，躺在床上，翻来翻去，却哪里睡得着，眼前就只是美娘的影子。

只因花容月貌，引起心猿意马

捱到天明，爬起来，胡乱吃了早饭，就装了油担，锁了门，匆匆往王九妈家跑，一到她家，却不敢进去。伸着头，往里面张望。这时王九妈才刚起床，还蓬着头，正叫人去买菜，秦重认得她的声音，叫声：“王妈妈。”九妈往外一看，见是秦卖油，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便叫他把担子挑进来，称了一瓶，约有五斤多重，公道还钱，秦重并不争论，九妈很是欢喜，说：“这瓶油只够我家两天用，以后每隔一日，你就送来，我不到别处买了。”

秦重答应，便挑着担子出来，只是不曾看见花魁娘子，心里怅怅的，若有所失。“反正已经扳下了这个主顾，少不得一次不见二次见，二次不见三次见，终会有见着的时候。”“不过，要是每次特为她们一家挑这许多路来，也是冤枉。昭

庆寺是顺路，难道他们平常不做功德就不用油？如果能够扳得寺里各房头也做个主顾，以后只要走钱塘门这一路，一担油也就可以出脱了。”

想着，便挑到寺里来。原来寺里各房和尚用过他的油，都觉得他的油好，价钱又公道，正想着以后都买他的油用。看见他来了，多少不等，个个买他的油。秦重同样的和各房约定，也是隔一日便送油来。这一天是双日，从此以后，遇单日便到别地方做买卖，遇双日，就走钱塘门这一路。

每当双日的时候，秦重一出钱塘门，就先到王九妈家，以卖油为名，重要的还是要看花魁娘子。有时候见得着，有时候见不着。见不到时，费了一场相思；见到了时，也只是添了一层相思。正是：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此情无尽期。

时光迅速，转眼一年过去了。秦重每天三分二分的，日积月累，小块换大块，零星凑集，终于有了一包不多不少的银子。这一天是个单日，又遇上大雨，不出去做买卖，看了这一大包银子，心中也自欢喜：“趁今天空闲，拿去上一上天平，看是多少。”

便打个油伞，拿着那包银子，走到对面银铺里，要借天平兑银。那银匠看他一个小油担子也要借天平称银子，觉得有点好笑：“卖油的能有多少银子，要架天平？”

秦重把银包解开，一大堆散碎银两。银匠见了许多银子，别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大小许多砝码。秦重将整包银子兑

上去，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刚是一十六两，上称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扣掉三两本钱，剩下的拿到那儿用，也还有多的。”又想道：“这样散碎银子，怎么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就在这儿把它倾成锭儿，还觉冠冕。”

当下兑足了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一个水丝小锭。剩下的四两二钱，拈了一小块，还了工钱。然后拿了几钱银子，到市里买了新鞋新袜，又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拣个晴朗的日子，一大早便打扮起来。俗语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这一打扮，果然有一番新气象。正是：

虽非富贵豪华容，也是风流好后生。

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袖了银两，兴冲冲地便往王九妈家来。可是一到了她家门口，却又傻住了，心中忐忑不安，惶惶惑惑，不知如何是好？“平常挑了担子到她家卖油，今天忽然来做嫖客，这该怎么说？”正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王九妈走了出来，一看秦重那身打扮，便说：“秦小官，今天怎么不做生意？打扮得这样齐整，往哪儿贵干？”

秦重给她这么一问，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老着脸皮，上前深深地作了一揖，王九妈觉着几分奇怪，不免也还了一礼。

秦重这才说：“小可并无别事，特地来拜望妈妈。”

王九妈是个老世故，老积年，见秦重如此装扮，又说特

来拜望，见貌辨色，早就了然于胸：“一定是看上我家哪个丫头，要风流了。虽然不是个大财主菩萨，‘搭在篮里便是菜，捉在篮里便是蟹。’赚他钱把银子买葱菜也是好的。”便堆下满脸的笑来说：“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什么好处。”

秦重说：“小可有句不识进退的话，只是不好开口。”

九妈说：“但说何妨，且请到里面客厅里细讲。”

秦重为着卖油，虽然到过九妈家已不下百次，但是，这客厅里的交椅，却还不曾与他的屁股做个相识，直到今天才真正地会了面。两人分宾主坐下，九妈即叫里面泡茶。一会儿，丫环捧出茶来，一看是秦卖油，不知为什么，打扮得齐齐整整，和平常不大相同，妈妈又像接待恩客一般的相待，低了头，格格地只管笑。九妈看见了，喝道：“什么好笑！对客完全没些规矩！”

丫环止住笑，收了茶盘进去，九妈才开口问道：“秦小官，有什么话要对老身说？”

秦重讷讷地说：“没别的事，要在妈妈宅上请一位姐姐吃杯酒儿。”

九妈说：“难道单吃寡酒？一定是要风流了。我看你是个老实人，什么时候动了这风流兴头？”

秦重说：“小可的积诚，已不只一日。”

九妈说：“我家这几个丫头，你都认得的，不知你中意哪一位？”

秦重涨红了脸，单刀直入地说了出来：“别个都不要，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

九妈一听，以为秦重和她说耍取笑，当下变了脸道：“你说话也太过分了点，不是开玩笑吧！”秦重说：“小可是个

老实人，怎么会是开玩笑？”

九妈说：“粪桶也有两个耳朵，你难道不晓得我家美儿的身价，倒了你卖油的灶，还不够歇半夜的钱哩！我看不如还是将就点，其他的拣一个吧！”

秦重把头一缩，舌头一伸：“这么厉害！不敢动问，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钱要几千两？”

九妈以为他真的是在开玩笑，便不再生气，笑着说：“哪里就要那么多，只要十两足色纹银，其他东道杂费，不在其内。”

秦重笑着说：“原来如此，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便从袖中摸出那秃秃的一大锭放光细丝银子，递给九妈，说：“这一锭十两重，足色足数，请妈妈收着。”又摸出一小锭来说：“这一小锭重有二两，相烦为我备个小东。望妈妈千万作成小可这件好事。生死不忘，以后另外再有孝顺。”

九妈见了这锭大银，便如苍蝇见了蜜糖，早已粘着不放。可是又怕他是一时高兴，以后若没了本钱，懊悔走来，终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为保万无一失，便说：“这十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你做小买卖的人积攒不易，我看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秦重说：“小可早就立定主意，不烦你老人家费心。”

九妈把这两锭银子收在袖中，说：“好便好了，可是还有许多烦难的事儿哩！”

秦重说：“妈妈是一家之主，会有什么烦难的事儿？”

九妈说：“我家美儿，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她当然认得你是卖油的秦小官，怎么肯接你？”

秦重说：“一切但凭妈妈委曲婉转，若能成全小可一桩好事，大恩不敢有忘。”

九妈见他十分坚心，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扯开笑口说：“老身替你好好地安排安排，成与不成，就看你自己的缘法了。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美儿昨天到李学士家陪酒，到现在还没回来。今天是黄衙内约她游湖，明天是张山人一班清客邀她做诗社，后天是韩尚书的公子几天前就送下的东道在这里。你大后天来看看。还有句话对你说，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到我家来卖油，预先留下个体面。另外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穿着一身布衣布裳，不像上等的客人，再来时，换件绸缎衣服，让这些丫头认不出你是秦小官，老身也好替你装谎。”

秦重说：“小可一一听妈妈吩咐。”说罢，作别出门。

回家之后，便打定三天都不去卖油，拿了剩下的碎银子，到当铺里买了一件现成的半新不旧的绸衣，穿在身上，每天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正是：

未识花院行藏，先习孔门规矩。

到了第四天，起个清早，便到王九妈家去。谁知去得太早，门还没开，只好转到十景塘去走了一圈，再走回来时，门已开了，却看到门前停着轿马，门内有许多仆从在那儿闲坐。秦重虽然老实，却是个乖巧的人，且不进门，悄悄地招那马夫问道：“这轿马是谁家的？”

马夫说：“韩府来接公子的。”

秦重已知是韩公子昨晚上在这儿留宿，还没走。便走转

身，找一家饭店坐了一会，才又回到王家探信。这时，门前的轿马已经走了，王九妈迎着便说：“真对不起，今天又没有时间了。刚刚韩公子拉她去东庄赏早梅。他是个常客，老身不好得罪。听他们说，明天还要到灵隐寺访个棋师赌棋哩。齐衙内又来约过两三次了，他是我家房东，也是辞不得的。他一来，就是三天、五天的住着，连老身也定不了日子。秦小官，你若真的要，只好耐心再等几天。不然的话，所赐银两，原封奉还，分毫不动。”

秦重说：“就怕妈妈不作成，如果能够成就，就是一万年小可也等得。”

九妈说：“既是这样，老身便好女排。”

秦重刚要起身作别，九妈又说：“秦小官人，老身还有句话。你下次来探消息，不要太早了，大概黄昏前后刚好。有客没客，老身给你个实在的消息。能晚些来总是比较好。这是老身的妙用，千万不要错怪了。”

秦重连声说：“不敢，不敢。”

秦重已经好几天没做买卖。第二天整理了油担，挑到别处做生意，不走钱塘门一路。每天生意做完，傍晚的时候，就打扮齐整，到九妈家来探消息。总是不巧，又空走了一个多月。

那一天是十二月十五日，刚下完大雪，西风一吹，积雪成冰，好不寒冷。还好地下干燥，秦重做了大半天生意，如前装扮，又到九妈家来探消息。九妈笑容可掬，迎着说：“今天是你造化，已有九分九厘了。”

秦重说：“这一厘是欠着什么？”

九妈说：“这一厘么……正主儿不在家。”

秦重说：“不在家？那不又空跑一趟了？她会回来吗？”

九妈说：“是要回来的。今天是俞太尉请去赏雪，筵席就备在湖船内。俞太尉是七十岁的老人家，那档子事已是没份。本来说黄昏就要送她回来，我看也快了。你且到新人房里吃杯酒，慢慢地等她。”

秦重说：“烦妈妈引路。”九妈引着秦重，弯弯曲曲，走过许多房头，到了一个地方。不是楼房，却是平屋三间，很是宽敞。左一间是丫环的空房，右一间是花魁娘子的卧室，门锁得紧紧的。两旁又有耳房，中间客座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铜炉，烧着龙涎香饼。两旁书桌，摆设些古玩，壁上贴许多诗稿。秦重自愧不是文人，不敢细看，心下想着：“外房如此整齐，内室的铺陈，必然华丽。今晚尽我受用，十两一夜也不算多。”

九妈让秦重坐在客位，自己主位相陪。不一会儿，丫环掌灯过来，摆下一张八仙桌儿，六碗时新果子，几盘美味佳肴。美酒未曾到口，已觉香气扑人。九妈举杯相劝：“今天众小女都有客，只好老身自己相陪，请开怀畅饮几杯。”

秦重酒量本就不好，更兼正事未办，不敢多喝，只吃了半杯，便推故不饮。

九妈说：“秦小官，想必饿了，且用些饭再吃酒。”

丫环捧着雪花花白米饭，放在秦重面前。九妈酒量好，不用饭，以酒相陪。秦重吃一碗就放下筷子，九妈说：“夜长哩！请再用些。”

秦重又添了半碗。丫环提个行灯来说：“浴汤热了，请客官洗浴。”

秦重原是洗过澡来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香堂，肥皂

香汤，又洗了一遍，重复穿衣入坐。这时天色已暗，昭庆寺的钟都撞过了，美娘却尚没回来。正是：

玉人何处贪欢耍？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见美娘回家，好生气闷，却被九妈夹七夹八，说些风话劝酒。要走也不是，要坐又难挨。整整又等了一个更次，只听外面热闹闹的，原来是美娘回来了。丫头先来报知，九妈连忙起身出迎，秦重也离坐而立，只见美娘吃得大醉，侍女扶了进来。到了门前，醉眼朦胧，看见房中灯烛辉煌，杯盘狼藉，立住脚，问道：“谁在这里吃酒？”

九妈说：“我儿，就是我以前告诉你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已久，不时地送礼过来。因你不得工夫，耽搁一个多月了。今天你幸而有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

美娘说：“临安城中并没听说过有什么秦小官人，我不接他。”转身便走。

九妈即忙拦住：“他是个挚诚的好人，娘决不会误你的。”

美娘只好转身，才跨进房门，抬头一看，那人有些面熟，一时醉了，急切叫不出来，便说：“娘，这个人我认得的，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

九妈说：“我儿，这是涌金门内开缎铺的小官人。当初我们住在涌金门时，大概你也曾见过，所以面熟。做娘的见他来意至诚，已经答应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娘的面上，胡乱留他一晚。做娘的若有不是，明天给你陪礼。”一面说，一面将美娘推了进去。美娘拗九妈不过，又且醉了，脚步不

稳，便进了房里。正是：

千般难出虔婆口，万般难脱虔婆手。

饶君纵有千万般，不如跟着虔婆走。

九妈的话，秦重当然句句听在肚里，只好佯作不闻。美娘万福过了，坐在侧首，仔细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中甚是气闷，只好一句不吭。叫丫环拿热酒来，斟了一大杯，九妈以为她要敬客，却自己一饮而尽。九妈说：“我儿，你醉了，少吃些。”

美儿哪里依她，说：“我不醉！”

一连吃了十几杯。这是酒后之酒，醉中之醉，自觉头脑胀，立脚不住，叫丫环开了卧房，点上灯，也不卸头，也不解带，踩脱了绣鞋，便和衣上床，倒身而卧。九妈见她如此做作，很觉得过意不去，对秦重说：“小女平日娇养惯了，专会使性。今天她心中不知为了什么，有些不自在。这却完全不干你事，休得见怪。”

秦重说：“说哪里话，这不妨事的。”

九妈又劝了秦重几杯酒，然后送入卧房，附耳低声地说：“那人醉了，放温存些。”

又对美娘叫道：“我儿，起来脱了衣服，好好地睡。”

美娘已在梦中，哪里听得。丫环收拾了杯盘桌椅，叫声：“秦小官人，歇息吧！”

秦重说：“有热茶要一壶。”

丫环泡了一壶浓茶，送进房里，带转房门，自去耳房中安歇了。

秦重转身看美娘时，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在身下。秦重想着，酒醉的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栏杆上放着另一床被子，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灯挑得亮亮的，取了热茶，脱鞋上床，挨在美娘身边。左手将茶壶抱在怀中，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正是：

未曾握雨携云，也曾偎香倚玉。

美娘睡到半夜醒来，觉得不胜酒力，胸中翻腾不已。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只管打干噎。秦重慌忙也坐起来，知道她要吐，便放下茶壶，用手按抚她的脊背。一会儿，美娘喉间忍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放开喉咙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窝，忙把自己长袍的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一呕，呕过了，还闭着眼，讨茶嗽口。秦重下床，将袍子轻轻脱下，放在地上。摸茶壶还是暖的，便倒了一杯香喷喷的浓茶，递给美娘。美娘连吃了二杯，仍旧倒下，向里睡去了。秦重将放在地下的一袖肮脏，重重裹着，放到床侧，依然上床拥抱如初。

美娘这一睡，直到天明方醒。覆身转来，见旁边睡着一人，问道：“你是谁？”

秦重答道：“小可姓秦。”

美娘想起昨晚的事，却恍恍惚惚，记不大清楚，便说：“我昨晚醉得厉害？”

秦重说：“也没怎么醉。”

又问：“可曾吐吗？”

秦重说：“没有。”

美娘说：“这样还好。”

又想一想，觉得不大对：“我记得曾吐过的。又记得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

秦重这才说道：“是曾吐过一些。小可见娘子多吃了几杯，也防着要吐，便把茶壶暖在怀里；娘子果然吐后讨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弃，饮了两杯。”

美娘大惊：“脏巴巴的，吐在哪里？”

秦重说：“小可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把袖子盛了。”

美娘说：“如今在哪里？”

秦重指着说：“连衣服裹着，藏过在那里。”

美娘说：“真对不起，弄脏了你的衣服。”

秦重说：“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

美娘听他这么一说，心下想道：“有这般温柔识趣的人！”心里已是几分感激。

这时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床小解，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卖油，便问道：“你实在对我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昨天晚上在这儿？”

秦重说：“承花魁娘子下问，小可怎敢妄言。小可实是常来宅上卖油的秦重。”于是便将第一次看见她送客以来的种种想慕之情，以及如何积攒银两以求亲近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夜来得亲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满意足。”

美娘认出他是秦卖油的时候，心中多少原有些不愿意，听他一番痴情言语，却已深深感动；又见他处处温柔体贴，更生怜惜，便说：“我昨晚酒醉，不曾好好地招待你，你干折了这许多银子，不懊悔吗？”

秦重说：“小娘子是天上神仙，小可伏侍唯恐不周，只要不责怪小可唐突，已是心满意足，怎敢有其他念头？”

美娘说：“你做小买卖的人，好不容易存了这点银两，为什么不留着家用？这种地方不是你来的。”

秦重说：“小可是单身过活，并无妻小。”

美娘顿了一顿，说道：“你今天走了，以后还来吗？”

秦重说：“只这昨宵相亲一夜，已足慰平生仰慕，岂敢又作痴想！”

美娘两眼不住地打量着他，想道：“难得有这么好的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人中也遇不到一个。可惜是个卖油的，如果是衣冠人家子弟，情愿委身相随。”

正在沉吟之际，丫环捧着洗脸水进来，又是两碗姜汤。秦重洗了脸，因昨夜并没脱下头巾，不用梳头。呷了几口姜汤，便要告别，美娘说：“再坐一下，我还有话说。”

秦重说：“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就是在旁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做人怎可不自明身分？昨夜来此，已是大胆唐突，若被人家知道了，恐怕有损芳名。还是早些走的好。”

美娘点了一点头，打发丫环出房；忙忙开了化妆箱盒，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秦重，说：“昨晚难为了你，这点银两权奉为资本，不要对别人提起。”

秦重哪里肯受，美娘说：“我的银子来路容易，这一点小意思感谢你夜来的照顾之情，不必太过客气。如果你本钱短少，以后还有帮你的时候。那件污秽的衣服，我叫丫环洗干净了再还你吧！”

秦重说：“粗布粗衣，不烦小娘子费心，小可自会湔洗。

只是所赐不敢领受。”

美娘说：“说哪里话！”将银子塞到秦重袖内，推他转身。秦重料想再难推却，只好受了，深深作了一揖。卷了脱下的那件肮脏袍子，走出房门。

经过九妈房前，丫环看见叫声：“妈妈 秦小官去了。”

九妈从房里叫道：“秦小官，怎么一大早就走？”

秦重说：“有些小事要做，改天再来拜谢妈妈。”说着，就走了。

美娘见秦重一片诚心，送他走后，竟然有一种恍然若失的感觉。这一天因为害酒，辞了所有客人，在家休息。奇怪的是千万个公子豪客都不想，倒把秦重这个小卖油整整想了一天。有挂枝儿曲为证：

俏冤家，须不是串花家的子弟，
你是个做经纪本份人儿，
那匡你会温存，能软款，知心如意。
料你不是个使性的，料你不是个薄情的，
几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觉思量起。

话分两头，再说邢权用计逼走了秦重以后，在朱十老家，再无顾忌，和兰花打得火热。十老知道了，着实发作了几场。两人便趁着更深夜静的时候，席卷了店中财物，逃之夭夭，走得不知去向。十老卧病在床，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只好拜托邻里写了失单，寻访了几天，全无下落。深悔当初不应当误听邢权谗言，逐走了朱重。日久见人心，这时才想起了朱重的种种好处。听说他现在住在众安桥下，仍旧挑担

卖油，便想叫他回来，老死也好有个依靠。又怕他记恨在心，叫邻舍们好生劝他回家：“但记好，莫记恶。”秦重一听这消息，当天就收拾了家伙，搬回十老家里。父子重见，不禁痛哭了一场。十老将身边剩下的银两，尽数交给了秦重。秦重自己身上又有二十两本钱，重整店面，一如当初，秦重仍旧坐柜卖油。因为在朱家，所以复称朱重，不用秦字。

谁知不上一个月，十老的病情转重，医治无效，竟然一命呜呼。朱重捶胸大哭，殓殓成服，一如自己亲父一般。朱家祖坟就在清波门外，朱重举丧安葬，事事成礼，邻里莫不称其厚道。丧事料理完毕，仍旧开店。朱家油铺原本是老店，生意一向就不错，虽然被邢权刻薄小气，弄断了不少主顾，大家一看到邢权走了，老实的朱小官回来坐店，便又回来照顾，所以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

朱重独自一个人，生意实在忙不过来，便急着要找来个老成的帮手。有一天，一个中人带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朱重一问，是个汴京人，曾开过杂货铺，对卖油一事，颇为在行，便留下了他。

这个人不是别人，便是莘善，莘瑶琴的父亲。当初南来避难，被官兵冲散了女儿，夫妻两口，凄凄惶惶，东逃西窜，胡乱地过了几年。最近局势稍定，听说临安好不兴旺，南渡人民大都在那儿安插，诚恐女儿也流落到那儿，才特来寻访。谁知找了一个多月，全没消息。身边的银两早已用完，无可奈何，偶然听见中人说起朱家油铺要个帮手，便求那中人引荐。朱重听了莘善一路辛酸，不觉伤感：“既然没处投奔，你老夫妻两口便都住到我这儿来，大家就当个乡亲相处，慢慢的再寻访令媛消息。”

当下叫莘善去带了他妻子，收拾了一间空房，让他们夫妻居住。莘善夫妻两口也尽心尽力，内外相帮，朱重甚是欢喜。

光阴似箭，不觉一年又过去了。一年来，多有人见朱重年长未娶，家道又好，做人又老实，情愿白白把女儿送给他当妻子的。只是朱重因为见过了花魁娘子那等天下的绝色美人，等闲的不看在眼里，一心只要找个出色的女子，才肯成亲，所以一直就耽搁了下来。正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再说美娘在九妈家，表面上虽然朝欢暮乐，内心却并不快活。尽管你有多大的盛名，落了婊子一行，终究只是有钱人家取乐的对象。美娘虽然有从良之意，却偏无缘，总遇不上一个真能怜香惜玉的。因此每每有不如意的時候，或是看到子弟们任情使性，吃醋跳槽，或是自己病中醉后，半夜三更，无人疼热，就不由得想起秦小官的好处来。只恨无缘再会。

却说临安城中有个吴八公子，父亲现任福州太守。这吴八公子刚从父亲任上回来，广有金银，平常最喜欢的无过赌钱吃酒，风花雪月。回来之后，听到了花魁娘子大名，便屡屡差人来约。美娘听说他气质不好，不愿相接，托故推辞，已不止一次。那吴公子也曾带着几个吃闲饭的，亲到九妈家几次，却都不曾会面。清明节那天，美娘因为连日游春困倦，要趁着人家扫墓上坟的时候，好好歇息，一概客人都不见。关了房门，刚要躺下床来，谁知吴八公子领着十几个狠仆，

找上门来了。因为九妈每次回他不在，气愤不过，在中堂行凶，打烂了许多家伙，直闹到美娘房前。只见房门从外锁着——原来妓家有个回客法儿：小娘躲在房内，把房门反锁，却支唔客人，只说不在，那老实的就被他哄过了。吴八是个惯家，这些套子，怎么瞒得过他？马上吩咐家人扭断了锁，把房门一脚踢开。美娘躲避不及，被公子看见，不由分说，叫两个家人左右拉住，从房内直拖了出来，口中兀自乱嚷乱骂。九妈看见势头不好，只好躲过。家中大小，躲得没半个人影。吴家的狠仆牵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门，也不管她弓鞋窄小，拉着她满街飞跑。吴八公子跟在后面，扬扬得意。一直到西湖口，将美娘推下了湖船，方才放手。

美娘从小受父母钟爱，后来到了王家也是锦绣中养成，珍宝般供奉，何曾受过这般凌贱？下了船，对着船头掩面大哭。吴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气忿忿的，一把交椅朝外而坐，一面吩咐开船，一面数一数二地发作个不住：“小贱人！小娼根！不受人抬举！再哭时，就讨打了。”

美娘哪里管他吆喝，还是哭个不停。船到了湖心亭，吴八公子先上去，吩咐家人：“叫那小贱人来陪酒！”

美娘抱住了栏杆，哪里肯去，只是嚎哭。吴八公子自觉没趣，自己吃了几杯淡酒，便叫人收拾下船，自己来扯美娘。美娘急得双脚乱跳，越哭越大声。吴八公子大怒，叫狠仆将美娘簪珥扯下。美娘蓬着头，跑到船头上，就要投水，被家童们扶住。公子喊着：“你撒赖，我便怕你不成。告诉你，就是真的死了，也只费得我几两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平白送了你一条性命，也是罪过；你不要再哭再闹，我就放你回去，不难为你。”

美娘听说要放她回去，真的就不哭了。吴八公子便叫移船到清波门外，找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将美娘绣鞋脱下，连裹脚也扯了下来，然后叫狠仆扶她上岸，骂道：“小贱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无法相送。”说罢，将船撑向湖中去了。正是：

焚琴煮鹤从来有，怜香惜玉几个知？

美娘赤了脚，一对小小金莲，如两条玉笋相似，如何走得半步？无端受此折辱，只为身不由己，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端：“自己才貌两全，只为命运坎坷，堕落风尘，便受人轻贱。平日结识的许多王孙贵客，急切中又有谁人顾得？无端受了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倒不如死了干净……只是死得不明不白，未免不甘。一向枉自享有盛名，到了这种地步，又有何用？倒不如那村庄妇人，虽然粗衣淡饭，一夫一妇，好不自在，也胜我万分！这都是刘四妈这个花嘴，哄我落坑堕堑，才落得今天的下场。虽然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又有哪个像我这般凄惨的！”

越想越伤心，想到苦处，不禁又放声大哭。也是因缘凑巧，恰好那天朱重到清波门外朱十老的坟上祭扫，祭扫过了，打发祭物下船，自己步行回家。刚刚从此经过，听到哭声。上前一瞧，虽然蓬头垢面，那玉貌花容，早在心底铸了模，怎会不认得？吃了一惊：“花魁娘子，你怎么会在这里？”

美娘听得声音颇熟，抬头一看，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那知情识趣的秦小官吗？顿时之间，如见亲人，便倾心

吐胆，原原委委地诉说了一番。朱重听了，心中无限怜惜，无限疼痛，泪水竟也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刚好袖中带得有白绫汗巾一条，约有五尺多长，连忙取出，劈半扯开，拿给美娘裹脚。又亲手替她擦干了泪水，替她挽起了青丝，再三地用好话劝解。等美娘止住了哭声，忙忙的去叫了一乘暖轿，请美娘坐了，自己随后步行，直送到王九妈家。

九妈正四处打探美娘消息，慌做一团，见秦重将她送了回来，分明像给她送还了一颗夜明珠一般，欣喜若狂。并且一向听得人说，秦重已经承受了朱家的店业，手头活动体面，已经不比从前，自然更加地刮目相待。又知道女儿今番吃了大苦，全亏了秦重，当下深深拜谢，设酒相待。秦重略饮数杯，见时候已经不早，便要起身作别。美娘哪里肯让他走，说：“一向想得你好苦，就是等不得你来，怎么一见面就要走？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在这里过夜。”

九妈也来相留，秦重喜出望外，反正店中有莘善夫妇照管，不必费心，便高高兴兴地留了下来。当天晚上，美娘吹弹歌舞，曲尽平生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好似做了一场游仙好梦，喜得魄荡魂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阑，二人相挽就寝，美娘说：“我有句心腹的话要对你说，希望你不要推托。”

秦重说：“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怎敢推托？”

美娘说：“我要嫁你！”

秦重原以为她有什么烦难的大事，谁知竟是“我要嫁你”不禁笑道：“小娘子就是要嫁一万个，也还轮不到小可头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

想不到美娘却一板一眼地说：“我说的话是真心实意，怎

么说是取笑？我从十五岁被妈妈灌醉，梳弄了以后，一心便要从良，只是相处的人虽多，却都是浮华子弟，酒色之徒，但知追欢买笑，哪懂怜香惜玉！看来看去，实在只有你是个志诚的君子。自从上次和你见面，一心想的就只有你。听说你还没结婚，如果不嫌弃我这烟花贱质，情愿终身侍奉，白头相随。你如果以为我说的是戏言，再三推托，我只好三尺白罗，死在你的面前，表白我这片诚心。再怎么说，也总比昨天不明不白的死在那恶人手中来得光明爽快。”说罢，呜呜地哭了起来。

秦重实在是意想不到，原来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花魁娘子，竟然对自己如此的情深意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说道：“小娘子，不要再伤感了，小可承小娘子错爱，等于将天就地，正是求之不得，怎敢推托？只是……只是小娘子千金身价，小可家贫力薄，又有什么办法？”

美娘说：“如果你真的不嫌弃，赎身之费，不烦操心。不瞒你说，我为了从良一事，早就预先积攒了些东西，寄顿在外头。这个一毫不费你心力。”

秦重说：“虽然小娘子可以自己赎身，但是一向住的是高堂大厦，用的是锦衣玉食，在小可家又如何过活？”

美娘说：“布衣疏食，死而无怨。我并不是那种虚华的人。”

秦重说：“难得小娘子有此心意，只怕妈妈不答应。”

美娘说：“这个我自有道理。”两个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滴滴嗒嗒地直说到天明。

原来美娘存心从良已久，早就将积攒下来的一些宝贝，分装成箱，寄顿在韩尚书的公子，齐太尉的舍人，黄翰林的

衙内等几个相好的人家了。这时，美娘只推说要用，陆陆续续，一箱一箱地取回。暗地里约好了秦重，将这些箱笼都收藏在他家。然后自己捉个空，乘了轿子，抬到刘四妈家。解铃原须系铃人，来和刘四妈商讨从良之事。

刘四妈说：“这事老身前日原说过的，只是你现在还年轻，不知道你要从的是哪一个？”

美娘说：“姨娘，你且先不要管我要从的是什么人。少不得是照着姨娘的话，是个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不是那个不真不假，不了不绝的勾当。只要姨娘肯开口时，不愁妈妈不允。做侄女的别无什么孝顺，这里有十两金子，先奉与姨娘，胡乱打些钗子，万望姨娘在妈妈前做个方便。事成之后，媒礼在外。”

四妈看见闪闪发亮的金子，笑得两眼儿没了缝，说道：“自己的侄女，从良又是美事，怎么好拿你的东西？既然你带来了，我只好暂时收下，就当做替你收好藏好了。这事都包在老身身上。不过，你可曾想过没有？你娘一向把你当作摇钱树，恐怕不会轻易地放你出去，千把银子大概少不了。你那主儿是肯出手的吗？我想，也先得老身和他见见，和他讲通了才好。”

美娘说：“姨娘，你就别管这些闲事了，就当作是你侄女自己赎身好了。”

四妈说：“你妈妈可晓得你到我家来？”

美娘说：“不晓得。”

四妈说：“那你就在我家吃个便饭，等我消息。我先到你家和你妈妈讲，讲得通的话，马上回来告诉你。”

两个说过了，刘四妈便雇了轿子，直往王九妈家来。九

妈迎了进去，四妈先问起吴八公子的事，九妈前后向她说了一遍。

四妈说：“看来我们行户人家还是养个半低不高的丫头好赚钱，又且安稳，不论什么客人她都接，算起来倒是日日不空的。侄女就是声名太大了，好似一块香鱼落地，蚂蚁儿都要钻她。虽然热闹，却也不得自在。说好听点，一夜就有许多银子，实在也只是个虚名。那些王孙公子来一趟，动不动总有几个帮闲，通宵达旦，好不费事。跟随的人又那么多，个个都要奉承得他到。稍有不到之处，口里就出粗，哩哩啾啾地骂人，还要暗损你的家伙，我们又不好告诉他家主，只有枉生闷气。还有那些山人墨客，诗社棋社，少不得一个月之内，你总得应付几次，好不啰嗦。这些富贵子弟们，一个个你争我夺。依了张家，又违了李家。一边喜，一边就少不得怪你了。像吴八公子这一个风波，真是吓煞人的！万一有了差错，岂不连本都送了？官宦人家，难道你能和他打官司不成？也只好忍声吞气了。今天还亏着你家时运高，太平没事，一个霹雳就空中过去了。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就无可收拾了。妹子听说吴八公子不怀好意，还要来与你纠缠。侄女又是生成的倔脾气，不肯奉承人。到时没完没了，我倒为你担着心哩！”

九妈说：“我也是为了这事，好不担忧。人家这位八公子，也是个有名有称的人，又不是什么下贱之辈，这丫头就是抵死不肯接他，才会惹出这个事端。当初她小的时候，还听人教训，如今有了个虚名，动不动就自作自主了。客人一来，她要接便接，她若不接，就是九牛也别想拉得她转。”

四妈说：“做小娘的稍有了身份，都是这样的。”

九妈说：“我现在倒有个想法，如果能够找个肯出钱的，干脆就把她卖了，省得整天的担着鬼胎。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四妈说：“这是对的。卖了她一个，就可以讨得五六个——如果凑巧机缘来了，说不定还可以讨得十来个，又免得为她担惊受怕，有什么不好？还犹豫什么呢？”

九妈说：“这个我也曾经算过。可是那些有势力的，不肯出钱，只会讨人便宜。那些肯出几两银子的，女儿又嫌好道歉，说什么也不肯。你若是有什么好主儿，倒是替我做个媒人要紧。如果这丫头不肯的时候，还要你帮着说她几句。这丫头，做娘的话她偏不听，就只听你的。”

四妈呵呵大笑说：“做妹子的这次来，正是要为侄女作媒。你要多少银子，才肯放她出门？”

九妈说：“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们行户人家，只有贱买，哪有贱卖？何况美儿几年的盛名，临安城中谁不知她是花魁娘子？难道三百四百就放她走？至少也要千金。”

四妈说：“既有了数目，妹子这就去讲，如果对方肯时，妹子即来回覆。若合不着时，就不来了。”

临行时，又故意问道：“侄女到哪儿去了？”

九妈说：“不要说了，自从那天吃了吴八公子的亏，怕他再来死缠，整天的轿子抬着，各家去分诉。前天到齐太尉家，昨天在黄翰林家，今天又不知到哪家去了。”

四妈说：“有了九阿姐你老人家做主，也不容侄女不肯。万一不肯时，做妹子的自会劝她。只是找来了主顾，九阿姐你却不要反悔，让我下不了台。”

九妈说：“说这么说定了，再无变卦的。”

九妈送出门口，四妈搭着轿子走了。正是：

数黑论黄是虔婆，说长话短是虔婆。

若还都像虔婆口，尺水能兴万丈波。

四妈回到家中，对美娘说道：“我和你妈妈说了，你妈妈已经答应，只要银子见面，这事便马上可办。”

美娘说：“银子已都准备好，明天姨娘千万到我家来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场，改天又费事。”

四妈说：“既然约定了，老身自然过去。”

美娘别了四妈回家，一字不提。

第二天中午，刘四妈果然来了，九妈问道：“所谈的事情怎样？”

四妈说：“十有八九，就是还没和侄女说过。”

四妈来到美娘房中，打过了招呼，讲了一些话，然后轻声地说：“你的主儿到了没？那活儿在哪里？”

美娘指着床头说：“在这几只皮箱里。”说着，把五六只皮箱都开了，五十两银子一封，搬出十三四封来。又把一些金珠宝玉折价计算，足够了千金价款。把个刘四妈看得眼中出火，口内流涎，想道：“小小年纪，就有这等计较，不知怎么就有办法积下这许多东西？我家那几个粉头，同样的也是接客，连人家的脚跟儿都赶不上。不要说不会赚钱，就是荷包里有几文钱，还不是拿去买了瓜子嗑，买了糖儿吃。两条脚带破了，还要我做妈的替她买布哩！偏偏人家九阿姐好造化，讨了这么一个会出油水的小娘，替她赚了大把大把的钱钞不说，临出门还有这一注大财。”

美娘见四妈沉吟不语，怕她嫌前番谢礼少了，临时又生刁难，慌忙取出四匹上等的潞绸，两股金钗，一对凤头玉簪，放在桌上，说：“这几件东西奉与姨娘，作为玉成之敬。”

四妈平白又得了许多礼物，欢天喜地的，便走出房来对九妈说：“侄女说她情愿自己赎身，一般的身价，并不短少分毫。依妹子看，这倒比外面找来的主儿更好，省得闲汉们从中说合，不但费酒费菜，还要加一加二地谢他。”

九妈听得说原来是美儿皮箱里有许多珠宝银两，要自己赎身，脸色便有些难看。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原来世间最狠的就只有老鸨。做小娘的无论弄到了什么东西，总得送到她手里，她才会快活。如果箱笼内有了什么私房，给鸨儿知道了，等小娘出了门，鸨儿便撬开钥匙，翻箱倒柜，取了个空。美娘因为有着盛名，相交的都是大头儿，替老鸨赚了大笔大笔的钱钞，性子又有些古怪，九妈不好随便去惹她，她的卧房也不轻易进去，因此这些箱笼才藏得过。哪里知道她竟有这许多财宝。

四妈见九妈脸色不对，早就猜着了她的心意，连忙说：“九阿姐，你不要三心两意了。这些东西即使是侄女自己积下的，也不是你应得的钱。如果她要花的话，早也花了。如果她要拿去津贴了她中意的小白脸，你又哪里知道？这还都是她乖巧的地方。并且，小娘自己手中如果没有钱钞，临到从良的时候，难道赤身赶她出门？少不得你还要拿出钱来，替她头上脚下，收拾个光鲜好看，也才好让她别人家做人。如今侄女既然自己拿得出这些东西，想来一丝一线，再不费你的心。这一注银子，是完完全全鏊在你腰胯里的。再说她赎了身出去，难道就不是你女儿了？如果她挣得体面了，岁

朝月节，怕她不来孝敬你？就是嫁了人，她又没有亲爹亲娘，你也还是一个外婆，受用处正多哩。”

只这一番话，说得九妈心中爽然，再无话说。四妈就去搬出银子，一封封兑过，交付给九妈。又把这些金珠宝玉，一件件的估给九妈。“这还都是做妹子的故意折下她些价钱，如果拿去让别人估时，恐怕还不止这些钱哩！”

九妈虽然也是鸨儿，倒是个老实头，四妈怎么说，她就怎么算。四妈见九妈收了东西，即忙叫王八写了具结书，交给美娘，从此还了美娘一个自由身。

美娘说：“趁姨娘在此，女儿就此拜别了爹妈，到姨娘家住一两天，然后择吉从良，不知姨娘可答应否？”

四妈得了美娘许多谢礼，生怕九妈反悔，巴不得美娘早点出了她家门，了却一桩心事，便说：“这是应当的。”

当下美娘收拾了自己的皮箱、铺盖之类，但是九妈家中的东西，一毫不动。收拾好了，随着四妈出房，拜别了假爹假妈，九妈照例假哭了几声。美娘叫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轿，和四妈一同到刘家去。四妈挪出一间幽静的房间，安顿了美娘，刘家的众小娘都来给美娘贺喜。

当晚，朱重差莘善到四妈家讨消息，知道美娘已经赎身出来，便选了吉日良时，笙箫鼓乐地到刘家来娶亲。刘四妈就做大媒送亲。

朱重和花魁娘子，花烛洞房，欢喜无限。正是：

虽然旧事风流，不减新婚佳趣。

第二天，莘善老夫妇请新人相见。相认之下，吃了一惊。

各各叙起分散后的情由，至亲三口，抱头大哭了一场。朱重这才知道原来莘善夫妇就是自己的丈人丈母，慌忙请两老上坐，夫妻两人重新拜见。一家骨肉团圆，好不快乐。左右邻居知道了，无不惊为奇遇。

三朝过后，美娘叫丈夫准备了几份厚礼，分送到各旧相知家里，感谢他们寄顿箱笼的一番情义，并告知他们自己从良的消息。这也是美娘做人有始有终的地方。

过了满月，美娘叫丈夫将原先从黄翰林的衙内等处搬寄过来的箱笼一一打开，箱箱都是黄白之物，吴綾蜀锦，何止百计，总共大约三千余金。美娘将钥匙交给丈夫，叫他慢慢地买房置产，整顿家当，把油铺生意交给丈人莘公管理。不到一年，便挣起一个花锦般的家业，甚有气象。

不久，朱重到上天竺烧香，又巧遇失散八年之久，现做香火工人的父亲。便将他接回家中，与媳妇相见。两家团圆，一处欢乐，好不欢喜。从此朱重又复归本姓，仍叫秦重。

后来，秦公因喜爱清静，不惯家居，想要到上天竺出家，秦重便在上天竺另造净室一所，让父亲居住，每十天就和妻子同往问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几岁，才端坐仙化。莘善夫妇也都年登七十，才终老夭年。

秦重夫妻后来也白首偕老，生了两个男孩，都读书成名。这便是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至今风月场中，凡夸人善于帮衬，都叫他“秦小官”，又叫他“卖油郎”，就是由此而来。有诗为证：

春来处处百花新，蜂蝶纷纷竞采春。

堪笑豪家多子弟，风流不及卖油人。

结 语

本篇选自《醒世恒言》第三卷。这是一篇充满喜剧气氛的恋爱小说。故事中男女主角流落异乡，一者为挑担卖油的小贩，一者为卖笑的娼女，本来就应当是一种悲惨的事情，但是作者为了配合后来大团圆的完满结局，在行文之中，却充分地运用了谐谑的语调，使全篇充满了轻快的气息，因而也就自然冲淡了那种感伤的调子。本篇可以说是我国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喜剧作品。它和一般的悲喜剧，一定先是哀哀苦苦，然后才大团圆的俗套，大不相同。所以本书特以选录。

本篇也是明人所作的拟话本，如果以宋人话本的分类来说，它应当是传奇一类的作品。宋代话本所谓的传奇和唐人传奇小说的传奇有些不同，它是专门指男女爱情故事的一类。

卖油郎的故事后来也成了民间文学一个很流行的主题，清朝李玄玉的《占花魁传奇》演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附录、原典精选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警世通言》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话说西湖景致，山水鲜明。晋朝咸和年间，山水大发，汹涌流入西门。忽然水内有牛一头，见浑身金色。后水退，其牛随行至北山，不知去向。哄动杭州市上之人，皆以为显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门即今之涌金门，立一

座庙，号金华将军。当时有一番僧，法名浑寿罗，到此武林郡云游，玩其山景，道：“灵鹫山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见，原来飞到此处。”当时人皆不信。僧言：“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唤做灵鹫岭，这山洞里有个白猿，看我呼出为验。”果然呼出白猿来。山前有一亭，今唤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隐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条走路，东接断桥，西接栖霞岭，因此唤作孤山路。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筑一条路，南至翠屏山，北至西霞岭，唤做白公堤。不时被山水冲倒，不只一番，用官钱修理。后宋时苏东坡来做太守，因见有这两条路被水冲坏，就买木石、起人夫，筑得坚固。六桥上朱红栏杆，堤上栽种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画，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两条石桥，分开水势，东边唤做断桥，西边唤做西灵桥。真乃：

隐隐山藏三百寺，依稀云锁二高峰。

说话的只说西湖美景，仙人古迹。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单说那子弟姓甚名谁？遇着甚般样的妇人？惹出甚般样事？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个宦家，姓李名仁，现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又与邵太尉管钱粮。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排行小乙，他爹曾开生药店，自幼父母双亡，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年方二十岁。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

忽一日，许宣在铺内做买卖，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打个问讯，道：“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节近，追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烧香，勿误。”许宣道：“小子准来。”和尚相别去了。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原来许宣无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当晚与姐姐说：“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菴竹子，明日要荐祖宗，走一遭了来。”次日早起，买了纸马、蜡烛、经幡、钱垛一应等项，吃了饭，换了新鞋、袜、衣服，把菴竹子、钱马使条袱子包了，迳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李将仕见了，问：“许宣，何处去？”许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菴竹子，追荐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将仕道：“你去便回。”

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迳到保叔塔寺。寻见送馒头的和尚，忏悔过疏头，烧了菴竹子，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吃斋罢，别了和尚，离寺迤迤闲走。过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来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闲走。不期云生西北，雾锁东南，落下微微细雨，渐大起来。正是清明时节，少不得天公应时催花雨下，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许宣见脚下湿，脱下了新鞋袜，走出四圣观来寻船，不见一只。正没摆布处，只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过来。许宣暗喜，认时，正是张阿公。叫道：“张阿公，搭我则个！”老儿听得叫，认时，原来是

许小乙，将船摇近岸来，道：“小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处上岸？”许宣道：“涌金门上岸。”这老儿扶许宣下船，离了岸，摇近丰乐楼来。

摇不上十数丈水面，只见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则个！”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这妇人肩下一个丫环，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一双角髻，戴两条大红头须，插着两件首饰，手中捧着一个包儿，要搭船。那老张对小乙官道：“因风吹火，用力不多，一发搭了他去。”许宣道：“你便叫他下来。”老儿见说，将船傍了岸边。那妇人同丫环下船，见了许宣，起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向前道一个万福；许宣慌忙起身答礼。那娘子和丫环舱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旁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丫环，也不免动念。那妇人道：“不敢动问官人，高姓尊讳？”许宣答道：“在下姓许，名宣，排行第一。”妇人道：“宅上何处？”许宣道：“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生药铺内做买卖。”那娘子问了一回，许宣寻思道：“我也问她一问。”起身道：“不敢拜问娘子高姓？潭府何处？”那妇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嫁了张官人，不幸亡过了，现葬在这雷岭。为因清明节近，今日带了丫环，往坟上祭扫了方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实是狼狈。”又闲讲了一回。迤逦船摇近岸，只见那妇人道：“奴家一时心忙，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并不有负。”许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须船钱，不必计较。”还罢船钱，那雨越不住，许宣晚了上岸。那妇人道：“奴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

口若不弃时，可到寒舍拜茶，纳还船钱。”许宣道：“小事何消挂怀。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说罢，妇人共丫环自去。

许宣入涌金门，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见一个生药铺，正是李将仕兄弟的店。许宣走到铺前，正见小将仕在门前。小将仕道：“小乙哥，晚了那里去？”许宣道：“便是去保叔塔烧庵竹子，着了雨，望借一把伞则个。”将仕见说，叫道：“老陈，把伞来与小乙官去。”不多时，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许宣道：“不必吩咐。”接了伞，谢了将仕，出羊坝头来。到后市街巷口，只听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许宣回头看时，只见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檐下立着一个妇人，认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许宣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儿都踏湿了。教青青回家取伞和脚下。又见晚下来，望官人搭几步则个。”许宣和白娘子合伞到坝头，道：“娘子到那里去？”白娘子道：“过桥投箭桥去。”许宣道：“小娘子，小人自往过军桥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伞自去，明日小人自来取。”白娘子道：“却是不当，感谢官人厚意。”许宣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只见姐夫家家人王安拿着钉靴、雨伞来接不着，却好归来。到家内吃了饭。当夜思量那妇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情意相浓，不想金鸡叫一声，却是南柯一梦。正是：

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

到得天明起来，梳洗罢，吃了饭，到铺中，心忙意乱，

做些买卖也没心想。到午时后，思量道：“不说一谎，如何得这伞来还人。”当时许宣见老将仕坐在柜上，向将仕说道：“姐夫叫许宣归早些，要送人情，请暇半日。”将仕道：“去了，明日早些来。”许宣唱个诺，迳来箭桥双茶坊巷口寻问白娘子家里。问了半日，没一个认得。正踌躇间，只见白娘子家丫环青青从东边走来，许宣道：“姐姐，你家何处住？讨伞则个。”青青说：“官人随我来。”许宣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这里便是。”许宣看时，见一所楼房，门前两扇大门，中间四扇看街隔子眼，当中挂顶细密朱红帘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挂四幅名人山水古画，对门乃是秀王府墙。那丫环转入帘子内，道：“官人请入里面坐。”许宣随步入到里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许小乙官人在此。”白娘子里面应道：“请官人进里面拜茶。”许宣心下迟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许宣进去。许宣转到里面，只见四扇暗隔子窗，揭起青布幕，一个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须菖蒲，两边也挂四幅美人，中间挂一幅神像，桌上放一个古铜香炉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个万福，道：“夜来多蒙小乙官人应付周全，识荆之初，甚是感激不浅。”许宣道：“些微何足挂齿。”白娘子道：“少坐拜茶。”茶罢又道：“片时薄酒三杯，表意而已。”许宣方欲推辞，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将出来。许宣道：“感谢娘子置酒，不当厚扰。”饮至数杯，许宣起身道：“今日天色将晚，路远，小子告回。”娘子道：“官人的伞，舍亲昨夜转借去了，再饮几杯，着人取来。”许宣道：“日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饮一杯。”许宣道：“饮饌好了，多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这伞相烦明日来取则个。”许宣只得相辞了回家。

至次日，又来店中做些买卖，又推个事故，却来白娘子家取伞。娘子见来，又备三杯相款。许宣道：“娘子还了小子的伞罢，不必多扰。”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略饮一杯。”许宣只得坐下。那白娘子筛一杯酒递与许宣，启樱桃口，露榴子牙，娇滴滴声音，带着满面春风，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一见便蒙错爱。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与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许宣听那妇人说罢，自己寻思：“真个好一段姻缘，若娶得这个浑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谐，思量我日间在李将仕家做主管，夜间在姐夫家安歇，虽有些少东西，只好办身上衣服，如何得钱来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见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言语？”许宣道：“多感过爱！实不相瞒，只为身边窘迫，不敢从命。”娘子道：“这个容易，我囊中自有余财，不必挂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只见青青手扶栏杆，脚踏胡梯，取下一个包儿来，递与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这东西将去使用，少欠时再来取。”亲手递与许宣。许宣接得包儿，打开看时，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藏于袖中，起身告回。青青把伞来还了许宣，许宣接得相别，一迳回家，把银子藏了，当夜无话。

明日起来，离家到官巷，只把伞还了李将仕。许宣将些碎银子，买了一只肥好烧鹅、鲜鱼、精肉、嫩鸡、果品之类，提回家来，又买了一樽酒；吩咐养娘、丫环安排整下。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饮饌俱已完备，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李募事却见许宣请他，倒吃了一惊，道：“今日做甚么子坏钞！日常不曾见酒盏儿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

饮酒。酒致数杯，李募事道：“尊舅，没事教你坏钞做甚么？”许宣道：“多谢姐夫，切莫笑话，轻微何足挂齿。感谢姐夫、姐姐管顾多时，一客不烦二主人：许宣如今年纪长成，恐虑后无人养育，不是了处；今有一头亲事在此说起，望姐夫、姐姐与许宣主张，结果了一生终身也好。”姐夫、姐姐听得说罢，肚内暗自寻思，道：“许宣日常一毛不拔，今日坏得些钱钞，便要我替他讨老小。”夫妻二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话。吃酒了，许宣自做买卖。过了三两日，许宣寻思道：“姐姐如何不说起？”忽一日，见姐姐，问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许宣道：“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这个事不比别样的事，仓卒不得；又见姐夫这几日面色心焦，我怕他烦恼，不去问他。”许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紧？这个有甚难处？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钱，故此不理。”许宣便起身到卧房中，开箱取出白娘子的银来，把与姐姐，道：“不必推故，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弟多时在叔叔家中做主管，积攒得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在此。”

却说李募事归来，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老婆，原来自攒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换些零碎使用，我们只得与他完就这亲事则个。”李募事听得说，道：“原来如此，得他积得些私房也好。拿来我看。”做妻的连忙将出银子，递与丈夫。李募事接在手中，翻来覆去看了上面凿的字号，大叫一声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那妻吃了一惊，问道：“丈夫，有甚么利害之事？”李募事道：“数日前邵太尉库内封记锁押俱不动，又无地穴得入，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见今着落临安府捉捉贼人，十分紧急。没有头路得获，累害了

多少人。出榜缉捕，写着字号、锭数，有人捉获贼人，银子者，赏银五十两；知而不首及窝藏贼人者，除正犯外，全家发边远充军。这银子与榜上字号不差，正是邵太尉库内银子。即今捉捕十分紧急，正是火到身边，顾不得亲眷，自可去拨。明日事露，实难分说。不管他偷的、借的，宁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将银子出首，免了一家之害。”老婆见说了，合口不得，目睁口呆。

当时拿了这锭银子，迳到临安府出首。那大尹闻知这话，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缉捕使臣何立。何立带了伙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迳到官巷口李家生药店捉捉正贼许宣。到得柜边，发声喊，把许宣一条绳子绑缚了，一声锣，一声鼓，解上临安府来。正值韩大尹升堂，押过许宣，当厅跪下，喝声：“打！”许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许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真赃正贼，有何理说！还说无罪。邵太尉府中不动封锁，不见了一号大银五十锭，现有李募事出首，一定这四十九锭也在你处。想不动封皮，不见了银子，你也是个妖人。不要打！”喝教：“拿些秽血来！”许宣方知是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说。”大尹道：“且住，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许宣将借伞、讨伞的上项事，一一细说一遍。大尹道：“白娘子是甚么样人？现住何处？”许宣道：“凭他说，是白三班白殿直的亲妹子，如今现住箭桥边双茶坊巷口，秀王墙对黑楼子高坡儿内住。”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

何立等领了钩旨，一阵做公的迳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前看时，门前四扇看阶，中间两扇大门，门多避藉

陞，坡前却是垃圾，一条竹子横夹着。何立等见了这个模样，倒都呆了。当时就叫捉了邻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孙公。那孙公摆忙的吃他一惊，小肠气发，跌倒在地。众邻舍都走来，道：“这里不曾有甚么白娘子，这屋子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检合家时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来买东西，无人敢在里头住。几日前，有个疯子立在门前唱喏。”何立教众人解下横门竹竿，里面冷清清地，起一阵风，卷出一道腥气来。众人都吃了一惊，倒退几步。许宣看了，则声不得，一似呆的。做公的数中有一个能胆大，排行第二，姓王，专好酒吃，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来。”发声喊，一齐开将入去。看时，板壁、坐起、桌凳都有。来到胡梯边，教王二前行，众人跟着，一齐上楼，楼上灰尘三寸厚。众人到房门前，推开房门一望，床上挂着一张帐子，箱笼都有，只见一个如花似玉身着白的美貌娘子坐在床上。众人看了不敢向前，众人道：“不知娘子是神是鬼，我等奉临安府大尹钧旨，唤你去与许宣执证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动。好酒王二道：“众人都不敢向前，怎的是了！你可将一坛酒来，与我吃了，做我不着，捉他去见大尹。”众人连忙叫两三个下去，提一坛酒来与王二吃。王二开了坛口，将一坛酒吃尽了，道：“做我不着！”将那空坛望着帐子内打将去，不打万事皆休，才然打去，只听得一声响，却是青天里打一个霹雳，众人都惊倒了。起来看时，床上不见了那娘子，只见明晃晃一堆银子。众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计数四十九锭。众人道：“我们将银子去见大尹也罢。”扛了银子，都到临安府。何立将前事禀覆了大尹，大尹道：“定是妖怪了。也罢，邻人无罪宁家。”差人送五十锭银子与邵

太尉处，开个缘由，一一禀覆过了。许宣照“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决杖，免刺，配牢城营做工，满日疏放。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李募事因出首许宣，心上不安，将邵太尉给赏的五十两银子，尽数付与小舅作为盘费。李将仕与书二封，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许宣痛哭一场，拜别姐夫、姐姐，带上行枷，两个防送人押着，离了杭州，到东新桥，下了舵船。不一日，来到苏州，先把书去见了范院长并王主人。王主人与他官府上下使了钱，打发两个公人去苏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犯人，讨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长、王主人保领许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门前楼上歇了。许宣心中愁闷，信笔题诗一首：

独上高楼望故乡，愁看斜日照纱窗；
平生自是真诚士，谁料相逢妩媚娘。
白白不知归甚处，青青那识在何方；
抛离骨肉来苏地，思想家中寸断肠。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正在门前闲立，看街上人来人往，只见远远一乘轿子，旁边一个丫环跟着，道：“借问一声，此间可是王主人家么？”王主人连忙起身道：“此间便是。你寻谁人？”丫环道：“我寻临安府来的许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来。”这乘轿子便歇在门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寻你。”许宣听得，急走出来，同主人到门前看时，正是青青跟着，轿子里坐着白娘子。许宣见了，连声叫道：“死

冤家！自被你盗了官库银子，连累我吃了多少亏，有屈无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赶来做甚么？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怪我，今番特来与你分辩这事件。我且到主人家里面与你说。”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轿。许宣道：“你是鬼怪，不许入来。”挡住了门不放他。那白娘子与主人深深道了个万福，道：“奴家不相瞒，主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缝，对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负！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为，非干我事。如今怕你怨畅，我特地来分说明白了，我去也甘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来，坐了说。”那娘子道：“我和你到里面，对主人家的妈妈说。”门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许宣入到里面，对主人家并妈妈道：“我为她偷了官银子事，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吃场官司。如今又赶到此，有何理说？”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银子，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来的。”许宣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时，门前都是垃圾？就帐子里一响，不见了你？”白娘子道：“我听得人说，你为这银子捉了去，我怕你说出我来，捉我到官妆幌子，羞人不好看，我无奈何，只得走去华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担垃圾堆在门前，把银子安在床上，央邻舍与我说谎。”许宣道：“你却走了去，教我吃官事。”白娘子道：“我将银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里晓得有许多事情。我见你配在这里，我就带了些盘缠，搭船到这里寻你。如今分说都明白了，我去也。敢是我和你前生没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道：“娘子许多路来到这里，难道就去，且在此间住几日，却理会。”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劝解，娘子且住两日。当初也曾许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随口便道：“羞杀人！终不成奴家没人要，只为分别是非

而来。”王主人道：“既然当初许嫁小乙哥，却又回去，且留娘子在此。”打发了轿子，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妈妈，那妈妈劝主人与许宣说合，选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共百年偕老。光阴一瞬，早到吉日良时，白娘子取出银两，央王主人办备喜筵，二人拜堂结亲。酒席散后，共入纱橱，喜得许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见之晚，正好欢娱，不觉金鸡三唱，东方渐白。正是：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

自此日为始，夫妻二人如鱼似水，终日在王主人家快乐，昏迷缠定。

日往月来，又早半年光景。时临春气融和，花开如锦，车马往来，街坊热闹。许宣问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闲游，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妇人都去看卧佛；你也好去承天寺里闲走一遭。”许宣见说，道：“我和妻子说一声，也去看一看。”许宣上楼来，和白娘子说：“今日二月半，男子、妇人都去看卧佛，我也看一看就来。有人寻说话，回说不在家，不可出来见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却不好，看他做甚么！”许宣道：“我去闲耍一遭就回，不妨。”许宣离了店内，有几个相识同走，到寺里看卧佛，绕廊下各处殿上观看了一遭。方出寺来，见一个先生穿着道袍，头戴逍遥巾，腰系黄丝条，脚着熟麻鞋；坐在寺前卖药，散施符水，许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贫道是终南山道士，到处云游，散施符水，救人病患灾厄，有

事的向前来。”那先生在人丛中看见许宣头上一道黑气，必有妖怪缠他，叫道：“你近来，有一妖怪缠你，其害非轻！我与你二道灵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烧，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许宣接了符，纳头便拜。肚内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妇人是妖怪，真个是实。”谢了先生，迳回店中。

至晚，白娘子与青青睡着了，许宣起来道：“料有三更了。”将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正欲将一道符烧化，只见白娘子叹一口气，道：“小乙哥和我许多时夫妻，尚兀自不把我亲热！却信别人言语，半夜三更烧符来压镇我！你且把符来烧看。”就夺过符来，一时烧化，全无动静。白娘子道：“却如何说我是妖怪。”许宣道：“不干我事，卧佛寺前一云游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样的先生。”

次日，白娘子清早起来，梳妆罢，戴了钗环，穿上素净衣服，吩咐青青看管楼上，夫妻二人来到卧佛寺前，只见一簇人团团围着那先生，在那里散符水。只见白娘子睁一双妖眼，到先生面前来喝一声：“你好无礼！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说我是一个妖怪，书符来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吃了我的符，他即变出真形来。”那白娘子道：“众人在此，你且书符来我吃看。”那先生书一道符，递与白娘子；白娘子接过符来，便吞下去。众人都看，没些动静。众人道：“这等一个妇人，如何说是妖怪！”众人把那先生齐骂，那先生骂得眼睁睁口呆，半晌无言，惶恐满面。白娘子道：“众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学得个戏术，且把先生试来与众人看。”只见白娘子口内喃喃的不知念些甚么，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缩做一

堆，悬空而起。众人看了，齐吃一惊。许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众位面上，把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喷口气，只见那先生依然放下。只恨爹娘少生两翼，飞也似走了。众人都散了，夫妻依旧回来，不在话下。

日逐盘缠都是白娘子将出来用度。正是夫唱妇随，朝欢暮乐。不觉光阴似箭，又是四月初八日释迦佛生辰。只见街市上抬着柏亭浴佛，家家布施。许宣对王主人道：“此间与杭州一般。”只见邻舍边一个小的叫做铁头道：“小乙官人，今日承天寺里做佛会，你去看一看。”许宣转身到里面，对白娘子说了。白娘子道：“甚么好看！休去。”许宣道：“去走一遭，散闷则个。”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旧了，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鲜时样衣服来。许宣着得不长不短，一似像体裁的。戴一顶黑漆头巾，脑后一双白玉环。穿一顶青罗道袍，脚着一双皂靴，手中拿一把细巧百折、描金美人、珊瑚坠、上样春罗扇，打扮得上下齐整，那娘子吩咐一声，如莺声巧啭，道：“丈夫早早回来，切勿教奴记挂。”许宣叫了铁头相伴，迳到承天寺来看佛会。人人喝采：“好个官人！”只听得有人说道：“昨夜周将仕典当库内不见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现今开单告官挨查，没捉人处。”许宣听得，不解其意，自同铁头在寺。其日烧香官人、子弟、男女等，往往来来，十分热闹。许宣道：“娘子教我早回，去罢！”转身，人丛中不见了铁头，独自个走出寺门来，只见五六个人似公人打扮，腰里挂着牌儿，数中一个看了许宣，对众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话儿。”数中一个认得许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许宣不知是计，将扇递与公人。那公人道：“你们看，这扇子扇坠与单上开的一般。”众

人喝声：“拿了！”就把许宣一索子绑了，好似：

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饿虎啖羊羔。

许宣道：“众人休要错了，我是无罪之人。”众公人道：“是不是，且去府前周将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千贯金珠、细软、白玉、绦环、细巧百折扇、珊瑚坠子，你还说无罪！真赃正贼，有何分说！实是大胆汉子，把我们公人作等闲看成。现今头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无忌惮。”许宣方才呆了，半晌不则声。许宣道：“原来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众人道：“你自去苏州府厅上分说。”

次日，大尹升厅，押过许宣见了。大尹审问：“盗了周将仕库内金、珠、宝物在于何处？从实供来，免受刑法拷打。”许宣道：“禀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从何而来。望相公明镜详辨则个。”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处？”许宣道：“现在吉利桥下王主人楼上。”大尹即差缉捕使臣袁子明，押了许宣，火速捉来。差人袁子明来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做甚么？”许宣道：“白娘子在楼上么？”主人道：“你同铁头早去承天寺里，去不多时，白娘子对我说道：‘丈夫去寺中闲耍，教我同青青照管楼上。此时不见回来，我与青青去寺前寻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门去了，到晚不见回来。我只道与你去望亲戚，到今日不见回来。”众公人要王主人寻白娘子，前前后后，遍寻不见。袁子明将王主人捉了，见大尹回话。大尹道：“白娘子在何处？”王主人细细禀覆

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问了，道：“且把许宣监了。”王主人使用了些钱，保出在外，伺候归结。

且说周将仕正在对门茶坊内闲坐，只见家人报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库阁头空箱子内。”周将仕听了，慌忙回家看时，果然有了，只不见了头巾、绦环、扇子并扇坠。周将仕道：“明是屈了许宣，平白地害了一个人不好。”暗地里倒与该房说了，把许宣只问个小罪名。

却说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苏州干事，来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许宣来到这里，又吃官事，一一从头说了一遍。李募事寻思道：“看自家面上亲情，如何看做落。”只得与他央人情，上下使钱。一日，大尹把许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李募事道：“镇江去便不妨，我有一个结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针子桥下开生药店。我写一封书，你可去投托他。”许宣只得问姐夫借了些盘缠，拜谢了王主人并姐夫，就买酒饭与两个公人吃，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

且说许宣在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镇江。先寻李克用家来，到针子桥生药铺内。只见主管正在门前卖生药，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两个公人同许宣慌忙唱个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有书在此。”主管接了，递与老将仕。老将仕拆开看了，道：“你便是许宣？”许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吃了饭，吩咐当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钱，保领回家；防送人讨了回文，自归苏州去了。许宣与当直一同到家中，拜谢了克用，参见

了老安人。克用见李募事书，说道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买卖，夜间教他去五条巷卖豆腐的王公楼上歇。克用见许宣药店中十分精细，心中欢喜。原来药铺中有两个主管：一个张主管，一个赵主管，赵主管一生老实本分，张主管一生克剥奸诈。倚着自老了，欺侮后辈。见又添了许宣，心中不悦，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计，要嫉妒他。忽一日，李克用来店中闲看，问：“新来的做买卖如何？”张主管听了，心中道：“中我机谋了。”应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么一件？”老张道：“他大主买卖肯做，小主儿就打发去了，因此人说他不好。我几次劝他，不肯依我。”老员外说：“这个容易，我自吩咐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赵主管在旁听得此言，私对张主管道：“我们都要和气，许宣新来，我和你照管他才是。有不是，宁可当面讲，如何背后去说他。他得知了，只道我们嫉妒。”老张道：“你们后生家晓得甚么！”天已晚了，各回下处。赵主管来许宣下处，道：“张主管在员外面前嫉妒你，你如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儿买卖一般样做。”许宣道：“多承指教，我和你闲酌一杯。”二人同到店中，左右坐下，酒保将要饭果碟摆下，二人吃了几杯，赵主管说：“老员外最性直，受不得触，你便依随他生性，耐心做买卖。”许宣道：“多谢老兄厚爱，谢之不尽！”又饮了两杯，天色晚了，赵主管道：“晚了，路黑难行，明日再会。”许宣还了酒钱，各自散了。

许宣觉道有杯酒醉了，恐怕冲撞了人，从屋檐下回去。正走之间，只见一家楼上推开窗，将熨斗播灰下来，都倾在许宣头上。立住脚，便骂道：“谁家泼男女不生眼睛，好没道理！”只见一个妇人慌忙走下来，道：“官人休要骂，是

奴家不是，一时失误了。休怪！”许宣半醉，抬头一看，两眼相观，正是白娘子。许宣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无名火焰腾腾高起三千丈，掩纳不住，便骂道：“你这贼贱妖精！连累得我好苦，吃了两场官事。”恨小非君子，无恶不丈夫。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许宣道：“你如今又到这里，却不是妖怪。”赶将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说来事长。你听我说：当初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与你恩爱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将仇报，反成吴越。”许宣道：“那日我回来寻你，如何不见了？主人家说你同青青来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间？”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听得说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听不着，只道你脱身走了，怕来捉我，教青青连忙讨了一只船，到建康府娘舅家去，昨日才到这里。我也道连累你两场官事，也有何面目见你！你怪我也无用了，情意相投，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难道走开了！我与你情似泰山，恩同东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处，和你百年偕老，却不是好！”许宣被白娘子一骗，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胆。留连之意，不回下处，就在白娘子楼上歇了。次日，来上河五条巷王公楼家，对王公说：“我的妻子同丫环从苏州来到这里。”——说了道：“我如今搬回来一处过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说。”当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来王公楼上。次日，点茶请邻舍。第三

日，邻舍又与许宣接风，酒筵散了，邻舍各自回去，不在话下。第四日，许宣早起梳洗已罢，对白娘子说：“我去拜谢东西邻舍，去做买卖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楼上照管，切勿出门。”吩咐已了，自到店中做买卖，早去晚回。

不觉光阴迅速，日月如梭，又过一月。忽一日，许宣与白娘子商量，去见主人李员外并妈妈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参见了他，也好日常走动。”到次日，雇了轿子，迳进里面，请白娘子上了轿，叫王公挑了盒儿，丫环青青跟随，一路来到李员外家，下了轿子，进到里面，请员外出来。李克用连忙来见，白娘子深深道个万福，拜了两拜，妈妈也拜了两拜，内眷都参见了。原来李克用年纪虽大，却专一好色，见了白娘子有倾国之姿，正是：

三魂不附体，七魄在他身。

那员外目不转睛看白娘子。当时安排酒饭管待，妈妈对员外道：“好个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温柔和气，本分老成。”员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饮酒罢了，白娘子相谢自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这妇人共宿一宵？”眉头一簇，计上心来，道：“六月十三是我寿诞之日，不要慌，教这妇人着我一个道儿。”

不觉乌飞兔走，才过端午，又是六月初间，那员外道：“妈妈，十三日是我寿诞，可做一个筵席，请亲眷朋友闲耍一日，也是一生的快乐。”当日亲眷、邻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请贴，次日，家家户户都送烛、面、手帕物件来。十三日都来赴筵吃了一日。次日，是女眷们来贺寿，也有十来个。

且说白娘子也来。十分打扮：上着青织金衫儿，下穿大红纱裙，戴一头百巧珠翠金银首饰。带了青青，都到里面，拜了生日，参见了老安人，东阁下排着筵席。原来李克用吃虱子留后腿的人，因见白娘子容貌，设此一计，大排筵席，各各传杯弄盏。酒至半酣，却起身脱衣净手。李员外当下预先吩咐腹心养娘道：“若是白娘子登东，她要净手，你可引她到后面僻净房内去。”李员外设计已定，先自躲在后面。正是：

不劳钻穴逾墙事，且做偷香窃玉人。

只见白娘子真个要去净手，养娘便引他到后面一间僻净房内去，养娘自回。那员外心中淫乱，捉身不住，不敢便走进进去，却在门缝里张。不张万事皆休，则一张，那员外大吃一惊，回身便走，来到后边，望后倒了：

不知一命如何，先觉四肢不举。

那员外眼中不见如花似玉体态，只见房中蟠着一条吊桶来粗大白蛇，两眼一似灯盏，放出金光来，惊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绊一跤，众养娘扶起看时，面青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才醒来。老安人与众人都来看了，道：“你为何大惊小怪做甚么？”李员外不说其事，说道：“我今日起得早了，连日又辛苦了些，头风病发，晕倒了。”扶去房里睡了。众亲眷再入席，饮了几杯，酒筵罢散，众人作谢回家。

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员外在铺中对许宣说

出本相来，便生一条计，一头脱衣服，一头叹气。许宣道：“今日出去吃酒，因何回来叹气？”白娘子道：“丈夫，说不得！李员外原来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见我起身登东，他躲在里面，欲要奸骗我，扯裙扯裤来调戏我；欲待叫起来，众人都在那里，怕妆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怕羞没意思，假说晕倒了。这惶恐那里出气！”许宣道：“既不曾奸骗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无奈，只得忍了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与我做主，还要做人！”许宣道：“先前多承姐夫写书教我投奔他家，亏他不阻，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汉，我被他这般欺负，你还去他家做主管？”许宣道：“你教我何处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许宣道：“亏你说，只是那讨本钱？”白娘子道：“你放心，这个容易，我明日把些银子，你先去赁了间房子，却又说话。”且说今是古，古是今，各处有这等出热的，间壁有一个人，姓蒋，名和，一生出热好事。当下许宣问白娘子讨了些银子，教蒋和去镇江渡口马头上赁了一间房子，买下一副生药橱柜，陆续收买生药，十月前后，俱已完备，选日开张药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员外也自知惶恐，不去叫他。

许宣自开店来，不匡买卖一日兴一日，普得厚利。正在门前卖生药，只见一个和尚，将着一个募缘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七日，是英烈龙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烧香，布施些香钱。”许宣道：“不必写名，我有一块好降香，舍与你拿去烧罢。”即便开柜取出，递与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望官人来烧香。”打一个问讯去了。白娘子看见，道：“你这杀才，把一块好香与那贼秃去换酒肉吃。”

许宣道：“我一片诚心舍与他，花费了也是他的罪过。”不觉又是七月初七日，许宣正开得店，只见街上闹热，人来人往。帮闲的蒋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何不去寺内闲走一遭？”许宣道：“我收拾了，略待略待，和你同去。”蒋和道：“小人当得相伴。”许宣连忙收拾了，进去对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烧香，你可照管家里则个。”白娘子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去做甚么？”许宣道：“一者不曾认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烧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挡你不得，只要依我三件事。”许宣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去方丈内去；二件，不要与和尚说话；三件，去了就回。来得迟，我便来寻你也。”许宣道：“这个何妨，都依得。”当时换了新鲜衣服鞋袜，袖了香盒，同蒋和迳到江边，搭了船，投金山寺来。

先到龙王堂烧了香，绕寺闲走了一遍，同众人信步来到方丈门前。许宣猛省道：“妻子吩咐我休要进方丈内去。”立住了脚不进去。蒋和道：“不妨事。她自在家中，回去只说不曾去便了。”说罢，走人去看了一回，便出来。且说方丈当中座上坐着一个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圆顶方袍，看了模样的是真僧。一见许宣走过，便叫侍者：“快叫那后生进来。”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万，乱滚滚的，又不认得他，回说：“不知他走那边去了。”和尚见说，持了禅杖，自出方丈来，前后寻不见，复身出寺来看。只见众人都在那里，等风浪静了落船，那风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间，只见江心里一只船，飞也似来得快。许宣对蒋和道：“这船，大风浪过不得渡。那只船如何到来得快。”正说之间，船已将近，看时，一个穿白的妇人、一个穿青的女子来到岸边。

仔细一认，正是白娘子和青青两个，许宣这一惊非小。白娘子来到岸边，叫道：“你如何不归，快来上船。”许宣却欲上船，只听得有人在背后喝道：“业畜！在此做甚么？”许宣回头看时，人说到：“法海禅师来了。”禅师道：“业畜，敢再来无礼，残害生灵，老僧为你特来。”白娘子见了和尚，摇开船，和青青把船一翻，两个都翻下水底去了。许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告尊师，救弟子一条革命！”禅师道：“你如何遇着这妇人？”许宣把前项事情从头说了一遍，禅师听罢，道：“这妇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来缠汝，可到湖南净慈寺里来寻我。有诗四句：

‘本是妖精变妇人，西湖岸上卖娇声。

汝因不识遭他计，有难湖南见老僧。’”

许宣拜谢了法海禅师，同蒋和下了渡船，过了江，上岸归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见了，方才信是妖精。到晚来，教蒋和相伴过夜。心中昏闷，一夜不睡。

次日早起，叫蒋和看着家里，却来到针子桥李克用家，把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时，她登东，我撞将去，不期见了这妖怪，惊得我死去。我又不敢与你说这话。既然如此，你且搬来我这里住着，别作道理。”许宣作谢了李员外，依旧搬到他家。

不觉住过两月有余。忽一日，立在门前，只见地方总甲吩咐排门人等，俱要香、花、灯、烛，迎接朝廷恩赦。原来是宋高宗策立孝宗，降赦遍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余小事尽行赦放回家。许宣遇赦，欢喜不胜，吟诗一首，诗云：

“感谢吾皇降赦文，网开三面许更新，
死时不做他邦鬼，生日还为旧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困，何期遇宥罪除根！
归家满把香焚起，拜谢乾坤再造恩。”

许宣吟诗已毕，央李员外衙门上下打点，使用了钱，见了大尹，给引还乡。拜谢东邻西舍，李员外、妈妈、合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别了，央帮闲的蒋和买了些土物，带回杭州。

来到家中，见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李募事见了许宣，焦躁道：“你好生欺负人！我两遭写信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员外家娶了老小，不值得寄封书来教我知道，直恁地无仁无义！”许宣说：“我不会娶妻小。”姐夫道：“现今两日前，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丫环，道是你的妻子；说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烧香，不见回来；那里不寻到，直到如今，打听你回杭州，同丫环先到这里，等你两月了。”教人叫出那妇人和丫环，见了许宣。许宣看见果是白娘子、青青。许宣见了，目瞪口呆，吃了一惊。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说这话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场。李募事教许宣共白娘子去一间房内去安身。许宣见晚了，怕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饶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许多时夫妻，又不曾亏负你，如何说这等没力气的话！”许宣道：“自从和你相识之后，带累我吃了两场官司。我到镇江府，你又来寻我。前日金山寺烧香归得迟了，你和青青又直赶来，见了禅师，便跳下江里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

此。望乞可怜见，饶我则个！”白娘子圆睁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为好，谁想倒成怨本！我与你平生夫妇，共枕同衾，许多恩爱。如今却信别人闲言语，教我夫妻不睦。我如今实对你说：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惊得许宣战战兢兢，半晌无言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劝道：“官人，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听我说，与娘子和睦了，休要疑虑。”许宣吃两个缠不过，叫道：“却是苦耶！”只见姐姐在天井里乘凉，听得叫苦，连忙来到房前，只道他两个儿厮闹，拖了许宣出来。白娘子关上房门自睡。许宣把前因后事，一一对姐姐告诉了一遍。却好姐夫乘凉归房，姐姐道：“他两口儿厮闹了，如今不知睡了也未，你且去张一张来了。”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时，里头黑了，半亮不亮，将舌头舔破纸窗，不张万事皆休，一张时，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头在天窗内乘凉，鳞甲内放出白光来，照得房内如同白日。吃了一惊，回身便走，来到房中，不说其事，道：“睡了，不见则声。”许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头，姐夫也不问他。

过了一夜，次日，李募事叫许宣出去到僻静处，问道：“你妻子从何娶来？实实的对我说，不要瞒我。我昨夜亲眼看见她是一条大白蛇。我怕你姐姐害怕，不说出来。”许宣把从头事一一对姐夫说了一遍。李募事道：“既是这等，白马庙前一个呼蛇戴先生，如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二人取路来到白马庙前，只见戴先生正立在门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见谕？”许宣道：“家中有一条大蟒蛇，相烦一捉则个。”先生道：“宅上何处？”许宣道：“过

军桥黑珠儿巷内李募事家便是。’取出一两银子道：“先生收了银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谢。”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来。”李募事与许宣自回。那先生装了一瓶雄黄药水，一直来到黑珠儿巷内，问李募事家。人指道：“前面那楼子内便是。”先生来到门前，揭起帘子，咳嗽一声，并无一个人出来。敲了半晌门，只见一个小娘子出来问道：“寻谁家？”先生道：“此是李募事家么？”小娘子道：“便是。”先生道：“说宅上有一条大蛇，却才二位官人来请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官人先与我一两银子，说捉了蛇后，有重谢。”白娘子道：“没有，休信他们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耍？”白娘子三回五次发落不去，焦躁起来，道：“你真个会捉蛇，只怕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道一条蛇有何难捉？”娘子道：“你说捉得，只怕你见了要走。”先生道：“不走，不走，如走，罚一锭白银。”娘子道：“随我来。”到天井内，那娘子转个弯走进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儿，立在空中地上，不多时，只见刮起一阵冷风，风过处，只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连射将来，正是：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且说那戴先生吃了一惊，望后便倒，雄黄罐儿也打破了。那条大蛇，张开血红大口，露出雪白齿，来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来，只恨爹娘少生两脚，一口气跑过桥来。正撞着李募事与许宣。许宣道：“如何？”那先生道：“好教二位得知。”把前项事从头说了一遍，取出那一两银子，付还李

募事，道：“若不生这双脚，连性命都没了。二位自去照顾别人。”急急的去了，许宣道：“姐夫，如今怎么处？”李募事道：“眼见实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张成家欠我一千贯钱，你去那里静处讨一间房儿住下，那怪物不见了，自然去了。”许宣无计可奈，只得应承。同姐夫到家时，静悄悄的，没些动静。李募事写了书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许宣往赤山埠去。只见白娘子叫许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胆！又叫甚么捉蛇的来。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时，带累一城百姓受苦，都死于非命。”许宣听得，心寒胆战，不敢则声，将了票子，闷闷不已。

来到赤山埠前寻着了张成，随即袖中取票时，不见了。只叫得苦，慌忙转步，一路寻回来时，那里见！正闷之间，来到净慈寺前。忽地里想起：“那金山寺长法海禅师曾吩咐来：‘倘若那妖怪再来杭州缠你，可来净慈寺内来寻我。’如今不寻，更待何时！”急入寺中，问监寺道：“动问和尚，法海禅师曾来上刹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来。”许宣听得说不在，越闷，折身便回，来长桥堍下，自言自语道：“时衰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却待要跳，正是：

阎王判你三更到，定不容人到四更。

许宣正欲跳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男子汉何故轻生！死了一万口，只当五千双，有事何不问我？”许宣回头看时，正是法海禅师，背驮衣钵，手提禅杖。原来真个才到，也是不该命尽，再迟一碗饭时，性命也休了。许宣见了禅师，纳头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则个。”禅师道：“这业畜在何

处？”许宣把上项事一一诉了，道：“如今又直到这里，求尊师救渡一命。”禅师于袖中取出一个钵盂，递与许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妇人得知，悄悄地将此物劈头一罩。切勿手轻，紧紧的按住，不可心慌。你便回去。”

且说许宣，拜谢了祖师回家，只见白娘子正坐在那里，口内喃喃地骂道：“不知甚人挑拨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听出来，和他理会。”正是有心等了没心的，许宣张得她眼慢，背后悄悄地望白娘子头上一罩，用尽平生气力纳住，不见了女子之形，随着钵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松，紧紧的按住。只听得钵盂内道：“和你数载夫妻，好没一些儿人情！略放一放。”许宣正没了结处，报道：“有一个和尚，说道‘要收妖怪’。”许宣听得，连忙教李募事请禅师进来。来到里面，许宣道：“救弟子则个。”不知禅师口里念的甚么，念毕，轻轻的揭起钵盂，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如傀儡人像，双睛紧闭，做一堆儿伏在地下。禅师喝道：“是何业畜妖怪？怎敢缠人，可说备细。”白娘子答道：“祖师，我是一条大蟒蛇，因为风雨大作，来到西湖上安心，同青青一处。不想遇着许宣，春心荡漾，按纳不住，一时冒犯天条，却不曾杀生害命，望禅师慈悲则个。”禅师又问：“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一时遇着，拉他为伴。他不曾得一日欢娱，并望禅师怜悯。”禅师道：“念你千年修炼，免你一死，可现本相。”白娘子不肯。禅师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词，大喝道：“揭谛何在？快与我擒青鱼怪来，和白蛇现形，听吾发落。”须臾，庭前起一阵狂风，风过处，只闻得豁刺一声响，半空中坠下一个青鱼，有一丈多长，向地拨刺的连跳几跳，缩做尺余长一个小青

鱼。看那白娘时，也复了原形，变了三尺长一条白蛇，兀自昂头看着许宣。禅师将一物置于钵盂之内，推下褊衫一幅，封了钵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将钵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砖运石、砌成一塔。后来许宣化缘，砌成了七层宝塔。千年万岁，白蛇和青鱼不能出世。

且说禅师，押镇了留偈四句：

“ 西湖水干，江湖不起，
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

法海禅师言偈毕，又题诗八句，以劝后人：

“ 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忧，身端怎有恶来欺。
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

法海禅师吟罢，各人自散。惟有许宣情愿出家，礼拜禅师为师，就雷峰塔披剃为僧，修行数年，一夕坐化去了。众僧买龕烧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临去世时，亦有诗四句留以警世，诗曰：

“ 祖师度我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
化化轮回重化化，生生转变再生生。
欲知有色还无色，须识无形却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 ”